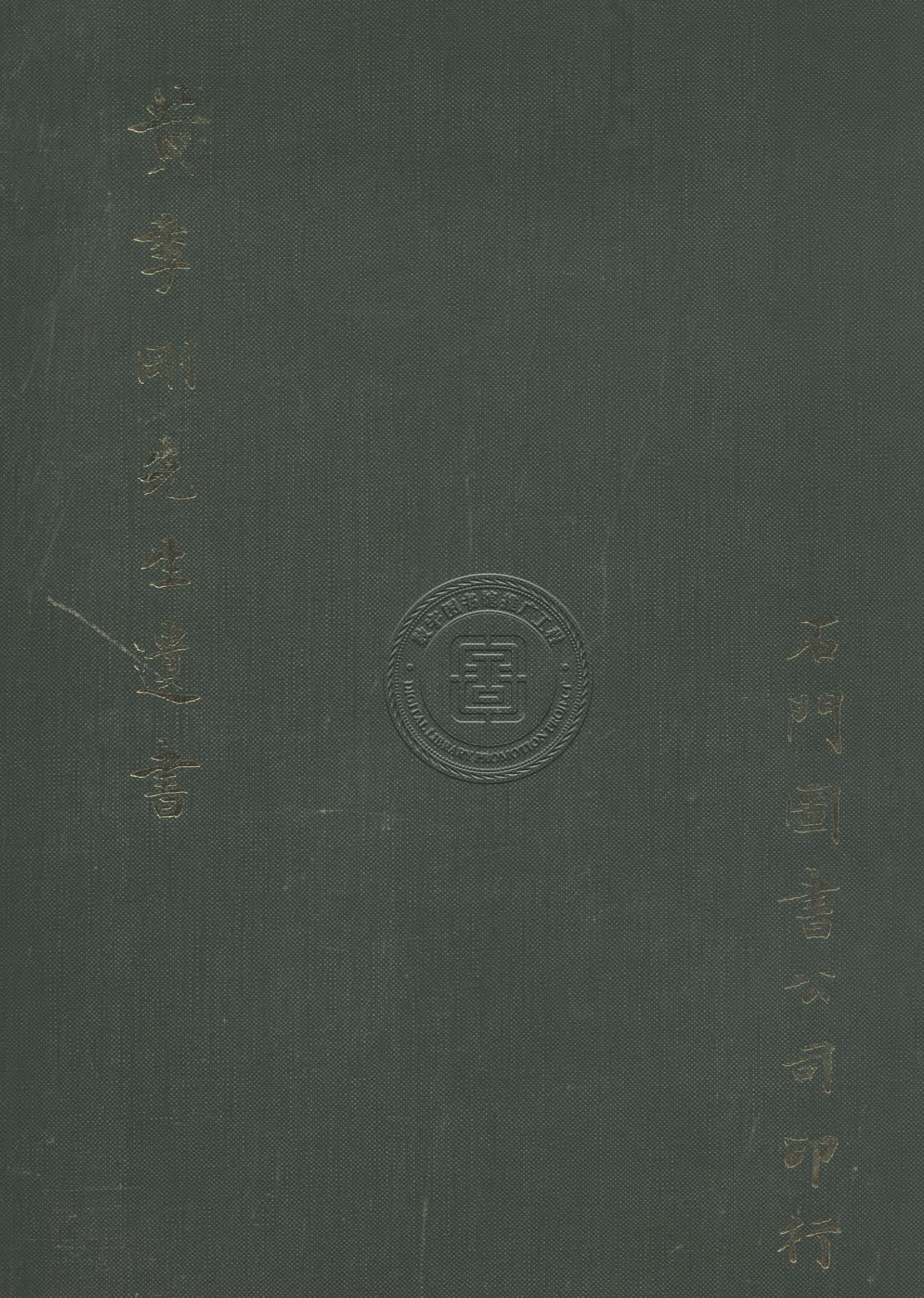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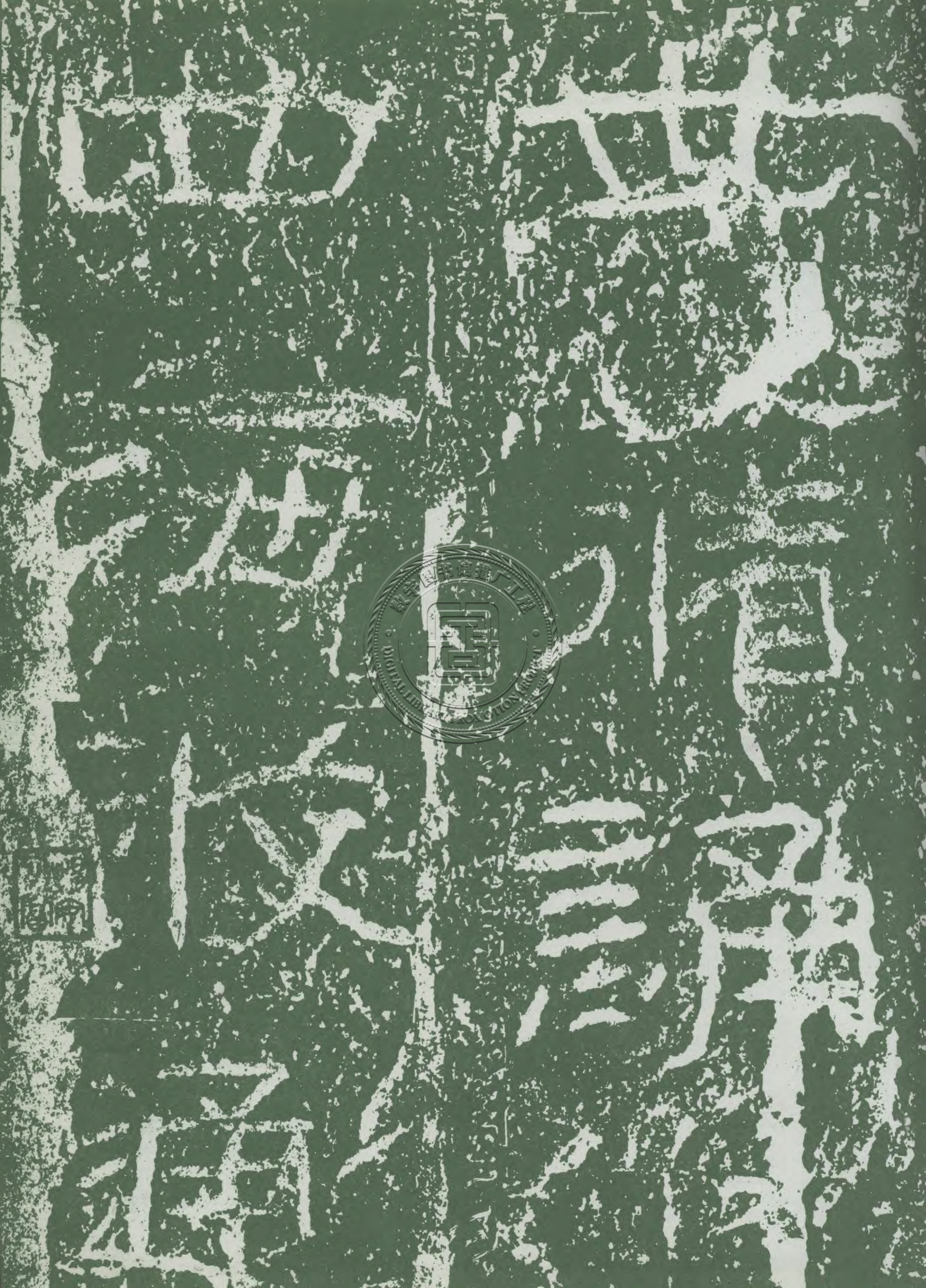

黃季剛先生遺書
石門圖書公司印行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黃季剛先生遺書

評點昭明文選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文選卷四十五

對問

設論

辭

序

此似卜居漁父而不盡用韻

對問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

唯然然如此也唯應之詞也

鯢 □也

尺謂為廣作之作

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之精者曰龍淮南子曰羽嘉春之月其蟲鱗許慎曰鱗龍之屬也 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白郭璞曰墟山下基也 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 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尺澤言小也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設論

答客難

東方曼倩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 如淳曰都謂居也 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 禮記曰回之爲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 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意者尚有遺行邪 遺行已見上文也 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蘇林曰音胞胎之胞言親兄弟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 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 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 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 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衞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

漢書及別本

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孔叢子子思謂齊君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安如覆盂與杅同音于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文子曰羣臣輻湊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言上書悖行或被誅戮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

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鍾于
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又曰皋澤也苟能修身何
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於
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
行而不敢怠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毛詩曰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毛萇曰題視也
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
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
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
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
塞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黈纊東京賦注曰黈纊以黃綿為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
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不求備
檢身若不及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

天下和平与義相扶意言

不用世司修身

之。晉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賞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堀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史記曰句踐之棲會稽范蠡令卑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句踐復問蠡蠡曰可矣遂滅之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謀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請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乃罷歷下守戰之備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莞窺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服虔曰莞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文穎曰筳音庭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撞之以筳豈能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由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鼱音精服虔曰鼩音劬李巡爾雅注曰鼱鼩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

漢書曰無

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儋作檐

丘希範与陳伯之書注引作盛明

曰靡爛也亡皮切靡與糜古字通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 幷序

揚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為大司馬又曰孝哀傅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晏為孔鄉侯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漢書音義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為人綱紀也孔叢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也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說文曰儋荷也應劭曰文帝始與諸上竹使符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東觀漢記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轓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劭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

王西莊以為法言非也據此子雲太玄自有說之之文也
數 漢書無
說 漢書及別本
班孟堅典引注引剖作劃

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史記秦王曰知一從一橫其說何似
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疏四布也
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閒。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繫無閒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無閒
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蘇林曰擢之纔為給事黃門不長作
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拓落猶遼落不諧偶也
揚子笑而應之曰：
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廣雅曰跌差也亦訓誅滅也
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
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曰謂齊燕楚韓趙魏為六就秦為七
四分五剖，并為戰國。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鄒陽傳云濟北四分五裂之國也
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春秋保乾圖曰得士則安失士則危
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服虔曰范睢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睢入秦至湖見車騎曰為誰王稽曰穰侯范睢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頃穰侯過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遯之坏普來切
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應劭曰齊人著書所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事齊至卿蘇林曰頡音提挈之挈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以為資而已為之師也言資以遊下文也頏苦浪切
孟軻雖連去聲

五

漢書作陶塗

書地理志以東南一尉爲秦之南海尉典桂林南海象郡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箋注引崖作魚島作鳥

蹇猶爲萬乘師。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今大漢左東海。應劭曰會稽東海也

右渠搜。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前番禺。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番越王都也蘇林曰番音潘後椒

塗。應劭曰漁陽之北界東南一尉。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西北一候。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徽以[illegible]制

以鑕鈇。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徽弩之徽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鈇鑕何休注曰斬腰之刑也音質散以[illegible]風

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應劭曰漢律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爲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斬寢居倚廬

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史記蒯通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遝徒合切家

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皋陶戴縰垂纓

而談者皆擬於阿衡。鄭玄儀禮注曰縰與縰同縰所氏切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五尺童子羞比

晏嬰與夷吾。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五伯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

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

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鴈曰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

周熾。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子胥死而吳亡種

蠡存而越霸史記曰吳旣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句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句踐返國乃以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為質於吳後越大破吳也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羖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畏誅遂西奔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以伐燕也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危穰侯已見李斯上書折摺已見鄒陽上書晉灼曰摺古拉字也力荅切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史記曰唐舉見蔡澤孰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韋昭曰噤欺禁切吟疑甚切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堯舜皆有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左氏傳曰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嬴無所誡更還見嬴嬴笑之以謀告無忌皆[illegible]曰寔人不知已也或橫江潭而漁服虔曰漁父也或七十說而不遇應劭曰孔丘也已見東方朔荅客難或立談而封侯史記曰虞卿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illegible]曰食邑于虞也或枉千乘於陋巷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稷

此豐卦之義也李光地說

宗 茫書又別本

一曰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或擁篲而先驅擁篲鄒衍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游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也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乖離之漸則可抵而取之窒竹栗切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言世尚同而惡異爾雅曰辟罪也行越步也行胡庚切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欲行者擬足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跡也周易曰同聲相應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跡者眾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然甲科為第一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盈滿水也雷極則為水火之光炎炎不可久久亦消滅為灰炭之實也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淮南子曰天道玄默無容無則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老子曰知清知靜為天下正惟寂惟

抵 據注引說文當如此 今漢書亦誤

頷 漢書作頷 頷是正字 說文曰頷差也 今語所云 頷下巴 折頞則頞鼻莖也 解詩者大抵猶薛君訓為 垂頤乃頷之一說 皆可

漠守德之宅〔莊子曰恬淡寂漠虛無無為此道德之質也〕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為蝘蜓鴟梟為鳳皇說文曰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蝘烏典切蜓徒顯切〕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史記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法言曰扁鵲盧人而善醫跗音附〕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髂免於徽索〔[illegible]〕翕肩蹈背扶服入秦〔孟子曰脅肩諂笑劉熙曰脅肩竦體也入秦已見上文〕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如淳曰激卬怒也晉灼曰史記曰范雎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於關外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長弟曰穰侯姓魏名冉昭王同母弟曰涇陽君蘇林曰介間其兄弟使疏也說文曰抵側擊也音紙〕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涶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韋昭曰曲上曰顩欺甚切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說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為相說文曰頞鼻莖也沬洒面也廣雅曰咽嗌也嗌音益〕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婁敬

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漢書曰：婁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胸以輓車也。論語摘輔像曰：子貢掉三寸之舌，動四海之內。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左氏傳曰：援枹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記曰：國家靡敝。鄭玄曰：靡音縻。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漢書曰：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悖矣。服虔曰：悖猶繆也。悖，布迷切。悖或作繆。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宗周。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也。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坻，丁禮切。坻音若是理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坻。韓子曰：泰山之功長立於國家，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illegible]曰[illegible]相如獻

三騶三脂音旨不為所謂非
聖哲之書不好於此驗矣

名 漢書注兩見
字亦從此技

蹕於此巖四皓采榮於南山四皓已見上文采榮采取榮名也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孟康曰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史記曰弘至太常對策爲第一拜爲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爲富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亦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割損其炙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荅賓戲 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爲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喩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項岱曰謂庖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定五經垂之萬世后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高夷齊哭札志自然之決不可變易也善曰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亦云名而已

王簡棲頭陀寺碑文注引之
治作治之
陸士衡演連珠注引暖作煖
善文注及漢書皆無
譆 漢書
當己猶知己耳

矣。如淳曰唯貴得名耳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左氏傳叔孫豹之辭也夫德不得後身而
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特彰。獨言德以潤身而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時而獨彰言貴及身與時也是以聖
哲之治棲棲遑遑。言貴及時故不避棲遑之辭也棲遑不安居之意也孔席不暖墨突不黔。韋昭曰暖溫也言坐不暖
席也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小雅曰黔黑也巨炎切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
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劉德曰取者施行道德也舍者守靜無爲也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
躬帶紱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岱曰冕服三公卿大夫之服也浮英華湛道德。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沈言其
洋溢可游泳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德其英華湛古沈字或爲耽於義雖同非古文也矕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矕被也蘇林曰謂被龍虎之衣也易曰大人
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盛久也矕莫版切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項岱曰攄舒也翼鱗皆謂飛龍振拔洿塗跨騰風
雲。說文曰洿濁水不流也塗泥也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言驚懼之甚不俟形聲
也蒼頡篇曰駭驚也爾雅曰震懼也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韋昭曰蒂都計
切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項岱曰毫毛也芒毛之顛杪也潛神默記縆
以年歲。如淳曰縆音亘竟之亘方言曰縆竟也古鄧切晉灼曰以亘爲縆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効於一

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馭作御
劉越石勸進表注亦作御
沈休文奏彈王源注引亦作御
陸士衡辯亡論注引亦作御
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颮作颷

世劉德曰賈誼也賈音古雖馳辯如濤波如淳曰潮水之激者爲濤波摛藻如春華韋昭曰摛布也枚施切藻水草之有文者鹽鐵論曰文學繁於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亾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項岱曰逌寬舒顏色之貌也讀作攸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字林曰窔一弔切熒小光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項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侯伯方軌戰國橫鶩項岱曰方併也軌轍也東西交馳謂之鶩七國爭彊車既併轍騎復橫鶩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晉灼曰詩云闞如虓虎項岱曰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虎以喻猛力爭不以任也游說之徒風颮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霅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也韋昭曰颮風之聚猥者也音庖晉灼曰霅音曄爾之曄說文熛火飛也猋與熛古字通並必遙切霅煜光明之貌也霅炎輒切煜弋叔切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韋昭曰搦摩也女握切韓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曰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魯連已見上文李奇曰蹶竭也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史記曰秦昭王遺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亾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閒行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項岱曰啾口吟也投

公幹未遒即此遒字漢書作酋應劭曰酋雄也

曲投合歌曲也合之律度淫擁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淫擁不正也因勢合
變遇時之容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譎之事遇時偶蹔得容也本遇多爲偶容多爲會移風易俗乖迕而不
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佐秦者商鞅挾
也亾命漂說羈旅騁辭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亾命謂亾君命也善曰左傳陳徵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也旅客也
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霸富國強兵爲三術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更相攻伐爭爲雄
伯之務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據徼
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言據徼幸而乘邪僻也朝爲榮華夕爲顦顇福不盈眥禍
溢於世李奇曰當富貴之開眼之不滿目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死
敗皆悔恨之言吉士班固以自託也尚書曰其惟吉士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
君呂行詐以賈國服虔曰韓韓非設辯於始皇韋昭曰呂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則說難既遒其身乃囚應劭曰遒好也
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爲天下法式上書既終而爲李斯所疾乃因而死秦貨既貴厥宗亦墜史記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
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楚爲嫡
嗣秦王薨謚爲孝文王子楚代立爲莊襄王以呂不韋爲丞相竟伏酖而死故云厥宗亦墜尚書曰

皓注皓丘字作界与皓義亦近年頃測爲白明顯之皎皆也

發音注

以猶不能抗命運之蔽當也然惟氣失時皆屬偶然則不可得而抗天也矣

弗德圖大壁歟宗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擬聖人之道豈可二行如斯韓非不韋之徒也善曰說文曰迂羽大切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荒音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善曰埽即今掃字也廓帝紘恢皇綱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維也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說文曰炎火也謂光照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朝錯新書曰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韋昭曰六合天地四方也沐浴玄德稟仰太龢史記太公曰沐浴膏澤尚書曰玄德升聞法言曰或問叅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龢古和字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落項岱曰蕃盛也苓落謂病也言遇仕者昌盛不遇者猶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項岱曰參三也言漢家之施化布德周參天地豈人所能論耶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埶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服虔曰敦音頓頓丘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埶丘如

漢書

氏宓改并改

譚 漢書作覃

覆敦者敦巨也爾雅曰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
服虔曰氿音軌韋昭曰濫音濫發音旄郭璞爾雅注曰敦盃也都囘切
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項岱曰周衰至霸起鞅斯
說得行故言衰周凶人也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尚書曰咎繇矢厥謨又曰武王勝
殷以箕子歸又曰王訪于箕子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傅巖
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
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太公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說苑陳
子說梁王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而霸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良
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晉灼曰垠涯也邳水之涯也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高帝
拜陸賈為大中大夫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
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莫能見其面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談思法言太玄晉灼曰司主也籍書籍也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
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揚雄譚思渾天又說十
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渾天即太玄經也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應
劭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注引作遊術

漢書無之字

共漢書

此亦因漢書文所有之意特唐韻小殊耳

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壼苦本切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婆娑偃息也場關講經藝之處也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項岱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烈業也後人著書傳之後世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聲盈塞於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上塞皇天下洞重泉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安國論語注曰方猶常也乃文乃質王道之綱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文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有同有異聖哲之常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退此聖人之常道故曰愼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桓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者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此神豈舍之乎將必福祿之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與汝祇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眂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

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名曰隨侯之珠

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項岱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傳注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昊蒼皆天名也徐廣史記注躆音戟躆與據同謂之足戟持之並京逆切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升天隨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眞言屈伸如一無變也善曰淮南子曰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降也

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項岱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善曰纏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推巧於斧斤。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項岱曰公輸若之族名班般班同推猶巧也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項岱曰良王良晉人也樂伯樂秦穆公時人也軼過也王良善御馬伯樂善相馬抗抗力力抗也三十斤曰鈞千鈞者三萬斤善曰呂氏春秋薄疑說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左氏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韋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為侍中也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服虔曰走孟堅自謂也爾雅曰密靜也

元白楚湛淵靜語以為作於元鼎四年十一月是也十一月明夏正八月也

雄才大略而力求神仙由此念也王通以為有悔心非也

此題最是今皆稱曰歸去來辭非

此言心為形役悲亦何益惟有歸耳

辭

秋風辭 幷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 草木黃落兮鴈南歸 月令 禮記曰孟秋之月草木黃落鴻鴈來賓 蘭有秀兮菊有芳 攜佳人兮不能忘 朝本作携 汎樓船兮濟汾河 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 橫中流兮揚素波 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 簫鼓鳴兮發棹歌 棹歌引棹而歌 歡樂極兮哀情多 列女傳陶荅子曰樂極必哀來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

歸去來

陶淵明

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故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 田園將蕪胡不歸 毛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 既自以心爲形役 奚惆悵而獨悲 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也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悟已往之不諫 知來者之可追 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者

文選卷四十五

懷

成趣 謂成佳趣也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迷途已見上注與陳伯之書莊子謂蘧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化始時所是卒

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

晨光之熹微毛詩曰駪駪征夫聲類曰熹亦熙字也熙光明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僮

僕歡迎稚子候門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

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挫廉逃名不出攜幼入室有酒盈罇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嵇康贈秀才詩曰旨酒盈樽引壺觴

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覽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爾雅曰堂上謂

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趨避聲也七俞切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

觀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口曰遐楚辭注曰矯舉也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

入撫孤松而盤桓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亹亹以西墜爾雅曰盤桓不進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

絶游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絶交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絶異者常

爲世俗所遺失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中長者爲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說文曰話會合

巾柴 據江文通擬陶徵君詩注所引改

為善言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滌暢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或命巾車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illegible]在荊州詩曰窈窕山道深埤蒼曰崎嶇不安之貌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毛詩傳曰欣欣樂也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將為江河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大戴禮曰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郭璞遊仙詩曰吾生獨不化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歸也[illegible]曰委性命兮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論語曰傳云孔子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孔叢子孔子歌曰天下如一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大戴禮孔子曰所謂賢人者躬為匹夫而不願富貴莊子華封人謂堯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東征賦曰遵良辰而將行淮南子要略曰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論語曰植其杖而耘毛詩曰或耘或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皋之陽毛萇詩傳曰舒緩也琴賦曰臨清流而賦新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

浮去衛舞之論不注引
困作怨

卜子夏（家語曰卜商字子夏衛人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鄕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敎也風以動之敎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敎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喩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至于王道衰而禮義廢政敎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

以句家語序文体相似今世非古文者謂之俗則文非也

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先王斥太王王季文王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爲衷謂中心念恕之也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

尚書序

孔安國　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敎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

龍興出楊子而文闡若璩

以闡之明非也

以闡大猷不似西漢

傳音傳也

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

研精至將來皆不似西漢

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

元凱別本

杜預 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

不得據此以春秋為周公所制之法

何但考真偽志典禮而已乎

即用舊史自來無此說惟如此而後可盡排先師之說耳

近世謂六經乃周公之舊仲尼則而脩之其謬乃自此說始蓋書本自分明也

隨義至所重為一句今疏以隨義而發絶句非也言但記所重發例而于其他文法不盡舉之此暗駁先師一字褒貶之說也孔疏釋之殊誤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

周公垂法亦元凱獨言也

據舊例亦元凱之私意

此名亦元凱所撰

此猶遁之辭也

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亾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亾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

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故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

此集解與論語集解穀梁集解皆不同

將令至之也為一句

此皆謂之妄說

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

此說與先師嘉應公至孝議相違

據此左氏先師不說獲麟爲絕筆商瞿卜期日中而孔子尚命以書來然則四月己丑之文未足泥也

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曆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曆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于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於家〕

玄晏先生曰〔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列爲大夫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法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說文曰紐系也女九切〕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夏有五子之歌殷有湯頌〕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至於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寖頓於是賢

[illegible]首也

制體制也

恢張[illegible]極[illegible]盡麗何異

空類謂空構形象

[illegible]而[illegible]心同也

人失志詞賦作焉（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兩都賦序曰文章炳焉論語曰必有可觀者焉）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為辭宗賦頌之首）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為侈麗宏廣之語沒其風喻之義法言曰辭人之賦麗以淫）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孔安國尚書大傳曰誕大也）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息戰陳之法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諫）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難蜀父老曰鱗集仰流）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而長卿之儔

此已極美盡麗
之流失耳

却即後也

[illegible]之弊亦如此矣

適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記有於無詛構之士書罔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徐廣史記注曰暱者宗習之謂也蔡邕郭有道碑曰[illegible]形表而影附謝承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無州異境漢室內潰四海圮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illegible]撥亂反正函夏已見赭白馬賦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埤蒼曰瓌瑋珍琦也而却爲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以著逆順且以爲[illegible]漢書曰[illegible]誘逆之[illegible]西京賦曰[illegible]戒[illegible]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荊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又曰動物宜毛植物宜阜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過秦論曰則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史記曰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illegible]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左氏傳賓媚人曰體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體國經制可得

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臧榮緒晉書曰崇早有志意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嬌嬌賈生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臧榮緒晉書曰崇為大司農坐未被書擅去官免〕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魏太祖祭橋玄文曰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遂肥遯於河陽別業〔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其制宅也卻阻長堤前臨清渠柏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楚辭曰水周兮堂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出則以遊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楚辭曰或反顧以遊目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傲然有凌雲之操〔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氣仲長子昌言曰節操凌高雲〕欻〔許勿〕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臧榮緒晉書曰崇後為大僕〕困於人間煩黷〔賈逵國語注曰黷媟也〕常思歸而永歎〔毛詩曰茲之永歎〕尋覽樂

篇有思歸引琴操思歸者衞女之所作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

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

新聲而播於絲竹也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文選卷四十五 終

頃音書

文選卷四十六

豪士賦序

陸士衡

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廖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言德有常業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遇風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爲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啟於天理盡於民時既啟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

言人主有權天下服之偶句
另見解

士之業。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爲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孟子曰爾爲爾我爲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爲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爲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宣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韓子曰操生殺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故曰天可讎乎。左氏傳曰楚子入于雲中鄖公辛之弟懷將殺王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土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

子章爲公車丞亾在渭城界中夜袨服入廟居郎閣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蘇林
曰袨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閒而俛起阡陌之中斬木爲兵揭竿爲旗援子元切

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尸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之后以財成而臣爲之故云自下廣樹恩不足

以皺怨勸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老子曰夫代大匠斲

希有不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左氏傳曰

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是以君頏怏怏於亮切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傅

目博陸之勢。尚書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漢書景帝目逆周亞夫曰此之鞅鞅非少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韋賢爲丞相封

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萃照一曰師師相尊洪遵漢書曰霸陵宗室見鄧都側目又曰霍光爲博陸侯而成王不遺嫌吝

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

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參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

叔父親莫暱焉。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叔父毛萇曰叔父謂周公也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

齒忠莫至焉。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宗亾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曰薄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

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而傾倒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

懷忠蘊而齒劍固其所也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讒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枚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劍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謂周公也大德至忠如此之盛謂霍光也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鄒陽於獄上書曰不奪乎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烏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上高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進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左氏傳曰公待於壞隤申宮警備設守而後行杜預曰申警宮備者也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新序曰商鞅修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尚書曰民罔不讟傷心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衆心日陊直氏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直耕眄謂足以夸世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曰齊首目以瞪眄埤蒼曰瞪直視也笑古人

之末亡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音赴〕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賓戲曰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李斯趙高也風發於天以諭君上塵從下起以諭斯等〕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漢書曰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震主之勢位莫盛焉〔震主已見上文〕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爾雅注曰劭美也〕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論語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毛詩曰人之貪亂寧爲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

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晳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迹隨世為名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鍾毛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而不反春秋序曰史有文質辭有詳略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東京賦曰豈知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易曰

擇 注又別本

聖人以神明其德拓土洛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揆迹垂統必俟聖賢晉中興書詔桓玄曰藩衛王家垂固萬葉

有宋函夏帝圖弘遠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服虔曰函夏諸夏也孝經鉤命決曰丘乃授帝圖掇秘文

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宋高祖也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成王定鼎于郟鄏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爲道

皇上以叡文承曆景屬宸居皇上宋文帝也尚書曰叡哲文明又曰天之曆數在爾躬界光景運屬也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揚雄河東賦曰眡隆周之大寧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漢書文紀曰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

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正體太子也喪服傳曰父爲長子三年傳曰何以三年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少陽東宮也鄭玄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見曲水詩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虓虓將軍大漢元輔也

晷緯昭應山瀆效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山五嶽也瀆四瀆也效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之類

五方雜遝合四隩來暨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澤吳都賦曰都輦殷而四隩來暨

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又曰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尚書武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以遺訓而咨於故實

大子協樂上庠肆教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子樂官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章程明密品式周備漢書曰高祖命張蒼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詡爲河內太守明密

江文通雜體詩袁淑注引謫作頌

烈意改

法令漢書曰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曰士會曰蔿敖爲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僉闕記言校文講義之官，未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諭德於外。左氏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右史書之西都賓曰啟發篇章校理祕文講論於六藝稽合於同異揚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輶軒使采異代方言辯込論曰輶軒騁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衡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稹莖素毳，昌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稹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也共穗嘉禾也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揚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來享其犀軼余日切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回面受吏。穹居之君匈奴也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首內鄉漢書曰邛筰之君長欲願爲內臣妾請吏北面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班固漢書贊曰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尚書曰俊民用章漢書曰漢興詩書往往閒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仲長子昌言曰姦慝既弭警蹕清夷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清塵翰曰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也日躔直連胃維，月軌青陸。漢書曰日

月初躔星之紀韋昭曰躔處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之二八星步大於鶉雒漢書天文志日月順入軌道河圖消覽嬉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

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潛靈舞爾雅曰春為發生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人又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

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二王已見上注毛詩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儀禮曰小臣戒盥者鄭玄曰君以宴禮勞使臣則警戒告語焉

有詔掌故爰命司曆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洛飲上巳並已見上注

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隥都部右梁潮源略亭皋跨芝廛苑太液懷會山上林賦曰輦道纚屬西都賓曰集禁林而屯聚難西蜀父老曰關沫若梁孫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升于三道之隥郭璞曰隥阪也上林賦曰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洛神賦曰稅駕乎衡皋秣駟乎芝田漢書有太液池

松石峻扼古毀蔥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音叫西都賓曰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徼道綺錯

旌門洞立延帷接枑周禮曰王之會同為帷宮設旌門揚雄蜀都賦曰延帷揚幕接帳連閣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杜子春曰梐枑行馬也

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歎逝賦曰閱水以成川

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秘駕肩緹徒兮騎搖玉鑾發流吹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蒼

文選卷四十六　五

靈青帝也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曰蒼帝靈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兮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

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羽獵賦曰天動地岋淮南子曰藏志九旋之淵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

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俄軫委旆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棽纚楚辭曰回朕車俾西引搴虹旗於玉門

肴蔌芬藉觴醳亦泛浮毛詩曰其肴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鄭玄禮記注曰醳旨酒也

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辭邊讓章華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阮諶三禮圖曰筍虡兩頭並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詠曰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橫毛詩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衛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尙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龍文飾轡青翰侍御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也說苑莊辛謂襄城君曰鄂君乘青翰之舟汎新波之中

華裔殷至觀聽騖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莊藻野袨服縟川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蜀都賦曰觀聽之所踊躍法言曰雷震于天風薄于山上林賦曰靚莊刻飾鄹陽上書曰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說文曰縟繁彩色也

故以殷隱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西京賦曰鄉邑殷賑張載劍閣銘曰矧玆狹隘土之外區王粲羽獵賦曰叢華雜沓煥衍陸離

上膺萬壽下禔氏移百福毛詩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司馬相如難蜀文曰中外禔福毛詩曰[illegible]福

市筵稟和閭堂

依德情盤景遠歡洽日斜金駕總駟聖儀載佇悵釣臺之未臨慨酆宮之不縣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啟有鈞臺之享康王有酆宮之朝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闕中記曰建章圓闕臨北道銅鳳在上故號鳳闕鄴中記曰銅爵臺西有爵園竝命在位展詩發志楚辭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舒也周易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左氏傳曰楚子木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融爲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周易豫卦曰先王作樂殷薦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是以得一奉宸道遵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窅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辰同已見上文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東都主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爲大惟堯則之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

天下焉家語孔子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一身之行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

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毛詩曰載馳載

驅周爰咨諏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爲璿臺於水之陽穆滿八駿已見江賦

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

組兩驂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羽

毛之美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曆誕

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受宋禪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永建乃家孟子曰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

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爲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有五祀舜

爲賓客禹爲主八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爲虞賓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

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爲儀儀禮儀也

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賓也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曾子

天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謀曰

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讖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

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

禹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尚書璇璣鈐曰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玉

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待洛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坰之慚周書武王曰膺

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嗚

呼不淑充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坰而

難 別本

有肅德周書曰武爲施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祚定爾固其洪業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楊子雲劇秦美新曰鏡清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甘北闕觀帝猷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揣之爲神明主河圖曰成帝德者堯開王表者禹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又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制作六經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齊子顯齊書紀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以太子即位墨子曰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毛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譬猶天子爲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神理猶神道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凝神廣雅曰景炤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録圖曰女聞偃兵建文化尚書曰柔遠能邇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汜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潛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猶且具明廢寢昃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具明已見上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鄧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夫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嶮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

七

無能名焉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南面秉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圖授籙於羲皇孟子曰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嶮矣

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蕭子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楙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禮記曰清明在躬桓子新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棻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曰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珪如璧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爲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闈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跨躡昌姬韜軼炎漢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春秋錄圖曰蒼精萌姬稷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元宰比肩於尙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歡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宋葉斯皇室家君王者也元宰冢宰也中鉉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菑比肩繼踵毛詩曰惟師尙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尙書注曰鼎三

公家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之周公公羊傳曰自陝以西邵公主之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曰來仕於晉也班固漢書貢禹贊曰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毛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又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

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史記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屛尸子曰能官者必稱事

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沉冥之怨既缺違軸之疾已消

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及述誅永凝澂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漢書曰蜀嚴沈冥侯巴曰嚴君平常病不事沈冥而死亦絜矣毛詩曰考槃在陸碩人之軸考槃在阿碩人之邁鄭玄曰邁飢意軸病也謂賢人隱居而離困病也邁苦和切

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

漢書曰詔執事興廉舉孝又詔曰有懿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署行議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

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

漢書曰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總章觀荀氏傳曰勖爲光祿大夫公以爲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大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爲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勿珥彤紀言事於仙室

周禮夏官曰挈壺氏掌縣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圜注

左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潘岳賈武公誄曰惟帝以公迺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袞珥彤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 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 彯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 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故百城聞風自然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長劒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弊履穿又曰霍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丁曰爲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曰百人也 勤恤民隱糾逖王慝 射集隼於高墉 繳大風於長隧 不仁者遠 惟道斯行 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方糾逖王慝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淮南子曰堯之時大風爲害堯命羿繳大風於靑丘之澤許愼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大道之行也 讒莠蔑聞 攘爭掩息 稀鳴桴於砥路 鞠茂草於圜扉 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尚書曰無敢寇攘說文曰桴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爲京兆尹桴鼓稀鳴市無偸盜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踧踧周道鞠爲茂草周禮曰以圜土教能民 耆年闕市井之游 稚齒豐車馬之好 宮鄰昭泰 荒憬九永淸夷 史記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皆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遊遨嬉戲如小兒狀閒居賦曰昆弟斑白兒童稚齒杜氏幽求子曰年五歲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爲鄰堅若金讒言之人惡如虎毛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淸夷 僑食來王左

依袁本增

周書作紈
露犬恐非可玩之物獻鼩犬即說文之犳犬食人者也

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側麻首貫胷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漢書匈奴傳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曰四夷來王揚雄蜀王本紀曰蜀人之先名曰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嬰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為獻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曰此即半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腳亦猶魚鼠之相合爾呂氏春秋曰雖發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髽首山海經曰有貫胷國其人胷有竅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貫胷之民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漢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文鉞未詳一曰鉞當為越杜篤展武論曰文越水震鄉風仰流徐廣晉紀曰鮮卑以碧石為寶王沈魏書曰東夷矢用楛青石為鏃孔安國尚書傳曰砮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幹亦北狄善芳者鳥名不昧不忘也周書曰卜盧國獻紈牛紈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鼩犬鼩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茲白者若馬鋸齒食虎豹

盈衍儲邸，充仞郊虞。匭牘相尋，鞮譯無曠。儲邸猶府藏也郊虞掌山澤之官也尚書曰苞匭菁茅匭音軌儀禮曰賈人啟櫝取圭垂繅而受命晉中興書王禹上言曰貢篚相尋連舟載路禮記曰周官曰鞮鞻氏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尚書大傳曰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

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轔轔之轍，綏推而旌

卷悠悠之旆。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轂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轔轔禮記曰武車綏旌魏都賦曰虹旌攝麾以就卷毛詩曰悠悠旆旌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周書曰四方無拂奄有天下又曰五戎不距加用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伐殷紂事已畢偃革爲軒陳琳應機曰治刃銷鋒偃武行德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曆草滋。詩緯曰天下和同天瑞降地符升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禮記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上値紫宮凡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則常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瑞應圖曰朱草亦曰朱英田俅子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不敢進也又曰堯爲天下蓂莢生於庭爲帝成歷尚書帝命驗曰舜受命蓂莢孳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禮含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爲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月至月行以度至也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海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赤黑也具有此色見於水故曰被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帝王世紀曰堯與羣臣沈璧於河乃爲握河記今尚書候是也孝經鉤命決曰封于太山考績燔柴禪于梁父刻石紀號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莊子西曰孔子曰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越八九於往素踵黃帝之靈矩功旣成矣。世旣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曹植魏德論曰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

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譽猶與豫
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

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粤上斯已惟暮之春

左氏傳郯子曰青鳥氏司啟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
獻歲發春汨吾南征上已已見上文毛詩曰嗟嗟保介惟暮之春

同律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賜

周禮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
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禮傳曰禊者絜也仲春之
時於水上釁絜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
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土均乎姚澤膴膴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
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
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下為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園
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曰風涼雍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皋帝王世
紀曰堯生於丹陵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為帝又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為天子
賢士歸之萬人譽之慄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舜為天子轉轉殷殷莫不
戴悅高誘曰啟啟動而喜貌也殷殷或為啟啟故兩引之輒知葉切啟仕勤切帝王世紀曰瞽叟
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子贈澤之陽毛詩曰周原膴膴
堇荼如飴漢高祖
豐人魏太祖譙人

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構

周禮曰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景日也緯
星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

濤刊本校語

曰大夏雲構闔
離房乍設層樓閒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
劉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樓通閣禁闈洞房爾
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業岌毛
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
詩曰王在靈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傅玄陽春賦曰丹霞播景文虹竟天李尤東觀銘曰房
闥內布綺疏外陳張衡七辨曰迴飈拂其寮蘭泉注其虛劉逵魏都賦曰金陛玉砌玄楹雲阿
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邅迴潺湲徑復
楚辭曰叢薄深林人上慓毛詩曰秩
秩斯干幽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邅
迴以像偶語高誘曰拂戾邅迴水
流也楚辭曰川谷徑復流潺湲
新荇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於柔荑亂嚶
聲於緜羽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荇始生爾雅曰小洲曰沚山有穴爲岫毛詩曰桃
之夭夭灼灼其華又曰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又曰緜蠻黃鳥薛君注曰緜蠻
文貌
禁軒承幸淸宮俟宴緹帷宿置帝幕宵懸
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爲禁中
然乘輿之物通呼曰禁漢書曰
太僕先淸宮南都賦曰朱帷連綱鄭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
在上曰幕鄭玄曰帝作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爲之
旣而滅宿澄霞登光辨
色式道執殳展軨效駕徐鑾節明鍾暢音
宿列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
濱消啟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
桑禮記曰朝辨色始入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殳禮記曰君車已駕則
僕展軨效駕鄭玄曰展軨具視也效駕白已駕也消于彪斗酒說曰明鍾擊磬調歌綿舞
七萃
連鑣九斿齊軌建旗拂霓揚葭振木
漢書上林賦注 由
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
聚也猶傳有七輿大夫張景陽七命曰駟
馬連鑣文穎曰甘泉鹵簿天子出道輿五乘旁車九乘蔡邕釋誨曰鞏車方弃于險
路安能與之齊軌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
魚甲煙

瓠 注文引本
幽 注
來

瑕貝胄星羅，重英曲瓊側絞之飾，絕景遺風之騎，晧灼甄部，駓祖朗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孫卿子曰楚鮫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貝胄朱綅。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彫瓊曲堥。魏書曰上所乘馬名絕景，爲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孫子兵法曰長陳爲甄。魏都賦曰驥馬塡廏而駔駿。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潘岳閑居賦曰礮石雷駭。嵇康贈秀才詩曰風馳電逝。說文曰轟轟，羣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軫軫，被陵緣坂，競競紛紛，山谷爲之風飆。左思吳都賦曰羌難得而覶縷。

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渟，遂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東觀漢書記曰天子行有罼罕。石崇楚妃歎曰嬌嬌莊王，淵渟嶽峙。孫子兵法曰其鎮如岳，其渟如淵。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趙岐曰睟，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肆筵設席。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子虛賦曰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葆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佾動邠詩。張晏漢書注曰以翠羽爲葆也。佾，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雲翹。周禮曰籥章掌土鼓豳籥。又曰仲春擊土鼓，歌豳詩以迎暑也。

召鳴鳥于弇奄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山海經曰弇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丹，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寔惟帝江。

正

此爲既沒者作書序之定法

箋注

歌有闋羽觴無算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楚辭瑤漿蜜勺實羽觴燕禮曰無算之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又曰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凱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桑榆曰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揚雄蜀都賦曰吉日嘉會）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

任彥昇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魚依）人也（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諜（待協）詳焉（琅邪王氏錄曰其先出自周王子晉秦行王翦王離世爲名將七略曰子雲家諜言以甘露元年生也）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冠冕（晉中興書曰王祚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晉中興書庾亮疏曰臣因家寵冠冕當世）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左氏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莊子曰天道運行而無所積故萬物成）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刀工相之爲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此

相與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王氏家諸曰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郭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若離翦之止**

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史記曰王翦者頻陽人也事秦始皇使翦將兵而攻趙閼與破之後遂拔趙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王孔安國尚書傳曰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爲諫議大夫子駿亦爲諫議大夫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元帝時爲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娶漢書張賀贊曰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公之生也[illegible]**授命也**[illegible]

三才之茂踐得二之後周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幾其神矣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

信乃昴宿垂芒[illegible]漢相蕭何昴星之精垂芒謂發秀也精星也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姪詣潁川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爲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

有一于此[illegible]**爲**

帝師漢書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

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illegible]有角頟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illegible]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曰謂而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也

望[illegible]寧窺其術[illegible]

海莫際其瀾孟子曰觀海有術必觀其瀾趙岐曰瀾水中大波也**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有玉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錮隱於海上又遁漢濱以著述爲事題爲新書凡百餘篇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

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揚雄爲方言劉歆與

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
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劒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紉也黃白雜則堅
且紉良劒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紉也又柔則錈堅則折劒折且錈焉得為利劒也莫不總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
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言金版玉匱之書無不制在清衷為心之極斯
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
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用乎言雖測也衷中心也虛明亦心也然撿鏡所歸人倫以表雲
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咸洛不守憲章中輟劉琨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賀生達
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徵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潁川荀顗字道明陳留蔡謨字
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歌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闕典未補大備茲日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至若
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危謂高年也髮秀猶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含
經可謂至德桓譚荅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乃迎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孝經曰資於
事父以事母而敬同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
留心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
早所器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虔兄僧綽之子儉父亡世祖門位還僧虔為侍中特進司空侍中如故諡簡穆公年始志學家門禮訓

皆折衷於公。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羽獵賦序曰不折衷於泉臺 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
無待韋弦。毛詩曰張仲孝友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笞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笞何也商子曰南山之
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盡往觀焉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
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
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
自天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體性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孫子曰由禮則雅
不由禮則夷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心緩故
佩弦以自急言王公平雅之性無待此韋弦以成也蓋自天性得中也 汝郁之幼。挺淯至。
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東觀漢書記曰汝郁字幼異陳國人年五歲母被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飲食母憐之強爲餐飯欺
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因字曰異挺拔也湻至謂湻孝之甚至也范
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辨慧祖父瓊育之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
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出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
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對應詔標立也言此二子言孝聰察氏之二公則二子曾何
足尚也 年六歲。襲封豫寍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
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寍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江表傳曰潘濬見孫權涕泣交橫哀咽不
能自勝 初宋明帝居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廢舊
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啟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

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太宗明帝。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祕書郎、太子舍人。元徽初，遷祕書丞。沈約宋書曰：蒼梧王改年曰元徽。吳均齊春秋曰：儉超遷祕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蕭子顯齊書曰：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勖字公曾，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經。臧榮緒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為永制。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蕭子顯齊書曰：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喬與褚左軍解交書曰：雖欲虛詠蕭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吳均齊春秋曰：儉精神秀徹，禮識[illegible]與。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也。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漢書婁敬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不侔矣。又曰：將軍衛青位既益尊，然汲黯與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

以止足之戒。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粲荅詩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禫服闋，拜司徒右長史。以遭所生母憂服闋也司徒袁粲也出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漢書曰倪寬為司農都尉大司農奏課聯最韋昭曰聯得第一也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晉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典選舉傅暢晉諸公贊曰王戎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玠音介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蕭子顯齊書曰昇明二年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太祖因巫蠱事泄上召僧綽具言之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劭亂檢太祖巾箱得僧綽所啟饗士并諸王事乃收害焉世祖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謚愍侯太尉右長史。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太尉也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聖武謂齊高帝也王命論曰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尚書曰至于太王肇基王迹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通之著赤伏宸居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位相國為齊公也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

四

策勑 注

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禮紊舊宗樂傾恆軌自明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太祖謂齊高帝也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郃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郃為左僕射衛[illegible]為右僕射今以策劭為營郃誤也營役瓊切郃烏合切虞預晉書曰盧欽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貫選舉稱為廉平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本官謂侍中尚書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注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五方已見上文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揚雄[illegible]附聲訓曰[illegible]陳汝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故至今謂之夏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謝承後漢書曰許荊字子張吳郡人兄子世嘗報讎殺人其讎操兵欲殺世荊與相遇乃解劍長跪曰今願身代世死仇讎者曰許掾郡中所稱賢何敢相侵遂解劍而去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春因行縣至高陵人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

悔吝閉閤不出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
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不敢復爭延壽乃出聽事前郡尹溫太眞劉眞長或
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王隱晉書曰溫嶠字太眞太原人也爲郡尹後平蘇峻之亂臧榮緒晉書曰劉惔字眞長沛國人也爲丹陽尹性恬莊老禮記
曰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
以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欣猛虎行曰飢不食邪蒿萊從不息無終里邪蒿乘素尚無終要
譖始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季武子謂晉范宣子曰今譬於草木寡君之臭味也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從言
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
類龍介蟲陰物也景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升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蓋其類也親加弔祭
表薦孤遺還協神期用彰世祀左氏傳史趙曰[illegible]盛德必百世祀[illegible]以撫養之
恩侍深恆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illegible]遇害爲叔父[illegible]所養國學初興華
胄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漢書平帝詔曰校書置經師一人[illegible]郭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
安期爲東海王越記室參軍勑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
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提服捐軀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怨毛詩
王隱晉書曰王遜字邵伯爲上洛太守遂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爲郡所
產以還官也三輔決錄曰長安劉氏唯有孟公談者取則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仲爲臨淮太
守王莽敗霸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
留期年百姓乃戒其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尚書曰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

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言儉解丹陽尹百姓亦如此戀之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朝廷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也王誠能與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閒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西

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本號偏將軍也謙光愈遠大典未申謂辭儀同三司也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六年又申前命儀同三司之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漢書曰楊賜讓還侯爵朝廷重違其志也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

公會甘鳳池之失言昔任非其人或專車而獨坐或發怨於見奪今儉有德故專車者追恨失之者甘心臧榮緒晉書曰和嶠為黃門侍郎遷中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及嶠為令荀勖為監嶠不禮勖常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晉中興書曰荀勖字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諸人賀我邪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言諸公讚曰傅宣定九品未訖劉嶠代之恐改宣法於是人人望品求者奔競以難知之性

協易失之情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必使無訟事深弘誘論語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漢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材授言似衡之平物故取以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孫綽王蒙誄曰提衡左府舉直閑邪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拔奇取異興微繼絕王隱晉書羊祜曰吾不能取異於屠釣拔奇於版築

豈不愧知人之難哉興微削興
滅也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燕丹太子曰田光見
太子太子側階而迎
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衛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
靈公悅而敬之士善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淮南子曰景風至施爵祿賞有功春秋
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鉉傷情漢
書
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周易曰鼎
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
士莫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
行路之人
皆能論之豈直舂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
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
杵劉紹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
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人哭於機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
道邁舟航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
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檝沒世遺愛古之益友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
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
也班固漢書贊曰劉向指明捃摭以
推廢興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
鼓吹增班劍六十人漢官儀曰班劍
者以虎皮飾之謚曰文憲禮也謚法曰忠信接禮曰
文博聞多能曰憲公在
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齊春秋曰儉不好聲色
未嘗遊宴衣裘服用自
周而已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尚書
曰弗役耳目則百度惟貞論語子曰造次必於是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左氏傳君子
曰詩曰雖有
姬姜無棄憔悴漢書曰陳平少
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孝經援神契曰矜莊嚴肅
出言必雅孫資別傳曰朝

臣會議資奏是非擇善者推而成之終不顯己之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夏勤從容論議吳志曰是儀時時有所進未嘗言人之短也引長風流許與氣類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爲桓温司馬不存小察盡引長之風風流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桓礮所營氣類經緯士人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論語曰夫子善誘人勖以丹霄之價引以青冥之期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霄之鳳青冥之龍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廣雅曰稱謂之銓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厚不處薄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莊子淮南子曰君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涯而反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毛詩曰惟清緝熙文王之典帝圖已見上文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至競爽於晉世東觀漢記曰張酺拜太尉章帝詔射聲校尉曹褒案漢舊儀制漢禮酺以爲褒制禮非禎祥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破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荀顗先受太祖勑述新禮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禮新書見狀凡十五事左氏傳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之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尚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實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悦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諮空變增之

異端猶多救也

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謙乎約己弘乎接物魏志高康爲律林曰體高雅之弘量謝承後漢書郎顗上章曰陛下寬不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公生自華宗世務僑隔魏志曹植上疏曰排宗實族必應斯舉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深達治體潘尼潘岳碣曰君深達治體亞化三宰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訓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姦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應劭風俗通曰積習而成不敢獨否漢書曰今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爲涿郡太守按高氏即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然後乃出其重劾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乘理照物動必研機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王恭超登清任當礪心乘理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汝南先賢傳曰謝子微高才遠見許劭年十八時有歎息曰此希世之偉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迨將一紀魏志載昭詔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而無大責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

曹植作魏武據攷異改

統體即通體也綴賞無
地言無不美也

秩 意改

上俗謂傳寫友以來始復見
昉且作文當令昉改定

周寶路粹爲曹公與孔融書曰邀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司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屬濟南也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盼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爲璞周人爲鼠之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尚誘曰理治也鼠未燥腊者號之爲璞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士感知

已懷此何極曹植祭橋玄文曰士死知己懷此無忿出入禮闈朝夕舊館十洲記曰崇禮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下舍門然尚書省二門名禮故曰禮闈也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入廟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仲長子昌言曰子長班固述作之士固以理窮言行事

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說文曰縟繁也彩色也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王彪之賦曰於是乎統體而詠之雖楚趙羣才漢魏眾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楚有屈原趙有荀卿漢則司馬揚雄魏則陳思王粲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陸機表詣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淮南子曰齊伐楚市偷進謂楚將子發曰臣有薄技願而行之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袁宏三國名臣讚序曰風軌德音爲世作範爲如干秩如

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文選卷四十六 終

文選卷四十七

頌

贊

符命

以非頌也覽襃傳但云頌其意並不題爲頌

抒漢書

據改與漆

楊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頌

聖主得賢臣頌

善曰漢書曰王襃既爲益州刺史王襃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襃因奏言襃有軼才上乃徵襃旣至詔爲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應劭曰不知純緜之麗密也瓚以爲純緜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服虔曰唅音含糗乾食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廣雅曰茨蓋也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杼情素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公竭智謀示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服虔曰恭敬也謝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

樸 漢書

篲掃也氾灑也塗泥也此四字為兩事

氾灑也方言文餘如師古說

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如淳曰矻矻健作貌 苦骨切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咢應劭曰傳曰得十贊劍不如一歐冶 歐冶即巧冶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願請此二人為鐵劍 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 郭璞三蒼解詁曰焠作刀鋻也 焠千妹切 鋻工練切 說文云鍔劍刃也 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水斷蛟龍陸剸犀革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淵斷蛟龍 字林曰剸截也 漢書音義曰剸章兗切忽若篲氾畫塗如淳曰若以篲埽於氾灑之處也 篲音遂 塗路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孟子曰離婁之明 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 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 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 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 胡困切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 張晏曰齧膝乘旦皆良馬名也駕則旦至故以為名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曰王良郵無卹也 世本云韓哀作御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之加其精巧也 音義或曰靶音霸 謂轡也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疾者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論語曰當暑袗絺綌 孔安國曰絺綌葛也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

文選卷四十七

陸士衡五等論注六齊桓作齊促

悽愴〔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嘔一侯切〕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遴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郭璞三蒼解詁曰悃誠信也苦本切〕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尸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鶡冠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孟子曰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甯戚飯牛已見鄒陽上書〕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張晏曰奧幽也渫狎也辱汙也如淳曰奧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屩蹻拔屬以繩為屨也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晉悼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者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蜉蝣渠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天也鄭玄曰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曰則以穆穆在乃位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晉灼曰遞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鐘各有節奏聲之不常故曰遞鐘瓚以為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鐘馬融長笛賦曰號鐘高調號

鐘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鐘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鐘爲號不得便以造遞判其音也孫卿子曰羿蠭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髯號故名其弓曰烏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疾於倍風吹鴻毛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爲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今王已出吾責塞尙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尙書曰垂拱而天下治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注
引亢作伉

趙充國頌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揚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漢書曰諸羌先零蒙然先零羌別號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西羌反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為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幵乃上疏曰因田致穀威德並行有守矜功，謂之弗克。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屯田非便不如擊之論語讖曰重耳反譎伐德矜功請奮其旅，于罕之羌。韋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南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宣帝使充國共討罕幵於鮮水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料敵制勝，威謀靡亢。料敵制勝已見張景陽褉詩遂克西戎，還師于京。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毛詩曰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西征弗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詩小雅曰方叔蒞止其車三千大雅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緒。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

天命中易謂漢厄三七之間
然此數語太草次

出師頌 范曄後漢書曰鄧隲字昭伯女弟爲和熹皇后安帝立隲爲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凉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隲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隲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隲爲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孝山 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竝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幷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

隲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隲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 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爲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嫗夜哭人問嫗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 歷紀十二天命中易 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 西零不順東夷遘逆 西零部先零也 乃命上將授以雄戟 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 桓桓上將實天所啟 桓桓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啟之矣 允文允武明詩悅禮 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左氏傳趙衰曰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 憲章百揆爲世作楷 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百揆禮記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 昔

在孟津惟師尚父（尚書曰武王伐殷師度孟津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素旄一麾渾一區宇（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王右秉白旄以麾）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爲朔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蹔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我出我師于彼西疆（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介圭既削列壤酬勳（毛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尚書曰建邦啓土也）傳子傳孫顯顯令問（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

酒德頌

劉伯倫（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爲狹著酒德頌爲建威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

焉乃也
吾之貴游要學嵇阮者皆
劉伶所笑亦今所譏者也

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游閑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自還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說文曰榼酒器也苦闔切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左氏傳曰伯州犁謂鄭皇頡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搢赤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瞋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春秋感精符曰禍亂鋒起君若贅旒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奮髯踑踞。枕麴藉糟。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為俗邪又曰尉佗魋結箕倨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毛詩曰君子陶陶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廣雅曰擾擾亂也焉如猶何如也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二豪公子處士也隨己而化類蜾蠃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若二三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王陵上當脫沛字
侯上當脫武字

城意改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縣英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荊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芒芒宇宙上墋

凡四言韻文當以遒鍊矯
壯處爲法

俊

下黷天以清爲常地以靜爲本今上㳹下黷言亂常也㳹不淸淨之貌黷也楚錦切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黷賈逵曰黷媟也波振四海塵飛五嶽波振塵飛以喻亂也九服徘徊三靈改卜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尚書曰天祿永終沈跡中鄉飛名帝錄中鄉卽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璇璣鈐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慶雲應輝皇階授木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厤運爲周木德所授也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爲泗水亭長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彤雲晝聚素靈夜哭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閒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彤丹色也素靈夜哭已見上文金精仍頹朱光以渥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爲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民用章晉植與陳琳書曰驥騄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蕭何爲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綢繆叡后無競惟人毛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圻濟六師內撫三秦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黥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體國垂制上穆

下親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衍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班固漢書贊曰蕭何
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也平陽樂道在變則通論語曰貧而樂周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爰淵爰
嘿有此武功莊子曰君子淵默而雷聲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
軍成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文穎曰壤東地名也班固漢書述曰長驅大衆電擊雷震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漢書曰魏王豹反參以假丞相
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大破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謁者鄂千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文成作師通幽洞冥
漢書張良終謚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永言配命因心則靈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
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窮神觀化望影揣情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吾鄉斷事揣情為趙畫策鬼谷子曰測深揣情鬼無
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寤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令行重寶啗秦將
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羽意
乃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隨難滎陽見下文漢書曰漢王還至下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
王英布楚梟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銷印甚忌廢推齊勸立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滎
陽酈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曰趣銷印後韓信破

齊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良勸漢王因封之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項王敗自剄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霸楚寔喪。皇漢凱入。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卻粒。史記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曲逆宏達。好謀能深。西都賦曰大雅宏達論語子曰好謀而成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重玄天也鄧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巔伐謀先兆。擠響于音。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隊其響在於爲音然兆爲謀始響爲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鶡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奇謀六奮。嘉慮四迴。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計或頗祕之世莫得聞宋仲子法言注曰張良爲高祖畫策六陳平出奇策四皆權謀非正也然機之此言有符仲子之說未詳稍承而誤或刪有所遺也規主於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寔摧。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使來言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漢王寤乃厚遇齊使音義曰躡謂平躡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羽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沫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捐數萬金行反間開其君臣彼楚必矣漢王以爲然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疽死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韓王窘執。胡馬洞開。漢書曰人有上書言楚王韓信反陳平曰陛下第出僞遊雲夢信聞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謁陛下因禽之此特萬世之事也高祖以爲然信果郊迎即執縛之毛長詩傳曰窘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爲匈奴所圍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出迎文。

以謀哭高以哀。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殊悲灼灼淮陰靈武冠
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蔡邕李咸碑曰明略兼洞與神合契奮臂雲興騰跡虎
噬凌險必夷摧剛則脆。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書蕭何謂高祖曰
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士卒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京索既扼
引師北討。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閒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齊河東魏登
山滅趙。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一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
道登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入趙壁皆拔旗立漢赤幟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威亮火烈
勢踰風掃。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合而爲變也故其疾如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則用兵之法也拾代如遺偃齊
猶草。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閼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預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祖取
楚如拾遺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二州肅清四邦咸舉。據禹貢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四邦魏代趙齊也乃眷北燕
遂表東海。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不爲假王以鎭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爲假王漢王乃遣張良立
信爲齊王表東海已見九錫文克滅龍且爰取其旅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

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劉項懸命。人謀是

與。漢書蒯通說信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人謀已見上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漢書曰項王使盱眙人武涉往

說信曰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人信親我背之不祥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尚書曰惟帝念功彭越觀

時發翻迹匿光。民具爾瞻。翼爾鷹揚。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發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父時

維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

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城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為鼎銘曰即宮於宗周烈烈黥

布。耽耽其眄。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耽耽名冠疆楚。鋒猶駭電。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

侯者以布數以少敗眾覦幾蟬蛻。悟主革面。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閒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命以從君子也

攀彼梟風。翻為我扇。漢書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天命方輯。王在東夏。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

項羽至陽夏南矯矯三雄。至于垓下。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虎臣

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祿亦罹咎慝保大全祚。非德孰可。左氏傳楚子曰

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謀之不臧。舍福取禍。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張耳之賢有聲梁魏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毛詩曰文王有聲士也罔極自詒伊慽
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慼詒音怡俯思舊恩仰察五緯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
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肅脫跡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漢書曰漢定三秦方
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於襄國泜音秖悴葉更輝枯條以肄以木為喻也漢書曰漢立
耳為趙王毛萇詩傳曰斬而復生曰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
孽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曰我圖爾居盧綰自微婉孌我皇漢書曰高祖與綰壯學書又相
愛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婉孌董公惟亮天工跨功踰德祚爾輝章漢書曰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綰可王上乃立綰為燕王章印章也人之
貪禍寍為亂亡漢書曰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死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寍為荼毒鄭玄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吳芮之王
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酈上以
鋗有功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甲令音義曰鋗呼玄切酈持益切肅肅荊王董我王軍漢書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
楚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我圖四方殷薦其勳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賈庸親作勞

像藏二字依文選理學權輿所引增 案茶陵本作象

據攷異改

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啟淮濆漢書曰高祖子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立賈為荊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濆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母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淑人君子實邦之基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義形於色憤發于辭漢書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主亾與亾末命是期主亾與亾已見任昉為范雲立太宰碑表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漢書曰周勃為人木彊敦厚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曾是忠勇惟帝攸歎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雲鶩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漢書曰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左傳欒桓子謂范宣子曰夫封亂在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曰開閶闔兮坐紫宮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漢書曰惠帝以勃為太尉安劉氏已見上文挾功震主自古所難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身危勳耀上代身終下藩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乃免丞相就國薨辭陽道迎延帝幽藪漢書

曰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迎高祖立爲沛公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張掮竄迹幽數 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

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 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

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高帝笑而

起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總干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贊曰金日磾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 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

從王于征 漢書曰酈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振威龍蛻攄武庸

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 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蛻破荼軍音義或曰龍脫地名也音奪漢書曰商又從擊黥布衛陳以破布軍又曰

布軍與上兵遇蘄西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城名也 猗歟汝陰綽綽有裕 毛詩曰猗歟那歟又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 戎軒肇跡

荷策來附 漢書曰上降沛爲沛公以嬰爲太僕常奉車 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

謀 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爲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

固請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 潁陰銳敏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 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項

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 乘風藉轡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 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呂氏春秋

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寡君羣臣安矣 陽陵之勳元帥是承 漢書曰傅寬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屬相國參殘博 信

下

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漢書曰新歙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雒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竭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卽倉敖庾據險三塗漢書曰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酈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歸矣老子曰天綱恢疏班固漢書述曰陳湯誕節救在三哲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杜預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輶軒東踐漢風載徂漢書曰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說齊齊王田廣以爲然罷歷下兵守備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己乃烹食其我皇寔念言祚爾孤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食其封其子爲高梁侯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漢書婁敬脫輅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於上上召見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鎬漢書婁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曰敬繇役夫遷京定都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柔遠鎮邇寔敬攸考毛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爾雅曰考成也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選善也往制勁越來訪皇漢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爾雅曰訪謀也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漢書曰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

據前序改

不交懽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 **所謂伊人邦家之彥** 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班固漢書王尊贊曰尊貫赳赳邦家之彥 **百王之極舊章靡存** 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典引曰彝倫斁而舊章缺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 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三代夏殷周也尚書曰垂裕後昆 **無知叡敏獨昭奇迹察侔蕭相貺同師錫** 漢書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侔也漢書曰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尚書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漢披楚維生之績** 漢書漢王曰孰爲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布歸漢毛詩曰鄷水東注維禹之績 **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 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衆爲之素服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受圖天下歸心 **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 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閒且得休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 漢書曰

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漢書曰項羽圍漢王滎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閒出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走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論語曰攝齊升堂周苛慷慨。心若懷冰。應劭風俗通曰言人清高如冰之潔形可以暴。志不可凌。漢書曰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楚破滎陽欲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亨苛貞軌偕沒。亮跡雙升。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陳義重出則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機之此言與晏同義也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煇。漢書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媼母別名也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震風過物。清濁效響。老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物也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周易曰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弘海者川。宗山惟壤。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韶護錯音。袞龍比象。漢書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袞龍衣也左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明明衆哲。同濟天網。毛詩曰明明晉侯徙寔本

論曰擧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 劒宣其利鑒獻其朗 廣雅曰鑒照也鑑謂之鏡 文武四充漢祚克廣 尚書曰光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溢四外也毛詩曰克廣德心 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 并序

夏侯孝若 臧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爲散騎常侍此贊爲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漢書曰朔爲太中大夫又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 魏建安中 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興平三年爲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誤也 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 漢書平原郡有樂陵縣也 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 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 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 王逸楚辭序曰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 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 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曰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 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 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 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 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 班固漢書贊曰朔詼諧逢

占其事浮淺字書曰詼嘲也口回切孔安國尚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大史公曰王蒻偸合取容

潔其道而穢其跡。

班固漢書贊曰朔穢德創隱

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

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

班固漢書東方朔述曰弛張沈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常非離羣也

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

揚子雲解嘲曰雖其人之贍智

倜儻博物。觸類多能。

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

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陰陽圖緯之學。百家眾流之論。

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圖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尤明圖緯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

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

莊子曰支離疏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精音所漢書曰上嘗使諸數家射覆不能中使朔射之連中輒賜帛逆逆刺也

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

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而用度箴石湯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者也

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

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覃思周易曰不習無不利

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

孔融薦禰衡表曰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

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

顏真卿集十二碑陰記夏侯孝若父莊爲樂陵令文
守今葉客說

漢書曰張楚並興兵相跆籍蘇林曰跆音臺鄧展曰蹈也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十州記曰朔弄萬乘傲王公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之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孟子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

談者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淮南子曰至人蟬蛻蛇遊忽然入冥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時爲郎宣帝時棄去後見會稽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此又奇怪惚怳不可備論者也

大人來守此國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爲樂陵郡文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僕自京都言歸定省京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爲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楚辭曰馮翼惟像何以識之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退不終

渝字不誤或改偸非也

否。進亦避榮。周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 涅而無滓。既濁能清。論語子曰涅而不緇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淮南子曰濁而徐清沖而徐盈 無滓伊何。高明克柔。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能清伊何。視汙若浮。班固東方朔述曰懷肉汙殘弛張浮沈 樂在必行。處淪罔憂。周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跨世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先生。其道猶龍。莊子曰孔子遇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有何規於老聃哉 染迹朝隱。和而不同。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廷閒也論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不可得而治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我來自東。言適茲邑。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爾雅曰適往也 敬問墟墳。企佇原隰。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 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 榱棟傾落。草萊弗除。呂氏春秋曰農夫弗除 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悠悠已見上文 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尚書咎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毛詩曰祀事孔明 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彥伯 檀道鸞晉陽秋云袁宏字彥伯陳郡人也爲東郡守三國魏吳蜀也名臣謂有賢才立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序贊者言并序也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漢書成帝詔曰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墨子曰古者周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西京賦曰蓋歷世而長存又曰繼體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莫不宗匠陶鈞。而群才緝熙。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罔辜匠萬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爲鈞毛詩曰維清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尚書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遭離不同。迹有優劣。王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代不同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迹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蒼頡篇曰革戒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

以彥伯寄意所在

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國乃昌高誘曰上君也下臣也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之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好兵爲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爲臣燕王以爲亞卿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見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頟顙也漢書上曰夫運籌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也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之傑也漢之得材。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左氏傳子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懃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爲次也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

萬歲一期當引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注之此則人生必有沒也

異世一時也已上作文之旨

思治則默不如語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不難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爲流涕者二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桓子新論曰大聖人乃千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耳避下文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承風列爲藩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弈論曰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擧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亾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偪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公達慨然志在致命論語子張

曰士見危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隷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亾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於名教之地也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莊子曰仁義已明而分寸次之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鸚鵡賦曰生生之理足矣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弘道已見上文崔生高朗折而不撓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左氏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漢書曰羣臣謹奉天子璽符代王遂即天子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亾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仁義已見上文漢書公孫玃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叔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治國以禮民無怨聲論語

以視司馬懿猶三光之與九泉也

曰爲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國之懽心人說喜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蜀志曰廖立爲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爲庶人徙汶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左氏傳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主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令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丱兮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敗退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吳志曰瑜還江陵於道疾卒時年三十六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神情所涉豈徒蹇愕而已哉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愕愕東觀漢記戴憑謂上曰臣無蹇愕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書曰愕直言也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權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

所以必須擇題立言也

善本魏志以下別行

畢笏欲襃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卽位之時也 夫一人之身所昭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 論語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 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沈迹中鄉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漢書曰揚雄以爲遇不遇命也 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 家語孔子曰諸侯之冠有冠禮有自來矣 或以吟詠性情或以述德顯功 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贊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善本提行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 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尚赤協于火德周易曰大過大者過也 洪飈扇海二溟揚波 揚波喩亂也 虬虎雖驚風雲未和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潛魚擇淵高鳥

侯柯。周書曰美爲士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鼈歸之沸於淵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赫赫三雄。竝迴乾軸。潛丘爲貫論贊

陸機詩曰三雄鼎足　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楚實遺之韋昭曰杞良木也孫子曰眞人在冬則松竹也　鳳不

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香草善鳥皆喻賢也　英英文若。靈鑒洞照。

應變知微。探賾賞要。周易曰君子知微知彰又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　日月在躬。隱之彌曜。莊子曰孔子圍

於陳蔡之閒太公往弔之曰子其意者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文明映心。鑽之愈妙。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

論語顏淵曰鑽之彌堅　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達人兼善。廢己

存愛。孟子曰古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謀解時紛。功濟宇內。老子曰解其紛　始救生人。終明風

槩。魏志曰太祖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咨彧彧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濡須彧病留壽

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公達潛朗。思同蓍蔡。法言曰檮杌之智也使知國若葬吾以疾爲蓍蔡也　運用

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遘此顚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魏志曰荀攸與議郎

何顒等謀殺卓事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明光光發跡西疆蔡邕楊復碑曰景命不延遘此顚沛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動攝羣

會謂統攝眾事也　愔愔幕裏。算無不經。魏志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昭之愔愔　亹亹

通韻跡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惠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知能拯物愚足全生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為尚書令從征孫權薨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溫斯子曰古者有愚以全身莊子曰可以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魏志曰魏國初建渙為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純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貞而不諒通而能固論語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恂恂德心汪汪軌度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若千頃之陂志成弱冠道數歲暮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君之年歲已晚也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雖遇履虎神氣恬然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行不循飾名節無愆班固漢書贊曰雋不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疏朗牆宇高嶷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英風發於天骨論語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忠存軌跡義形風色義形於色已見上文思樹芳蘭翦除荊棘芳蘭以喻君子荊棘以喻小人人惡其上時不容哲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琅琅先

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孔融薦禰衡表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 運極道消。碎此明

月。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楊訓發表襃述盛德琰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有曰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賜琰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景山恢誕。韻與道合。桓子新論曰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 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形曰器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和而不同。通而不雜。和而不同已見上文莊子曰純粹而不雜 遇醉

忘辭。在醒貽答。魏志曰太祖時科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竟坐免刑文帝踐祚歷潁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後為光祿大夫薨 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

恥。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讜言

盈耳。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羣為司空錄尚書事薨尚書曰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玉生雖麗。光

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言德喻玉 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

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洿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常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微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

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

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荀悅漢紀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

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禮兼到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

漢魏春秋曰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撓不詘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

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亾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

端委虎門正言彌啟臨危致命盡其心禮

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弒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悲慟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為侍中轉左僕射覬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已見上文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

堂堂已見上文

器同生民獨稟先覺

孟子曰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標牓風流遠明管樂

孫綽子曰夫聖賢極貴標牓有大力矣管樂已見序也

初九龍盤雅志彌確

周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

百六道喪干戈迭用

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

苟非命世孰

掃雰雺。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孔安國尚書傳曰雺陰氣也武公切今協韻音夢宗子思

寍薄言解控。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也解控謂彼有急而控告於己己能解之也左氏傳王子伯駢曰無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釋褐

中林。鬱爲時棟。亮爲丞相故曰時棟袁崧後漢書郭林宗與陳蕃盛仲明書曰足下譔入爲時棟梁士元弘長。雅性內融。

謝承後漢書曰嚴遵雅性高簡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六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曰終以知始始以知終

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毛詩

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夙夜匪懈。義在緝熙。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緝熙已見上文三略

既陳。霸業已基。蜀志曰劉璋既還成都先主嘗爲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

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

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尅爲軍中郎將卒公

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

恭己。久而可敬。蜀志曰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卒司馬還書曰推賢進士爲務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己也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衡沖

達。秉心淵塞。毛詩曰秉心塞淵媚茲一人。臨難不惑。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疇昔不造假

胡本

鳥擇高梧惜与篇首相犯

翮鄰國。蜀志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遜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將領降于魏拜鎮南將軍進能徽音退不失德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爲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後爲車騎將軍卒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鳥擇木已見上文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衡霍二山在吳之境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吳志曰張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遯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成公子駟曰請息肩于晉王略威夷吳魏同寶應劭釋賓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遂獻宏謨匡此霸道史記商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桓公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吳志曰孫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才爲世出世亦須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爲世生器爲時出得而能

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吳志曰初權見肅肅說權曰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振影拔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高高際於雲故曰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無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將命公庭退忘私位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豈無鶺鴒固慎名器毛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伯言謇謇以道佐世謇謇已見上文出能勤功入能獻替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謀謨社稷解紛挫銳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太傅吳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立上以恒匡上以漸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渫周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清不增潔濁不加染言得清濁之宜也清濁已見上文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吳志曰翻性不協俗多見毀謗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

此段致作贊之由

重暉承日月言挹味承仁義言

也權責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爲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寸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嘆過孫陽放同賈屈

楚辭曰驥躊躇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驁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爲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疏之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詵詵眾賢千載一遇

毛萇詩傳曰詵詵眾多也使陳切千載一遇已見上文

整轡高衢

衢一作騤

驤首天路

鸚鵡賦曰蓐收整轡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攸乘樂府詩曰天路隔無期

仰挹玄流俯弘時務

毛萇詩傳曰揖辭也

名節殊塗雅致同趣

周易曰殊塗同歸嵇康贈秀才詩曰仰慕同趣

日月麗天瞻之不墜

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禮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呂氏春秋曰德行昭美比于日月不可息也

仁義在躬用之不匱

論語比考讖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張毛詩曰孝子不匱毛萇曰匱竭也

尚想重暉載挹載味

王秀衞公誄曰仰晞遐風重晞冠世

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魏略王朗答太祖曰承旨之日撫掌擊節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文選卷四十七終

文選卷第四十八

符命

封禪文

司馬長卿（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張揖曰昊穹春夏天名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歷選列辟以迄於秦（文穎曰選數也辟君也）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逖遠也近者蹈其迹遠者聽其風聲）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張揖曰紛綸亂貌善曰湮沒也勝盡也）繼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文穎曰韶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管子曰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之者因與罔同）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經籍所載善惡可知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尚書益稷之文也）因斯以

段以發端只是欲獨舉周德耳

下句字[illegible]文史 漢及別本無

爰於是也

言歷千載而後泯滅也

此皆以抑為揚也

終都攸卒終卒複語也 由此觀之自周而來未有無德可以封禪者也此諷其先治道而後鬼神意極明白

甫字據下文改

別本逢作逢李曲音蜂逢涌猶言容也

原泉亦是贊嘆形容語

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殖百穀公劉發迹於西戎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曾孫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文穎曰郅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如淳曰越於也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亾聲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豈不善始善終哉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終始相副若一也莊子曰善始善終人猶効之然無異端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言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既愼其規模又謹其遺教也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迹平易易可遵奉也二易竝盈豉切湛恩厖鴻易豐也湛深也厖鴻皆大也言湛恩廣大易可豐厚也湛音沈厖莫江切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是以業隆於繦緥而崇冠於二后孟康曰繦緥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法易故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張揖曰都於也卒終也爾雅曰元始也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顯號尊名謂封禪也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潏泉貌徐廣曰沕沒也亾必反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旁魄四塞雲布霧散張揖曰旁衍也魄音薄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孟康曰暢達也垓重也泝流也埏若箕埏地之八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懷生

橫充也

澤讀爲圛明也

闓澤與齊子豈弟之豈弟同

周徼導犧皆實字虛用故說文訓導爲本即本此文穎亦疑許君之誤非也段氏竟謂文尤謬惟小徐說近之

珍字衍文漢書無文穎注不釋可證

又周餘放據此注當作周放餘餘者其所畜之餘也作周餘則不解珍又餘之誤耳

鬼神至閒館凡字爲一句言實接鬼神靈圉皆於閒館中也注云有似于古靈圉非

之類。霑濡浸潤。懷生氣之類皆被恩澤 協氣橫流。武節猋逝。協氣和氣也橫流多也猋逝遠也 邇陿遊原。迴闊泳沫。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迴遠也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 首惡鬱沒。晻昧昭晢。孟康曰始爲惡者皆湮滅晻昧喻爽秋皆化之也穀梁傳曰諸侯不首惡 昆蟲闓澤。回首面內。文穎曰闓澤皆樂也韋昭曰面向也闓音愷澤音驛 然後囿騶虞之珍羣。言騶虞之獸在於苑囿之中毛萇詩傳曰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也 徼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遮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 導一莖六穗於庖。鄭玄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 犧雙觡共抵之獸。服虔曰犧牲也觡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用以爲牲 獲周餘珍放龜於岐。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 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也禮樂志曰訾黃其何不來下余吾渥洼水中出神馬故言乘龍於沼 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靈圉禮待之於閒館舍中 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漢書音義曰俶儻卓異也奇偉之物譎詭非常卓然絕異窮極事變 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應劭曰航舟也休美也尚書旋璣鈐曰武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 微夫此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服虔曰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爲瑞登泰山封禪不以慙乎小雅曰心慙曰恧女六切 進讓之道。何其爽與。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

導史記作䆃

舊音

期應應期而來也
紹至相繼而至也

蓋加也況賜也

別本及史漢有上帝垂恩儲
祉將以慶成十字據下章注
三神之文則當有之

摩史記作擘

天為質三字乃成語白虎通引
禮三正記質法天文選注引元命
包天質而地文說苑質主天白
虎通文為質
此謂其信祥瑞也

齋盡也此語乃一意應注非

張注非長卿未知必封泰山也
觀于王者卒業之文則長卿誘掖
之意至顯皆謂勸封禪之忠無殊
于讀懺游而後來或用此為說
病未之思也
卒字正與下全字相應

差也言周末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讓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文穎曰憓日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讓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文穎曰不獨一物造見也創初創也意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漢書音義曰意者言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帝封禪紀號以表榮名也望幸望帝之臨幸也蓋者發語之辭也陛下謙讓而弗發文穎曰弗發往意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應劭曰挈絕也李奇曰缺闕也韋昭曰三神上帝太山梁父也羣臣恧焉或曰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孟康曰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甫壇場無所庶幾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皆但作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不為苟進而踰禮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言不廢修禮地祇告誠天神之義也勒功中嶽以章至尊張揖曰謂先禮中嶽而後泰山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黎元已見上文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皇皇美也卒終也貶損也卒或為不願

因雜句言更雜取儒術以充此義

猶尚也

俙即敬也

詩字亦虛用將進酒曲詩審博語同如此

不當目提行 此下符治化也

此承文中導一莖六穗也

偏之字義文漢書作偏我史記索隱引胡廣曰言雨澤非偏于我

陛下全之（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而後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寀錯事（漢書音義曰寀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覩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錯千故切）猶兼正列其義祓（弗）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將襲舊六為七攄之亾窮（服虔曰舊為六經漢為七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蜚古飛字也）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於是天子俙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張揖曰俙感動之意也許吝切俙或為沛）乃遷思迴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澍博也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富饒也）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天油然作雲）甘露時雨厥壤可遊（遊遨也言祥瑞屢臻故可遊遨也）滋液滲漉（鹿）何生不育（說文曰滲下漉也又曰漉水下貌韋昭曰滲疏禁切）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氾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周書王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名山顯位

三

此承文中騶虞

囿與嘉為韻字不誤今文

選誤圄

嘉漢書作喜則上當作圄

徵與叶來猶徵讀祉也

此承文中麋鹿也

此承文中黃龍也

此文亦依類託寓也

頌止此

篇終三致意

陳孔璋檄吳將校文注引思作慮

望君之來。（韋昭曰名山泰山也望位封禪之事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李奇曰侯何也言君何不行封禪）般般之獸。樂我君囿。（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曰虎班文者陰陽雜也）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旼旼穆穆。君子之態。（漢書音義曰旼旼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張揖曰旼音旻態他代切）蓋聞其聲。今親其來。（善曰厥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文穎曰其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文穎曰百獸率舞則騶虞在其中）濯濯之麟。游彼靈畤。（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遊靈時也毛詩曰麀鹿濯濯）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漢天帝也白麟馳我君車之前因取燎祭於天天用歆享之答以祉福也）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文穎曰陽明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如淳曰書傳授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宜有黃龍之應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孟子萬章曰舜之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曰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諄之純切）依類託寓。喻以封巒。（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托寄以喻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太公陰謀機之書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

劉越石勸進表引作上下之情允洽

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所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祇之道所以在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然失是不恭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祇

劇秦美新一首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王莽潛移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亢辭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頤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為過矣

諸吏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登庸欽明已見上文民父母為天下主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為天下君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難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神明已見顏延年曲水詩序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開闢已見西征賦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嘗有顛眴病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眴與眩

肅祇非敬天也此遺失非不封禪也注非

文心云諺言遯辭得此文之真矣

拔擢倫比 拔擢于倫比中也

劇秦而下劇漢文旨已明

權輿當提行 別本

舋聞即舋字之也 罕漫即滿胡也

別本此注引史記乃釋不遭道 用非釋文中罔字

芥並秦之基業而無之

古字通 恐一旦先犬馬塡溝壑 先犬馬已見曹子建責躬詩 所懷不章長恨黃泉 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天之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 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 萬分處一已見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 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 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睢盱而不定也爾雅曰權輿始也睢盱已見景福殿賦睢許惟切盱音于 或玄而萌或黃而芽 言天地方開故玄黃異色而生萌芽也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 玄黃剖判上下相嘔 言天地旣開玄黃分判故天地上下相與嘔養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昫嫗覆育萬物鄭玄曰以氣曰昫昫與嘔同況俱切 爰初生民帝王始存 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舋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 混混茫茫天地未分舋聞罕漫不明之貌也言天地肇開君臣始樹善惡罕漫而不昭察故世莫得而言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 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 罔無也顯明也伏羲爲三皇故曰羲皇 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 左氏傳召公曰糾合宗族於成周 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 司馬遷書曰仲尼厄而作春秋 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 言有斯四德乃爲神明所祚兆民所託 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 史記曰秦自非子爲附庸之邑秦號曰秦嬴 因襲文宣靈之僭

跡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寧公立卒德公立卒宣公立又曰懷公卒懷公太子靈公立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孝公惠文君襄王竝

已見李斯上書史記曰文王卒子莊襄王立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史記曰莊襄王卒子政立初并天

下號稱始皇從橫已見上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皆秦相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

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鄢郢又曰王翦攻趙拔之翦子賁破定燕齊地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史記李斯曰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

敢有藏書詩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崩樂已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六韜曰先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

虞滌殷蕩周流漂滌蕩謂除之也燀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燀古然字改制度軌量

咸稽之於秦紀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而著之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

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文曰狙

犬暫齧人且餘切又曰獷犬不可親附也古猛切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曜也浸潭謂滋液浸潤能生

萬物也潛藏也大茀經天巨狄鬼信之妖發茀彗星也穀梁傳曰星孛入北斗孛之為言猶茀也步內切茀步忽切史記始皇本紀曰彗星

光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經謂星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

地為石漢書曰秦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服出於臨洮鬼信謂告祖龍死也已見西征賦

神歇靈繹海水羣飛繹猶緒也言神靈歇其精緒不福祐之繹或為液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二世而亡何其劇

此臣等昔之盡改漢制也長卿之文諷而已耳子雲明直攻訐之矣

陸士衡辯亡論注引王作臼王

與二世胡亥也爲趙高所弒劇甚也言促其迅也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尚書曰競競業業夫能貞而
明之者窮祥瑞貞正也言既正且明故祥瑞咸格回而昧之者極妖愆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愆競集也昧或爲蔑
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全
立者乎言無也故若古者稱堯舜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又云若稽古帝舜威侮者陷桀紂夏桀殷紂也尚書曰威侮五行況
盡汎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況況始皇也私私所爲也而能
享祐言不能也毛詩曰洒掃庭內毛萇曰洒灑也洒與汎同所買切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漢高祖發跡在於豐沛滅秦道自宛葉
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武關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漢書沛公謝羽曰與將軍戮力攻秦不自意先入關創業蜀漢
發跡三秦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又曰韓信因陳三秦易幷之計漢王聽信策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漢書曰灌
嬰追斬羽東城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撾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蠲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如儒林刑辟厤紀圖典之用稍增焉厤紀厤數綱紀也秦餘制度
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猶因也是以帝典
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爲襲秦項故闕者不補弛者未張也道極數殫闇忽不還言天道既極厤

震聲日景連下句

婉而成章

二注

明不如秦

數爻蹠故闇忽而滅不能自還也逮至大新受命大新王莽也已見西征賦上帝還資后土顧懷言上帝迴還而資助后土
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祐之也玄符靈契黃瑞涌出玄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莽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予前在攝黃氣薰蒸
以著黃虞之烈爲涌出而瑞之滭浡沕潏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言眾瑞之多也誕彌八
埏上陳天庭埏猶八埏言下終八埏上列天庭震聲日景言威聲如雷光景若日也易曰震爲雷炎光飛響盈塞
天淵之閑炎光日景也飛響雷震聲也塞乎天淵所及遠也天淵已見答賓戲必有不可辭讓云爾言難辭也於是乃
奉若天命窮寵極崇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剖天之符合地之契言應錄而王也
創億兆規萬世創業經乎億兆規模至於萬世也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言眾瑞所以咸臻皆由能祭天
事地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漢書曰莽遣五威將軍王
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登假皇穹鋪衍下土假至也言眾瑞升至於皇天鋪衍於下土非新室其疇離之離應
也阜哉煌煌眞天子之表也表儀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
矣實錄曰孫策使張紘與袁紹書曰殷湯有白鳩之祥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尙書帝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已見封禪書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
高祖杖劍斬蛇分爲兩道開也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格至也言莽德盛故受天命甚易今眾瑞咸至甚勤也昔帝纘皇王

當以別本作損益而已損益而已
正所以斥莽之紛紜改作也亡
字誤損益未即致亡且與帝纘
皇王纘帝意不合又況已為韻
言異術而同亡也
家設上文

布寶褚淵碑文注引遙集作逍遙

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已。論語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務亦積也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與。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懇懇者以秦之所爲爲非故欲勤修德政也尚書曰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司馬遷書曰勤勤懇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言以文雅爲園囿以禮樂爲場圃胥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胥續也紹繼也懿律嘉量。金科玉條。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金玉貴之也神卦靈兆。古文畢發。書曰封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先王之典籍也炳煥照耀。靡不宣臻。宣徧也臻至也式輪軒旂旗以示之。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夫卿車服黻冕各有差輪軒皆車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鄭玄曰如今窗車也周禮曰交龍爲旂熊虎爲旗揚和鸞肆夏以節之。禮記曰行以和鸞趨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和鸞皆金鈴也漢書音義曰肆夏詩樂也步則歌之以中節施黼黻袞冕以昭之。言制服有差亦明貴賤也尚書曰黼黻絺繡周禮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漢書曰莽請考論五經定嫁娶禮親九族淑賢以穆之。漢書莽詔曰姚嬀陳田王子之同族也尚書曰惇敘九族五姓世世復無有所與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漢書曰莽奏定南郊欽修百祀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成
作作

咸秩也漢書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尚書召誥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明堂雍臺壯觀也漢書曰莽奏起明堂辟雍九廟長壽極孝也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莽壞徹孝元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纂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制成六經洪業也漢書曰莽奏立樂經然經有五而又立樂故云六經也北懷單于廣德也漢書曰莽重賂匈奴使上書慕從聖制以諱囉太后若復五爵度三壤晉灼漢書注曰若須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地四等臣請受爵者爵五等地四等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經井田漢書曰莽令天下公田口井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爲井免人役漢書曰莽令吏名天下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之方甫刑漢書曰莽分移律令儀法尚書序曰穆王作呂刑孔安國曰後爲甫刑匡馬法馬法司馬穰苴之法也謂成出革車一乘教戎備也穰苴已見左太沖詠史詩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爾雅曰懿爍美也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搢紳已見封禪書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瞽誦詩士傳言諫過也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陸振鷺鴻鸞喻賢也毛詩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易曰鴻漸于陸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韞韣已見上文櫝與韣古字通音讀郁郁乎煥哉論語曰郁郁乎文哉又曰煥乎其有文章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言有聖德信能允塞鬼神之望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姦宄寇賊罔不振威尚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漢書曰子惟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

麟別本作燐

術即述也

又觀宋為鄭沖勸晉王牋注引面作首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面亦作首

二篇三據注當作舊二二字句末一篇下段云言當二典爲此一篇因而成三也作舊三則不可通

臭即嗅也

其後將祚厥祀於是封姚恂爲初睦侯奉黃帝後嬀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麟麟光明也麟與麟古字同用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言風化所被近者遐深遠者稍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厲揭已見上文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言法術前典而巡四民至於四嶽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於代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增封泰山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漢書音義項岱曰梁甫者泰山下小山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言莽既受命故嶽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求祭也堂堂盛也晏子春秋景公曰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延頸舉踵矣論語秦王受命讖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何休公羊傳注惡猶於何也音烏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言宜命賢智作帝典一篇足舊二典而成三典也謂堯典舜典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巍巍高大也已見上文尚書曰栗栗危懼臭馨香含甘實言明德比於馨香什實故臭而含之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純作滈

齊序 別本

此文諷漢以制作也

○篇中純未言及封禪而文心云體因紀禪治評于蔡伯喈也

下贊語中言所下贊語之中也

由今觀之賈生之言乃至平允漢言一秦耳

具對素聞知狀者具以平昔聞知其非之狀對也

天子雖言隱切在遷于武而不在子長豈得具平

報任安書請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是作史在前被刑在後

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善曰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熹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凝熹與古熙字通荷天衢提地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效之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典引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亦云注典引

班孟堅 注 蔡邕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善曰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侍中七略曰尚書郎中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平之中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易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孝經曰揚名於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

此並不悟長卿之意可知封禪為文辭之首

文心引靡作麗麗即靡耳今人云精緻不典謂不主經義亡實謂背不足以當

愚戇頓首乃𥢶悝恐頓首之叱也

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効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亾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易曰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烟烟熅熅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和同沈而濁者為地浮而清者為天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地體沈而氣昇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錯則衆類同矣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肇命民主五德初起民主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以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

善本曰繹當作繹之事也說是

龍翼指伏羲伏羲以龍紀官

水則復始也同于草昧易曰天造草昧玄混之中混猶溷濁踰繩越契寂寥而亾詔者系不得而綴也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寞亾聲莫能以相告故易系不得綴連也綴知銳切厥有氏號所依爲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農黃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闔繹紹天地開道人事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𡕕乎其書猶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善曰翼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德冠帝位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夫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爲之正四臣已備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爲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爲劉氏以是明之漢爲堯後善曰尚書曰熙帝之載元首股肱已見上文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値亢龍之災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亾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懸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善曰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尚書曰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左氏傳曰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亾也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善曰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

度宗用今文尚書顧命
高光即位皆當遜讓
此種句法不可爲式然自子雲來
矣敦謂大擠牧誓並有戎勗
之文戎勗皆勉也
曹子建王仲宣誄注引大漢作大漢
誥誓不及五帝比漢於堯故曰誥
誓不及

辰

靜恬淡玄聖素王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玄丘制命帝卯行也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相助也始受命爲祖繼中爲宗皆不
毀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顯助祖宗揚明其廸詰之德備哉燦爛眞神明之式也雖皐夔衡旦密勿之
輔比茲褊矣茲孔子也善曰謂皐陶后夔阿衡周旦也密勿已見傅季友求贈劉前軍表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
域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善曰易曰見龍在田或躍于淵拊翼而未舉則
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尚不蒞其誅言二祖卽位胡亥王莽皆先已
誅天之所爲先除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立子胡亥爲太子襲位爲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二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黃四年十月漢兵從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
第等恐見虜掠私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
位度宗度居也宗尊也言二王旣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諸侯正位居尊也善曰易曰君子正位凝命有于德不台淵穆
之讓淵穆深美之辭也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爲嗣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矢陳也敦勉也毛詩曰矢于牧
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師衆陳兵誓誓勸勉秉旄奮麾之容撝與麾音義同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善曰
尚書曰誕膺天命又曰允恭克讓蓄炎上之烈精謂大漢之德也蓄聚也善曰尚書曰火曰炎上蘊孔佐之弘陳云爾
善曰孔佐卽孔子也能表相祖宗故曰佐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本事曰誥戎事曰誓鋪

敦實也言文予而實則不予也後漢書華作偉誼亦同

觀三代洪纖之度。洪大也纖細也其賾可探也。善曰探賾見文賦竝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匱竝受夏殷侯甸之服勤勞治人或爲方伯或爲統牧也論語曰雖覆一簣桓子新論曰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紀年曰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爲殷牧師也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韋豕韋顧已姓之國皆夏諸侯黎崇殷諸侯也四國爲不敬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戡黎善曰乘因也言因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亳。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於鎬亳也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解嘲曰四分五割竝爲戰國毛詩曰考卜惟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王歸自夏至于亳孔安國傳曰湯遷於亳遂自北面虎蟜其師。革滅天邑。天邑天子邑也善曰北面臣位也虎蟜如虎如蟜也史記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離音義訓竝與蟜字同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武周樂也漢殷樂也論語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舜神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左氏傳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恥於征伐也豈不然乎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周頌曰於穆清廟商頌曰猗歟那歟孔子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善曰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於上帝以配祖考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對荅也善曰毛詩曰對越在天鄭玄曰越於也舄奕乎千載。舄奕光曜流行貌豈不。

此擬子雲而過之矣

王仲寶褚淵碑文注引亨作享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亦作享

匿即慝也後漢書作慝回作迴是也

與弘為韻厥道當下屬注並不誤

克自神明哉。善曰言三代以臣伐君尚能作樂配天豈不能自神明其道哉周易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善曰言三代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變言無殊功也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言測度漢本至唐乃任舜育禹化契成稷皆為之父母樅範也甄陶已見上文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善曰徧也襲因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二祖重光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善曰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緝熙已見上文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八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鬼區絕遠之區也善曰尚書曰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鬼區即鬼方也毛詩曰覃及鬼方毛萇傳曰鬼方遠方也匿亾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善曰頤養也何細而不養言皆養也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天之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體德在下之訓匪漢不能弘道毛詩曰明明在下毛萇詩傳曰文王之德明明在天下謂天之下也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亾朒朓側匿盈縮之異也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覆天載地紘宇宙而章三光也外運渾元。內浹豪芒。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內則浹潤于毫芒言巨細咸被也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易曰品物咸亨盛哉皇家帝

鞏猶固也

今字是今從漢書作今 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特借以 自謂宜改作者耳 揚越敢也 與禮樂志同耳意旨此不敢 言也其甚也

也聚也 用字是今從漢書作朋

來儀羽族謂角毛宗皆例用以敘 文不可為式然亦自封禪圖騶 虞數句化出也

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其功又為百王之君也）榮鏡宇宙（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尊亾與亢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寓內（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二月為年首而秦以十月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為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由乃黜黃而尚赤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猶未備也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改正朔易服色）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葸歟（慎而無禮則葸優謂優游也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三事嶽牧已見上）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尚書曰惇敘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懷安也保養也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詩曰日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illegible]龍仁[illegible]皇來尚書曰鳳皇來儀家語子夏曰商聞[illegible]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肉角馴毛宗於外囿（視明禮脩則麒麟[illegible]來應廣雅曰麒麟振[illegible]囿家語子夏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擾緇文皓質於郊（思睿信立則白虎擾善曰騶虞也）升黃輝采鱗於沼（聽德知正

則黃龍見禮記曰飛龍在宮沼甘露宵零於豐草［德至天則甘露降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烏足甫之］

［烏至孝之應也楚辭曰鸞鳥軒翥而翔飛］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

夕坰牧［大分千畝內也］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

烏玄秬黃麰之事耳［素雉白雉也已見東都主人朱烏火流爲烏其色赤毛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秠爾雅曰秬黑黍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麰薛君曰］

［麰大麥也音莫侯切］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濟濟翼翼已見上毛詩曰奉璋峨峨］蓋

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尚書曰嚴恭寅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

昆覆以懿鑠［左氏傳蘧啟彊曰辱見寡君寵靈楚國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尚書曰垂裕後昆］豈其爲身而有顓辭

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恁思也旅陳也恁如深切］以充厥道啟恭館之金縢［恭館］

［宗廟金縢之所在］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東序牆也尚書曰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雒書皆存亾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亮信也章明也言河圖洛書至信至明而出天賜之使視而行之］孔繇先命聖孚也［繇道也言］

［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體行正性習堯所順今天子復躬之］逢吉丁辰景命也［言逢此吉當此時者皇天］

［之大命也］順命以創制［尚書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因定以和神［治定作樂以和人神］答三靈之蕃祉展

允信寔行之也与文為韻 李周翰……
寤寐次于心謂思封作於前顧後……
謂伸觀前朝……
下非

豈蔑清廟……祖宗言所以欲制作者豈敢輕祖而以敕正天命為難哉……文無封禪……注……
武言敕天命承上瞻前……也……

光度即光宅也書序曰光宅天下
不俾則不弁也書曰惟天不畀
光罔罔亂
如台奈何也注非
以上三事吾牧之辭

繇道也五道謂五經之道也注亦非

丕天之大律出今文泰誓鄭注云丕大也律大也……丕光大之也……
……此……唐可以比……

放唐之明文。善曰三靈天地人也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尚書璇璣鈐曰述堯治世放唐之文 兹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瞻前顧後。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體大式引人信能寤寐常止於聖心不可怠也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尚書 豈蔑清廟憚敕天命也。蔑輕也憚難也敕止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善曰毛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敕天之命 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伊維也遂古遠古也戾止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 作者七十有四人。善曰古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又加之二漢 有不俾而假素罔不光度而遺章。善曰言前封禪之君有天下使之而尚假竹素來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 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尚書曰夏罪其如台 孔安國傳曰台我也 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水深曰淵水本曰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義之叢藪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肴覈而行以天應之至也詩云泂酌彼行潦又曰肴覈維旅 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讜直言也經常也繇古也王者巡狩須上五年歲習其辭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下已變五十之占而習吉也 將絣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揚奮皆振布之意也絣使也絣與拼古字通也 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

唐哉。言誰能育此道惟唐堯與漢莫與唐堯而已

文選卷四十

文選卷四十九

史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班孟堅述成紀贊一首

班孟堅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漢書注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遠迹羊豕之閒。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

枚生見主父而歎息漢書曰武帝爲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晩也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古豎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也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姊入宮幸上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好上拜爲馬監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閒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漢書曰兒寬治尚書爲侍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篤行則石建石慶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質直則汲黯卜式汲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卜式言郡國不便鹽鐵船有算可罷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鄭當時已見西征賦定令則趙禹張湯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斄人至中大夫斄音邰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皐字少孺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以故得媟黷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漢書曰嚴助爲中大夫與朱買臣並在左右曆數則唐都洛下閎漢書曰造漢太初曆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曆拜侍中辭不受風俗通曰姓

有落下漢有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歌新聲爲協律都尉運籌則桑弘羊漢書曰桑弘羊以心
計爲侍中奉使則張騫蘇武張騫蘇武已見西征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衛青霍去病已見長楊賦受遺
則霍光金日磾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曰日磾日磾亦曰臣不如光並受遺詔輔少主其餘不
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
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而蕭望之梁
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又曰梁丘賀字
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又曰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公羊春秋有顏嚴
之學爲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有尹更始爲諫議大夫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
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宣帝即位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爲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郎奉駕入給事
中趙充國于定國已見西征賦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
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爲揚州刺史宣帝以爲潁川太守又曰王成爲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又曰龔遂字少卿宣帝
以爲渤海太守入皆富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穉卿爲淮陽相以高第入爲右扶風又曰召信臣字翁卿爲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爲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鄉

蒼蒯何以竟以斯文入選豈是非之公未可泯乎

之斷獄人減為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張已見西征賦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干令升 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之善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尚書曰俟天休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柏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人參成而兆有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鴻黃世及以一民也文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以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高光爭伐定功業也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各因其運而

卽晉祚安得久長之意

〇過秦一篇擘孔無數此其一也

摹擬過雜過多未能鎔鍊是此文之病特大體駿健耳

隙 晉書作瑣

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論

干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儁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値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干寶晉紀曰魏武帝爲丞相命高祖爲文學掾每與籌策書多義遂服輿軫驅馳三世。干寶晉紀曰魏文帝卽王位爲丞相長史明帝卽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爲掾遷尚書郎郭頒世語曰初荆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爲從事司馬宣王鎭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爲宣王所知歷兗豫州刺史故能西

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干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爲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爲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王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神略獨斷。征伐四克。揚雄連珠曰兼聽獨斷惟王之法也法言曰彭武桓桓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干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前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軍旅屢動。邊鄙無虞。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大象已見上文玄豐亂內。欽誕寇外。干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肆惡言勇士築殺之玄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也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倚書王曰公劉克篤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干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

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蜀人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北爲三關干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壘門范曄後漢書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閒神兵電掃天符人事於是信矣東觀漢記耿純說上曰天時人事已可知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干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爲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爲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君至於世祖遂亨皇極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正位居體重言慎法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行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韋昭國語注曰弛廢也尚書曰寬而栗斷猶決也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毛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爲衆干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運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尅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左氏傳欒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毗諫以爲不可張華固勸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而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左氏傳晉饑秦輸之

衆命之曰汎舟之役瀾林蜀都賦注曰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役不二

時江湘來同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城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

毛詩曰淮夷來同也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

八荒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讖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太康之中天下書同

文車同軌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東觀

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畝毛詩曰召伯所茇毛萇曰茇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

大同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

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雖太平未洽

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援神契曰天下

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也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墓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

黜干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永寧廢爲庶人居於金墉城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

公楚王之變干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

者李雲官詔免璋付廷尉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左
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閼伯實沈則參商也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
辱之禍日有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
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衛守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奏星變當有免官天子民不見德唯亂
是聞左氏傳卜偃曰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莊子曰施不及三王天下大駭天下有盜跖上有曾史善惡陷
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
蟲之赴火范曄後漢書曰李齊謝劉嘉曰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
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蟬之赴明火也內外混淆庶官失才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名實
反錯天綱解紐尸子曰循名而責實案實而定名名實相為情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
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漢書曰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輔氏之役魏顆見老
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仆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干寶晉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
都民丘沈為主石冰應之石冰略揚州揚州刺史陳徽敗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干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冀州在內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

王又曰王彌攻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干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矣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弟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干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以劉淵領北部都尉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管子曰烏合之眾初雖相歡後必相咋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秉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頸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干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僑戶塗地百不遺一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

郎道衰亂始有感乎斯言

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爲妻

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

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利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

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瀦畜流水之陂尚書曰若火之燎於原

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

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

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

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詒子產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

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朱儁言國威靈審示禍福

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

邪僻銷於胸懷當由家氣不寬於孔子之言以無易也

故擬子段而引詩太多殊累氣而不健意在以周及稷晉耳

人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鶡冠子所謂人皆惡死樂生悅其教而安其俗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胷懷旅師已見上注禮記曰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論語子張曰士見危授命又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主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

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又曰：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栗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改封於邰就其家室無變更也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橐託于囊。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曰橐大曰囊鄭玄曰爲狄人所追逐不忍鬭其民裹糧食囊之中棄其餘而去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巘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也以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莊子曰大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側也謂亶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毛萇詩傳曰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新序曰大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曰宣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

文外之意隱約可貼

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毛詩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太王國於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毛詩行葦序文而其妃后躬行四教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也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為正治於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鄭玄曰亦言賢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

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眾曹操曰崇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毛詩七月序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鬬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俞公非高圉亞圉公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十五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文質已見上文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安民已見上文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

諄 音享

叫子文努為大蓋其論無疵

恥尚失所者所恥非恥然所尚非尚然

撿 音書

百王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禮記孔子曰昔者言公尚有爲爲之宣景遭多難之
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以多難以固其國子曰使事有功也不及脩公劉大
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魏志曰齊王芳
字蘭卿明帝崩卽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以太后令迎立高貴鄉公遷芳歸藩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高貴沖人不得復
子明辟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卽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潰倅弟濟以刃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予沖人弗
及知文武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二祖景文是其創
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景福殿賦曰武創元基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
二之老尚書曰若有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
六經干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爲貴談莊老少有說事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儉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
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劉謙晉紀應詹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爲鄙俗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劉謙晉紀應詹表曰
以容放爲夷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爲通又傳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
居正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劉謙晉紀應詹表曰

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目尋文譯案目以蘭薰之器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干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虛談也蕭杌未詳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干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尙書郭啟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傅咸糾之尙書弗過王隱晉書傅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法理者名爲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尙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蓋共嗤點以爲灰塵。而相詬火候病矣。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恥也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爲官擇人反爲人擇官也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桓寬鹽鐵論曰車丞相當軸處中居喪不言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恆八九。[illegible]晉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出廣曰機密之事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汙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競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季主曰世皆不讓賢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干寶晉紀曰[illegible]禮讓未興賢者

休其蠶織市也婆娑今古同然乎斯可畏矣

契即楔也

況分又當別論

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成盛晉陽秋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爲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駁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勁直正厲果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其婦女莊櫛織紝女金皆取成於婢僕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織紝見下句未嘗知女工絲枲背里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議先時而昏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泆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四教已見上文列女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壍隄矣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干寶晉紀

爭 晉書及別本

而 晉書及別本

曰阮籍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干寶晉紀曰賈充會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

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爲伍伯又曰充之先爲市魁故以戲荅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

干寶晉紀曰王渾恥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己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

之有釁干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

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干寶晉紀傅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

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觀詔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尅己爲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

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干寶晉紀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

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郜大鼎于宋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

主治之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

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

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

必爲之痛哭左氏傳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爲痛哭者

晉書別本無

徒知狡之疑也當刪

也。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干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遂而甚妒忌，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墮。又曰：韓壽妻賈午，寔始助亂。）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彊臣（干寶晉懷紀曰：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干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遷許潁，豫州刺史閻鼎以天下無主，自輔立之，託。）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載，猶生也。）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干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毛詩曰：惟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妒害滋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慮害太子。趙王倫酖殺賈后，帝詔諡適為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虔為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覃，立穎為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藩，遣田徽殺之於鄴。又曰：乂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相攻，冏敗，縛至上前，乂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顒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乂，乂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而

歸於淯耀之烈未渝文止於此餘音冷冷然

此論在紀前下宜者進民傳論宋書恩倖傳論並同或謂當作序不泥

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干寶晉惠紀曰：詔豫章王熾爲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卽位。崩，謚曰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劉向之識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于長安，長安固秦地也。干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爲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爲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卽位于長安，崩，謚曰愍皇帝。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干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睿曰：今以王爲侍中、左丞相，督陜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陜右諸軍事。臧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爲秦王，非也。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皇極已見上文。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淯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干寶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爲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卽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淯耀敦大，光照四方，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淯，大也。耀，明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爲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禮之事女御書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毛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從車奔姬隕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今立車無軿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珮玉有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魏文帝典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宣陰教聿修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

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史記曰平王東徙雒邑周室微諸侯以强幷弱

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晉獻升戎女爲元妃，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

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五子齊武孟等冢嗣晉太子也

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諭亂嫡妾之禮也

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幷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幷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

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力之切

高祖帷薄不脩

後漢書文列本

貴人 後漢書

孝文衽席無辨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常從宮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汚穢淫亂男女亾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脩漢書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桓子新論曰文帝頃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然而選納尚簡飾玩華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斵雕爲朴漢書班固曰漢興破觚爲圜斵雕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愼聘納詳求淑哲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按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閻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絜有法相者載入後宮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

濇卽菑之隸變也
後漢書作淄

帝第一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毛詩曰貽厥孫謀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炟丁達切恩隆好合遂忿濇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重器神器也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祜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隲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萇解瀆亭侯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比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圄犴岸之下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宜犴宜獄湮滅

親屬別事謂同居正號者之
親屬也下無所見者同

連運傾軔纖路（運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繼軌 王隱晉書曰劉府商貨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稽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燋爛也）終於陵夷大運淪亾神寶（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作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曰威滅也尚書曰古人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故考列行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云爾（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四十九 終

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刊

以題昭明所代爲製也今在馬武傳後

文選卷五十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爲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 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 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也 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謝承後漢書序曰中居蟠英姿磊落潘岳楊肇誄曰茂績惟嘉 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爲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爲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 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爲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潁陰二千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高祖爲沛公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 或崇以

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李陵書曰昔蕭樊囚執韓彭葅醢）自茲以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色紳大帶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者衆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彊秦之敗大啟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爲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爲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畤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東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

（私以親則違憲）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竝列則其弊未遠。（言選德棄功參差雜川則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論功棄德竝列於朝則萌蘖相仍故云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幣權輕重於是有毋權子而行韋昭曰重爲毋輕爲子衡平也）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漢書曰翟方進爲相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建武之世，（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竝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范曄後漢書鄧禹上疏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漢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爲幷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又曰鄭興字少贛河南人徵爲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顯宗明帝）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

王常字顏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爲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爲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爲太傅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次云爾

宦者傳論

宦者養也養閹人使其看宮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爲傳論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周禮曰閽人掌守王宮中之門禁鄭玄曰中門於外內爲中寺人掌女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玄曰正內路寢也月令仲冬閽尹審門閭謹房室禮記文也鄭玄曰閽尹主領閽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也重閉外內門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

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左氏傳曰呂郤畏偪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文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鞮披也史記以勃提爲履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閹官豎刁也史記曰豎貂爲豎刁並音凋左氏傳曰楚子各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爲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烹伊戾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一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爲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宦豎傅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漢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曰孝武時宦者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

拔萃書及別本無

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孝於武皇游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尊事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爲宜罷中尚書宦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凡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徒對反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爲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范曄後漢書曰鄭衆字季產南陽人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鄛鄉侯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范曄後漢書曰安帝年號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熹鄧后已見皇后紀論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

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閒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

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今權官頃擅朝室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業守和平之隆祚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漢書曰掖庭八

丞又曰永巷官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范曄

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爲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下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

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爲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

侯大長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桓帝呼超悺入室謂曰

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悺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

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

者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旣誅王甫權門閭之莫不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

興於當今伊尹霍光張良陳平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

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

案後漢書及別本

此種長句宜有皆襲過秦
宜有以變

古今邪黨之所以成黨無非同
惡相濟耳

亂矣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枚乘兔園賦曰高冠扁焉長劍閒焉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苴子余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牣刃珍藏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瓚曰紈之細密如堅冰也子虛賦雜纖羅垂霧縠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次有妃嬙嬪御焉杜預曰妃嬙貴者也嬙音牆漢書曰初爰盎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佞倖傳曰董賢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綈錦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胥以行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薰合之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韋昭國語注曰山居曰棲寇劇緣閒搖亂區夏劉騊駼與李子賢書曰下再負乘寇賊未擒韓詩曰讒言緣閒而起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

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尚書曰予則孥戮汝。）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太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爲鉤黨。漢書曰下水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鉤黨諸常侍對曰鉤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謙遜謂之善士。）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周書曰乃併九國之服謝不後漢書曰黃向劉策以爲羣英之表。）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爲皇后武爲大將軍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爲皇后爲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合誅中官謀泄張讓趙忠等因進入省共殺進應劭風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讓投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求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曹騰梁冀已見上文昏弱謂桓帝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也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尚書曰甯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傳論

（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者節行超逸。）

范蔚宗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易曰艮下乾上遯彖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遯逃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蠱卦上九爻辭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論語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呂氏春秋曰昔堯聘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逃之潁水之陽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自茲以降風流彌繁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己之安全也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言或垢辱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黜萬物以發其清潔猶操也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閒暇者之所好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而已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蹈海之節千乘莫

移其情史記曰魯仲連謂辛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有蹈東海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然而蟬蛻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頴曰謂寬博有餘也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為纂誤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章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彼義

凡逸民獨行所以分二傳也

相望於巖中矣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若薛方逢步江萌聘
而不肯至漢書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也
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人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
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
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政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相迫
乎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澠池後復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市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
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羣方咸遂志士懷仁郭象莊子
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
乎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
第五子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
釣終於家自後帝德稍衰邪孼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束廣微補亾詩曰堂堂處
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錄其

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瞠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

沈休文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應劭曰行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況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詩題曰鹿鳴之什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五子之歌已前不見歌文稟氣懷靈。理無或異。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長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暮賦曰播芳塵之馥馥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又曰：蔡邕少博學，好辭章。揚，揚子雲。班，班孟堅。異軌同奔，遞相師祖。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平子，張衡字也。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烈祖也。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二班謂叔皮、孟堅也。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摽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總百家之言。飆流即飆流，已見上文。廣雅曰：禮，法也。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說文曰：詭，違也。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元康，晉惠帝年號也。

○以學博二字標潘陸之文信得之矣

平臺指相如南皮指曹王雖異之而不謬亦有所取只在變通而已矣

玄字極是言潘陸之風止于西晉故下云東晉無聞遒麗辭或作玄非也

遒則意健麗則文密文辭至此乃無遒麗矣

興會標舉謂運之屬也體裁明密謂延之屬也然顏終遜于謝以未逮之目

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 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 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高章奏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 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 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逸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 遺風餘烈事極江右 史記曰宣王法文武遺風春秋元命包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江右西晉也 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 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老子為柱下史莊子內篇其數有七 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 建武晉惠帝年號義熙晉安帝年號 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 魚豢魏略曰驅辨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如何雲布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 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 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老子道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 遒麗之辭無聞焉爾 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遒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 仲文殷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混字也太元晉武帝年號 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 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禮記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 並方軌前秀

文選卷五十

此明用文賦中語而云此秘未睹亦其誣乎

聲律論作文變無窮其所擢拔揚沈不可勝數也而此數言實已總切于綱維嘗謂文士有二偉人一則隱侯一唯蘇綽騈文律詩小詞曲子皆自聲律論出者也陳張李杜之詩韓柳李孫之文皆自復古論出者以工拙之數不繫於此紛紛爭訟只在形貌聲耳

此說未盡亦須有意了宜云美辭而不獨音律則辭美而亦章不然但調音律而意辭俱惡寧足以取高前式哉

亦須高妙而後貴音韻天成耳

暗與理合何也音韻仍自然之物不待教而解謂也

宋書作知此言之非謬

垂範後昆【尚書曰垂裕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權前藻，【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 陸機樂府篇曰商權為此歌】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文賦曰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周易曰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 歷載辭人所共傳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 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孫子荊陟陽侯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 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靈均屈原字也 尚書周公曰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作文意恩倖之弊由當時階
級之制成之也題下注未諦
且不類崇賢之辭
此与彈奏王源議論不合
假使胡廣黃憲可与王源
為婚媾不耶

胡廣黃憲叢翠名字不嵌二
句中雖有所本不可為式

任彥昇

恩倖傳論 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閒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明敭幽仄唯才是與尚書曰明明敭仄陋進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因命交亂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震乎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左太沖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后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

殿上謂兒爲庶人復爲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
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郎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
沈以爲同悞也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 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爲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衞十有餘年 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 二塗謂士庶也言仕
子不居賤職庶族不趾清階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 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 軍中倉卒權立九
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列子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 因此相沿遂爲成
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 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 州都郡正以才品人 傅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
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爲題目州置州都而總其義 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
陵駕 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 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 言法壞之漸也
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核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 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 臧榮緒晉書曰
劉毅爲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 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
衣冠莫非二品 言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 自此以還遂成卑庶 衣冠以外皆同下科 周漢之道
以智役愚臺隸 [illegible] 參差用成等級 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魏晉以來以貴

以封決選窮九州旦爲古而無術以變者也自餘隋後可不合道直突亂弘多之事不以此攷

役賤士庶之科，較古然有辨。入乡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

夫人君南面，九重奧鳥到絕，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

隋泰創乡義，隋聯十階，闕之任宜有司存。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爾雅曰狎習也

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

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

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illegible]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揖曰如輻之集于轂

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憚。換朋樹黨，政以賄成。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鈇鉞瘡痏，搆於牀第側里之曲。西京賦曰所惡成創

四言頌贊斷宜以班氏為宗士衡彥伯皆于是出
五字依別本移在後下二首同
文心云遷史固書託讚褒貶文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為述失之遠矣然則昭明承仲治之誤者也

宥左氏傳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杜預曰笫簀也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左氏傳魏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南金北毳，來悉方艚。征素練纁丹魄，至皆兼兩。尚兗北毳獮貂之屬艚船也丹魄虎魄也色赤故曰丹孔安國尚書傳曰車稱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王隱晉書曰王愷字君夫世祖舅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險又曰石崇貪而好利富擬王者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沈約宋書曰明帝廟號太宗法言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於盛衰權倖之徒，慴憚達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搆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謂滅之也民忿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寶祚猶寶命也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述高紀第一

皇哉。漢祖纂堯之緒。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爾雅曰纂繼也寔天生德聰明神武。賈逵曰聽於無聞曰聰照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克定禍亂闢土斥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秦人不綱。網漏于楚。項岱曰秦重斂役人天下叛之故畏言人共綱以喻綱網無綱無所成故漏逸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令綱目漏也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祖因而起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爲兩後人來至蛇所有一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爲沛公旗幟皆赤粵于厥蹈秦郊。嬰來稽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降于軹道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漢書曰高祖謂秦父老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應天順民。五星同晷。晷景也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之象也、項氏畔換。黜我巴漢。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猶跋扈也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尚書曰逖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克厥宅心郭璞三蒼解詁曰西土謂長安也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釁而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衆叛席卷各爭恣志漢書曰韓信陳三秦易幷之計應劭曰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乂之漢書曰田肯賀上曰秦帶河阻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股肱蕭曹。社稷是經。蕭何曹參也禮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予王之爪牙又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龔行天罰

赫赫明明（[illegible]行已見上文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illegible]盛也）威儀之盛如珪如璋（[illegible]曰珪璋玉之妙好彫鏤者毛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閫閾恣趙朝政在王（閫閾門之內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領尚書也）炎炎燎火亦允不陽（晉灼曰允信也內損於飛燕外見奪於王鳳等信不得陽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往不爲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越亦狗盜芮尹江湖（漢書曰彭越嘗漁鉅野澤中爲盜沛公攻昌邑越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號曰鄱君音義曰尹正也）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韓信初爲齊王後楚王黥布爲淮南王彭越爲梁王）綰自同閈（[illegible]）鎮我北疆（應劭曰閈音扞南楚汝沛名里門曰閈綰爲燕王故曰北疆）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用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吳克忠信胤嗣乃長（漢書曰芮爲長沙王[illegible]忠[illegible]內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中微謂平世衰也魯靈光殿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九縣飆迴

三精霧塞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河圖曰佐德布精上為眾星民厭淫詐神思反

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又曰[illegible]司瑞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沈機先物

深略緯文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

彗蔽没雲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

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墨子曰紂虎旅百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

也東都賦曰戈鋋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作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

火輒隨之虔劉庸代紛紜梁趙范曄後漢書曰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又曰公孫述稱王王巴蜀又曰卜者王郎為天子都邯鄲又曰彭寵自立為燕王代

郎燕也三河未澄四關重擾三河洛陽也四關長安也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

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神旅乃顧遞行天誅金湯失險車書共鹽鐵論文曰秦金

城千里氾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靈慶既啟。人謀咸贊。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西都賦曰天啟之心人惎之謀

明明廟謨。赳赳雄斷。廟謨廟算也楊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主之法也

於烏赫有命。系我皇漢。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祚

文選卷五十終

文選卷五十一

論上

論

過秦論

賈誼 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illegible]

賈復壽無窮 論字後人所題 吳志闞澤傳 澤稱此篇為過秦論 則秦論舊矣 文心諸子篇有賈誼新書 而論說篇但云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 蓋無專論過秦之詞 則彥和亦不題之為論也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韋昭曰崤謂二殽函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姿 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包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衡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曰昭襄王也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從徂帝切 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言諸侯結納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

臣謹案俗所見作逡遁然宣
淮南用過秦已作遁逃不可
輕改

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得尸三萬以爲二京甯越謂孔青曰苦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甯越趙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亭的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高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句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召音徵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欲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爲謝遂委質爲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爲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也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爲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兮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爲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注引櫓作樐

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策作筴

山也史記作逡巡遁逃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爲箭鏑也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韋昭曰大楯曰櫓左氏傳曰狄虒彌建大車之輪以爲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浦木以鞭笞天下臣瓚以爲短曰敲長曰朴說文曰敲擊也苦交切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　百越之君俛首係計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應劭曰隳壞城恐復阻以爲己害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

此中有漢高在所以漢明以史公取以入史為微文刺譏也

鋒鍉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如淳曰鍉箭足也鄧展曰鍉是矛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鍉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鍉音的鍉或為提鐻音巨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言也廣雅曰何問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史記秦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扃戶為樞也甿隸之人，如淳曰甿古氓字氓人也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閒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故曰猗頓也躡足行伍之閒，俛起阡陌之中，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皆卑屈在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埤蒼曰揭立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

劉越石勸進表注引非作不

此文諷漢而説言過秦耳

此文進武帝者也

從。（尸子曰今使民曰其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方言曰贏擔也音盈）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亾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櫌棘矜（巨巾）不銛（息鹽）於鉤戟長鎩（所介）也。（孟康曰櫌鉏柄也張晏曰矜音權爾雅曰棘戟也言鉏柄及戟槿也櫌音憂 權巨巾切如淳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横上鉤曲也說文曰鎩鈹有鐔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通俗文曰罰罪曰謫文厄切）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匝也下結切）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而天下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王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舉之貌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鍾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一作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竦悚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有悖蒲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

遂及句屬下讀

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方未)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湻曰漢書注曰誹非上所行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鄭玄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三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逝)呴呴(沉于)終無益於主上之治

此所以諷諫也

卽志士仁人不忍爲也（愉愉呴呴和悅之貌也孝經鉤命決曰驩忻慎懼嘔嘔喩喩 喩呴與嘔同音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拂與弼同）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尙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懼敬貌也居具切）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去几自貶損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怍）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尸子曰箕子胥餘漆體而爲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淸讌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

別本校語刪

於渭之陽以見文王（晉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編爲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誼（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褎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士被者涕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論語顏回問爲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

以下對武帝言

据此是此文乃自作詩傳題曰論耳

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孫卿子曰萬物得宜時變得應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文王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禮記曰鳳凰麒麟皆在郊藪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禮記曰天降膏露鄭之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 并序

王子淵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

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廣雅曰遁避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說文曰蚊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蚊蝱噆膚蚊亾云切蝱莫衡切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文子曰蝱與驥致千里而不飛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禮記曰介紹而傳命文學曰何爲其然也甯戚商歌以干齊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甯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皮裘負芻息於塗側者晏子曰子何爲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爲此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爲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爲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

已上手潤自改其意

絕晏子使人應之曰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吾三年爲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也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愼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嫫蒙姆母傒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孫卿子曰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傒傀醜女不詳所見傒於爲切傀古回切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吾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鶬於青雲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說文曰撆擊也撆與撇同也疋設切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不藏於無人行褒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處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王雜而聽之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爲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也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闡緩舒繹曲

折不失節。禮記曰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
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禮文既集。韓子曰禮有文
禮者義之文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力紀人不識寡見尠聞。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曩從
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
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
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如淳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德澤洪茂。黎庶
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之也。文學曰君子
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愼戒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
妻之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倉
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雁齎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
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雁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
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
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令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

字識亦引乃今文尚書之注不當
引孔安國說文古檔凡亦有注
豈孔安國別有今文尚書注乎
此類不可解也

武夫注

深而風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文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
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
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趣。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好惡不形則是
非不分節趣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砆武夫凡人視之怢
焉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玉者廣蒼曰怢怒也怢他沒切良工砥之然後知其
和寶也。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精鍊金也金百鍊不耗故曰精鍊也說文曰鑛銅鐵樸也礦與鑛同爪董切
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
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廣雅曰命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
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言所覆者廣也紛紜眾多之貌也寂寥曠遠之貌也明君之懿
顯忠臣之節究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
知老之將至也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
卜筮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

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尙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眥溢曰是何言與論語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孝經子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淸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淸風列于大雅毛詩周頌曰淸廟祀文王也周公旣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淸風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尨邈江眉耇耇之老尨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爲詩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動聲儀文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又曰則識無緣而妄億度也馬融論語

巨大也

注曰罔誣也處把握而御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陳上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戰國策曰荊軻見太子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爲多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鰌鱓並逃九罭域不以爲虛爾雅曰鰼鰌郭璞曰今泥鰌也鰼似立切鰌且由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鱓魚似蛇時闌切毛詩曰九罭之魚鱒魴爾雅曰九罭魚網也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夷齊已見上文夫青蠅不能穢垂棘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爾雅曰董正也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音弗鄭玄曰言出彌大也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二客雖窒計沮蓺與議何傷言二客雖於計窒塞於議沮敗何傷於理乎言未傷也爾雅曰窒塞也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

子淵自用其語入聖主得賢臣頌可知其為悖謬誣謷之作

否夫雷霆必發而潜底震動（呂氏春秋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枹（孚）鼓鏗（苦耕）鏘（七羊）而介士奮竦（左氏傳曰郤克援枹而鼓　鄭玄周禮注曰介被甲也）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馬融論語注曰繹尋繹也）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耶君之力耶與音余）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烏）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唳龍起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蟋蟀俟秋吟蜉（孚）蝣（由）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也謂之蜻蛚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眾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夏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愼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蓋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

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

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

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傳曰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叔牙隰朋以爲輔佐說苑鄒子曰甯戚叩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政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

晉文公有咎犯趙衰楚危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之得失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遺之女樂以婬其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亾秦走宛秦繆公聞百里奚賢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緒業也

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左氏傳曰楚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必切

句踐有種蠡渫庸勉滅彊吳雪會稽之恥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渫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句踐自會稽歸撫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

魏文有段干

能与域為韻

南国二字別本無当刪

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政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軾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止）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破燕燕昭王怨齊以是詘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爲魏使於燕燕昭王以爲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於臨菑齊湣王走保於莒湣與閔同）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塡庭溢闕、含淸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偃息俯仰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

此下亦諷諫也

此下並諷在官

多士文王所以寧也。（濟濟多士　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祿薄其益吏奉什五也）減膳食卑宮觀（宣紀曰令太官損膳省宰又曰部國宮觀勿復修理）省宮田損諸苑（宣紀曰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人）疏繇役振之困（宣紀曰流人還歸勿算繇事又曰遣使者振貸之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宣紀曰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縗絰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　莊子曰至德之世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毛詩大雅文）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峻法（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峭同）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狠摯虎攫懷殘秉賊（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其所

周公受秬鬯見洛誥

臨莅莫不肌慄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伀無所措其手足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伀惶遽也論語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伀章容切嗷嗷愁怨遂亾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文子曰乳犬噬虎伏雞搏貍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況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事因自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孝經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神光耀暉洪洞朗天宣紀曰鸞鳳之夕神光交錯或降於天或登於地鳳凰來儀翼翼邕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宣紀曰鳳皇集魯群鳥從之尚書曰鳳皇來儀爾雅曰翼翼恭也邕邕和也又曰邕邕者聲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曰德神雀仍集麒麟自至宣紀神雀儀集九真獻奇獸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宣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曰嘉穀玄稷降於郡國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尚書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尚書琁璣鈐曰武王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覩用無足翼從徵紂兼魚乃誅周公受秬鬯而

抗能改齊漫餘引作抗恐作
抗未必非

鬼方臣（周公受[illegible]未詳鄭玄詩箋曰鬼方遠國名）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毛詩曰用時百蠻）天性驕蹇習俗桀暴（左氏傳曰彼曾偃蹇杜預曰偃蹇驕傲也）賤老貴壯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貴壯健賤老弱也）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爲生業習戰攻以侵伐）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史記曰匈奴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也）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鞌馬播種則扞絃掌拊（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弦也何旦切鄭玄禮記注曰拊弓把也音夫）收秋則奔狐馳兔穫（胡郭）刈則顛倒殪（伊計）仆（史記曰匈奴射狐兔用爲食）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杌士屢犯獮獫詩人所歌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今聖德隆盛威

梟鳥瞷言其目似梟今歐羅巴人碧睛皆如此

克 別本

讙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貢史記曰日逐王先賢撣將人衆來降鄭氏曰撣音纏束之纏又曰單于稱臣使弟奏珍朝賀正月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緶蒲典結計沮顏燋齒梟瞷閑鬋髮黥首文身祼來袒方旦徒之國編結謂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辮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刀刻其面盖沮顏也燋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髯梟瞷也黥首盖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萇詩傳曰均平也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毛詩曰鸑鷟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于泉中是以刺史感懣莫本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黯淺不能究識黯不明也烏感切故遵所聞未覩殫焉於是二客醉於仁義飽於盛德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五十一 終

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刊

文則浩浩洋洋風骨遒上
楊嗣復對唐文宗以為此文矯意以正賊亂符讖非其所重
信然
此說莫從漢之辭莫不英傑
故使可以英傑嫌之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代作伐

○王命論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衆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縱橫之事復起于今乎

班叔皮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曆數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漢書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

凡在華夏孰不本帝繫哉何曹馬以來有何德而登天位趙宋之世亦羅文長之於沸唇齊發之流亦據亦聯和美之地如日有命一何謬乎

褻 據引說文及字林音改漢書乃作褻明褻之誤也

明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書周公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孟子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事治而百姓安之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歸韓詩外傳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也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運世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爲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應錄相次代埤蒼曰崛特起也崛與倔同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適猶遇也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漢書隗囂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得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說文曰餓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饉流隸流移賤隸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也饉或爲殣荀悅曰道瘞謂之殣也思有裋褐之褻擔石之蓄韋昭曰短謂裋裋襦也毛布曰褐裋丁管切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陵也晉灼曰無一擔與一斛之餘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

此等不緣之害乃屬無能或自損其生或犀無善訓歸之于命毋乃顢頇

此直指隗王
麼漢書作麼說文無麼字按當為麻之後出字麻与𪎭同𪎭之言微也麼𪎭麼𪎭亦同聲意

少受其利猶言劣受其利

韋昭曰一斤爲一金孟子謂滕文公曰爲人父母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爲人父母也

何則。貧窮亦有命也。

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

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法言曰天因祚之爲神明主也

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

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爲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後秦大破之項梁死

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

鶡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曰么細小曰麼莫可切爾雅曰干求也

是故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

廣雅曰駑駘也今謂馬之下者爲駑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呂氏春秋曰所謂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

鸗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

史記陳涉曰鸗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韓詩外傳蓋胥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

應劭曰爾雅曰桷謂之楶梲侏儒柱善曰說文曰栭枅上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楶音節梲之劣切

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

音義曰筲竹筥也受一斗論語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

周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鬻鼎實也鬻與餗同音速

昔秦之末豪桀竝起其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

二者謂天道人事

唯後一義之以興機耳

此段由知人善任詳言之耳

非關帝業而由成亦非無故何必

高言天命乎

王仲寳褚淵碑文注引由己作用己

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甯史記文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史記文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爲偶也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張晏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也善曰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左氏傳周內史叔興曰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漢書曰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徵應謂下衆瑞也四曰寬明而仁恕漢書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五曰知人善任使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委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起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

也嘗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漢書酈食其欲立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拔足揮洗

揖酈生之說漢書曰酈食其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悟

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戍卒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高四皓

之名割肌膚之愛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爲張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請以爲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後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亾命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又曰陳平亾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驂乘監諸將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莊子許由曰我爲汝言其大略廣雅曰略法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略料略也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

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虵之怪漢書曰高祖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文曰妊孕也如禁切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

而進女漢書曰高祖嘗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貰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也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漢書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

此直指隗王

若如此也

依漢書乙彼無作毋

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閒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冉切始受命則白虵分西入關則五星聚白虵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也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韋昭曰厭合也善曰一豔切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左氏傳曰息侯伐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左氏傳曰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敢望上位也說文曰覬幸也覦欲也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韋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少子也。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享，通也。享或為享。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千里已見上文。毛萇詩傳曰：駢，猶齊足也，尚疾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楚辭曰：羌內恕己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嶩之間兮。此亦其

壯卽遒密卽麗
不得持論卽遒而不麗辭
多則史矣
以字依志從及別本刪　按丁令
並牛羊言妲己賜周公皆嘲
戲之著者
銘誄尚實可以補文賦然被
于碑下見此義
麗亦密之徵也
沈休文曰子建仲宣以氣質
為體此与子桓笙磬同音
使人致意憤排

舒緩之體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員扇橘賦雖張
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
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
理不勝詞。漢書東方朔枚皋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至於雜以嘲戲。
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
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
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
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蒼頡
篇曰檢法度也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桓子新論曰惟人心
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
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
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

隱約而不廢者世有之矣康樂不荒者誠難能也

此文最善效過秦殆非子建不辨何曹氏之多才乎擄晉書曹志傳晉武且疑其子建之作由元首自託於子建也魏氏春秋載此論前有上書

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惕懼也。）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鄭玄禮記注曰：懾，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魏氏春秋曰：曹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

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衞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史記秦始皇紀論曰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制削諸侯則逆節萌起）及其衰也桓文帥禮（齊桓晉文）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爲宋役亦職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漢書曰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左氏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亾粉）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史記曰越王句踐自

會稽齋討滅其土民伐吳大敗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滅鄭并其國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亾匪遑相卹至於王赧阨僻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班固漢書贊曰周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于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也秦據勢勝之地騁諸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賈誼過秦曰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至於始皇乃定天位尚書曰天位艱哉曠日若彼用力若此班固漢書贊曰至於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易曰其亾其亾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周易曰否卦之辭也鄭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亾矣其將亾矣而聖乃自繫于植桑不亾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得固也秦觀周之弊將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也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

以直見及司馬仲達之爲矣

刻 注及三國志注

衛。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亾骨肉本根之輔外亾尺土蕃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法言曰灝灝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通俗文櫂謂楫也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賈誼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闞止爲左右相田氏殺闞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於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强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語紀滑讖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尙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首而更詐爲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死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春秋合誠圖曰誅鋤民害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史記曰趙高故常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史

七 國志註及別本

記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相商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事無大小輒決於高蒼頡篇曰委任之也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史記曰二世齋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願得妻子爲黔首閻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也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史記曰吳廣爲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吳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曾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吐也五年之中而成帝業。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東城即皇帝位於氾水之陽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拔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

據國志注及別本刪

勢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秉政謀作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即柄字也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盤石膠固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盤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勢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彊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王逸楚辭注曰踵繼也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漢書賈誼上疏之文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

震怒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漢書曰晁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狼由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曰折折其本也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令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析自是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也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加法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

嗣也。漢書劉向上疏之文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漢書成帝卽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歎之至平。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鄗鄉侯閔以莽篡位獻神書言莽符封列侯鄗音吾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杜篤論都賦曰于時聖帝兼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亾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又曰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武等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亾秦孤立之敗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

何焯云當[illegible][illegible]四年上此文

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張超牋曰中外雲擾萬夫鼎沸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
蓁藪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餘木也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
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
覆龍飛譙沛鳳翔兖豫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爲兖州牧後太祖遷都於許許屬豫州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埽除
凶逆翦滅鯨鯢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爲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也迎帝西京定都
潁邑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陽太祖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還雒董昭勸太祖都許漢書潁川郡有許縣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
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亾
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晏子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子弟王
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
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
社稷爲萬代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
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

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强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班固漢書贊曰徙吏二千石於諸陵蓋亦强幹弱枝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焉畢志其內未得騁其駿足也）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也）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尚書曰厥土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

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 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愼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揚雄方言曰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韋弘嗣 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爲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後爲中書僕射孫晧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也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 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論語孔子之辭 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 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 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 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

賭之大要在其心皆欲傷人以伸己損人以利己耳故曰廉恥之意弛

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埤蒼䝼賭也賭丁古切䝼記破切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古賣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道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罫自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

險道者也中計絜城壘絕塞要害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北守邊關趍作邊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亂而分爵中死某皆生）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士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廣雅曰階因也）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劉向圍棊賦曰臨觀圍棊法於用兵怯者無功貪者先亡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棋進退取與攻劫殺舍在我者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暇博弈之足耽（左氏傳伍舉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班固漢書述曰媚茲一人日旰忘食）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孫弘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答李陵書曰其于學人皆如鳳如龍）百行兼苞文武並騖（孝經鉤命決曰引興摘暴學管百行）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

賞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廣雅曰愛惜也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左氏傳宮之奇曰虢叔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邯鄲淳藝經曰棊局從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奕矣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鄭玄曰袞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袞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貿易之也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猗頓已見賈誼過秦論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文選卷五十二終

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刊

壽有仙無生原有養文謂仙非學致又云可過常期皆為照理未稍獨言養生之理是耳

文選卷五十三

論中

論

養生論

稽喜爲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

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而竟不然者，皆夭耳。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鄭玄禮記注曰：粗，麤也。說文曰：粗，疏也。徂古切。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廣雅曰：較，明也。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漢書曰：上問左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顏師古曰：浹，洽也。周易曰：渙汗其大號。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飢意也。禮記：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瞑，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僅，劣也。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淮南子曰：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荊軻瞋目裂眥，髮植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

亦當知有形失其養而神為之殚飢寒迫身而神不病未之有也

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

> 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遭七年之旱，終歸燋爛，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溉，灌之也。

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

> 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憂恚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

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

> 國語子餘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

> 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

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

> 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

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

> 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

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

> 氾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鷗侯切。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

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

服食有益古今無以易也

豈惟四句只承豆薰辛齒麝言

延當爲㢟生肉猶留也猶盡用以為瓊丹注非

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瞑不欲覺也。）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神農本草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離，了不相牽綴。樹之堦庭，使人不忿也。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今之鹿葱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害目。又神農曰：猪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豘肉損人，與猪同。說文曰：葷，菜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蝨（山乙）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抱朴子曰：今頭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麞，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頸處險而癭，（於井）齒居晉而黃。（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木擁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黃未詳。）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方言曰：延，年長也。）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

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周禮鄭玄注曰五穀麻黍稷麥豆也）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鄭玄曰鬻鹽謂湅化之鬻今之煮字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修理而動者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純粹應劭漢書注曰粹淯也）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左氏傳子產曰蕞爾小國杜預注曰蕞爾小貌也）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素問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眾難。（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謂笑其不善養生而又哀其促齡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子曰藏乎無端之紀）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眾險於未兆。（老子曰未兆易謀）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

一切猶時也此猶言不定耳

猶豫說文作冘豫乃雙声字注非

當言魯

之曰爲受病之始也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疾迎扁鵲鵲逃之桓侯遂死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束晳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爲舛錯韋昭曰魏無桓侯臣瓚曰魏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古犬澮古外而泄之以尾閭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燋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燋盡故名沃燋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大犬爲豫說文曰隴西謂犬子爲猶顏師古以爲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故

欲而彊禁會而後抑則為尤
苦故必先淨其心先儲其識
先定其意

衛猶豫心戰於內，物誘其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枕音尤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老子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辭注曰無聲曰靜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論語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慎子曰夫德清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河上公

恕即庶也庶幾之庶正當作恕字

自來言命之篇皆窮其不遇之感斤斤然論命之有亡於作者之前必為所笑

王仲任但言偶會而眾言天命豈不卓爾特立哉悟悟之于此而未明之于彼也

詩書之言命無定孔孟之言命有定三命之說所以彌縫此之差違不可不知蕭遠斯文則皆言定命也

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河上公曰大順者天理也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也晞以朝陽綏以五絃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無為自得體妙心玄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之也孰能得無為哉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者也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

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興亾之名應籙以次相代宋均曰運籙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北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春秋河圖揆命篇曰蒼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聖明之君必

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爲玄同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淸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淸淸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呴百姓歸天辟亾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敎令行敎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呴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亾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羣龍見而聖人用易曰見羣龍无首吉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爲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傳曰阿衡伊尹也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干周西伯文王卜田史編爲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之陽卒見呂尙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百里奚在虞而虞亾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呂氏春秋曰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亾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遇也其處于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

其可格之賢愚言不量之以何時
買何時愚。

略之說。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爲劉帝師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書曰張良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爲它人言皆不省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爲韓王而漢書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豈虛也哉。春秋考異郵曰稽之籙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爲張良生谷之陂漢興春秋感精記曰西秦東鬭謀襲鄭伯晉戎同心遮之殽谷反呼老人白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爲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爲之生賢智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爲之出雲也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左氏春秋曰世有興主之士也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幣而

不見錄也

漦告之龍亾而漦在夏氏乃櫝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
除厲王使婦人躶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旣齓遭之旣笄而孕無夫而生一
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亾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
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于褒褒人有罪
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爲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
姒爲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酈山下綦仕淄切
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

徵發於社宮
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亾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
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
卽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
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
叔孫豹之暱豎牛也

禍成於庚宗
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魯人召之所
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余子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
爲政田於蕕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使寘饋于介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
春秋考異郵曰吉凶
有效存亾出家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
曆數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曆數謂天道也
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

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
河洛
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卽文王也武謂武功卽武王也言以文德
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而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
及成王定鼎於郟

鄏十世三十年七百天所命也
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
皆天所命也七九六八卽十世數也杜預注曰
郟鄏今河南也武
王遷之成王定之
故自幽厲之閒周道大壞
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卽應七
而衰也毛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

此是一篇所爲發

此本銑注

體二希聖言如顏冉而近仲尼也或云體二乃具體而微之意即後文之二希聖備體蓋未是

此當以管蔡之事解之

壞也二霸之後禮樂陵遲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卒凡有九世卽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也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卽應六而謀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悃誠也靈景周之末王也辯詐之僞成於七國言文薄既弊詐僞乃成也七國謂韓魏齊趙燕楚秦也自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卽應八而謀也酷烈之極積於亾秦言詐僞既成故加之以酷烈也解嘲曰呂刑靡弊秦法酷烈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爲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淵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過其端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安國曰誾誾中正之貌[illegible]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閒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illegible]曰甚哉魯之衰也洙泗之閒誾誾如也桓子新論曰遏絕其端其命在天孟軻孫卿[illegible]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illegible]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illegible]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illegible]法言曰睎驥之馬亦驥之乘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睎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言顏回嘗[illegible]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言小人之失在薄故孔孟所不能援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illegible]

此當以桀紂之事解之

此當以崇虎之事解之

此當以傲象之事解之

此當以夏臺羑里之事解之

此當以居東之事解之

定哀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爲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置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以仲尼之諫

也而見忌於子西史記曰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士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以速行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以仲

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言

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行足以

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應聘七十國而不

一獲其主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

於公卿之門蠻謂蔡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荊夏謂宋衛也公謂齊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其不遇也如

云子思希聖備體文意正同
彼既不敢孟荀此亦無抑子思
矣

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史記曰伯魚生伋字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己韋昭曰封厚也魏志高柔上疏曰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言（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鄭玄論語注曰不得有非間之言也）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世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疏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喻揚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纍）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漢書孫寶曰道不可詘身詘何傷）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

依別本校語改

塞之斯爲淵焉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滿流於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淮南子曰夫水有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無公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云土潤謂塗溼也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寀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溺以清好灑人之惡仁也寀式甚切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小雅曰迕犯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于世前鑒不遠覆車繼軌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于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者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家語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蒼頡篇曰算計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

將行也。命之將貴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徼自遇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籧篨戚施之人，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爲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籧篨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籧篨觀人顏色而爲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嫂逶迤而仰曰見季子高位金多也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曰鄒忌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誤也毛詩曰棄予如遺鄭玄曰如人遺忘忽然不省存也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亡孰病也家語子貢曰與其俱失二者孰賢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賂，淫其聲色，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脈脈然自以爲得矣。爾雅曰脈相視也郭璞曰脈脈謂相視貌也蓋見龍逢比干之

亾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孔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蓋知伍子胥之屬音燭鏤力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王及列士皆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杜預曰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屬鏤劒名也左傳曰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又曰人以張湯為懷詐面欺使使簿責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蓋笑蕭望之跋蒲末躓竹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漢書曰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在道而死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闃其門也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

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桓子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于史策毀譽流于千載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廣雅曰灼明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南都賦曰遊觀之好耳目之娛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司也褰裳而涉汶問陽之巨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如雲言多也椎直追紒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漢書曰尉佗魋結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紒鬢後垂也紒即髻字也于子正文引此而爲髻字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長詩傳曰京巨也鄭玄曰庾露積穀也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爾雅曰扱衽曰襭廣

雅曰拔揷也𤸼初洽切淮南子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愼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玉也

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嗇其大寶高誘曰嗇愛也寶身也

風驚塵起散而不止風驚塵起喩惡積而釁生塵散而不止喩釁生而不滅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不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客主哉言矜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自以為審見身名親疏之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

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為天下掩衆暴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

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

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胡革乎邪正之分呂氏春秋曰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

機依鄭注引鄭注改注璣字皆誤

先友謂孔子蕭遠自謂老聃之後也

辱之算其昭然矣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故君子舍彼取此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老子曰故去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北辰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尚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旋璣渾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毛詩大雅文也毛萇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辯亡論上下二首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辯亡論上下二首胡本有此三字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姦臣謂董卓也答賓戲曰王塗蕪穢周失其御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禍基京畿毒

上篇主頌諸主下篇揚其先功而
皆致悔咎歸命之意

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答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尚書傳曰紊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廣雅曰駭起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吳志曰漢以孫堅爲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楚辭曰霄動電發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威稜則夷羿震盪達朗兵交則醜虜授馘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夷羿收之以爲己相杜預曰夷氏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也遂掃清宗祊補盲蒸禋皇祖毛詩曰祝祭于祊毛萇傳曰祊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飆必遙起之師跨邑哮呼交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毛詩曰進厥武臣闞如虓虎尚書武王曰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力并力也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又眾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也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令則不然各恃兵怙亂而出師無律也稔寇言喪其威權令資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萇弘曰毛得必亾是昆吾稔之日杜預曰稔熟也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

飭 注

王伯厚說夷庚出左成十六年傳披其地以塞夷庚疏謂平道也案疏說亦不知所本疑用望詩夷庚之義此注所引皆是耳以爲藏車之所甚非

也。漢書武帝詔曰躬秉武節武烈旣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言桓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旬月之閒神兵電掃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旨定。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尚書曰震澤底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周易曰先王明罰勑法趙充國頌曰諭以威德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爲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諸所賓禮皆名豪又述曰賓禮故老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吳志曰策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閒人咸向之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將北伐諸華誅鉏千紀左氏傳曰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合誠圖曰誅鉏民害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檝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臧榮緒晉書曰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旋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闚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

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鄧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用集。我大皇帝。吳志曰權薨論曰大皇帝以
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平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國語
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諮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卽位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
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好謀束帛旅於丘園旌命
交乎塗巷。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孟子曰夫招士以旍大夫以旌謝承後漢書曰鄧道不應州郡旌命故豪彥尋聲而響臻
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呂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轂也漢高
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會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吳志曰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周瑜陸公魯肅呂蒙
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爲武威將軍南郡太守餘並已見三國名臣頌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
命汝予翼作股肱心膂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爲蘄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
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啟策乞以爲嗣爲左大司馬右軍師韓當潘璋黃蓋蔣欽
周泰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

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隲以名聲光國**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為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隲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隲為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誨育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勳**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注曰幹彊也**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虞翻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虞翻性不協俗數犯顏諫爭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從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為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議**奉使則趙咨沈珩**衡**以敏達延譽**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韋昭漢書注曰曆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德會稽人也以修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修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

征伐每介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禨祆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如湻曰呂氏春秋曰荊人鬼而越人禨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禨音珠璣之璣

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爲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舸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

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爲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又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爲吳王基爲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

謀無遺諝舉不失策廣雅曰諝智也思與切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

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爭衡謂角其輕重也漢書公孫玃曰吳楚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衡平也

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漢書晁錯曰戰勝之威民氣百倍

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酈元水經注曰鄧塞者鄧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以爲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

羽檝萬計龍躍順流羽檝言疾也羽獵曰枻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周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

銳騎千旅虎步原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

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包咸論語注曰衡軛也戎車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

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毛萇詩傳曰水涯曰滸

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

十三

覽　劉本作覽最是然文當作覽

戰公軍破退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蜀志曰孫權襲殺關羽取荊州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遂乃伐吳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遂棄船還魚復改縣曰永安先生徂于永安宮吳志曰備升馬鞍山陸遜從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馬鞍山在西陵之西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吳曆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數千人蓬籠之戰子輪不返○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討吳吳將韓當遣兵逆霸與戰于蓬籠楚辭曰登蓬籠而下隕兮王逸曰蓬籠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于殽匹馬隻輪無反者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衂奴六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又曰鄭伯乞盟請服遂躋○天號鼎跱而立○方言曰躋登也漢書蒯通說韓信曰今為足下計莫若三分天下鼎跱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王逸楚辭注曰屠裂也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閱也蒐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也尚書曰班瑞于羣后典引曰

欽若上下恭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毛詩曰進厥虎臣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漢書伍被曰濵彎臨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飇而奮爾雅曰棘戟也說文曰鎩鈹有鐔也亦曰長刃矛刀之類也山列切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曰內史過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化協殊裔風衍遐圻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千里圻界也言風教及遠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左氏傳曰晉人使子貢對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曰一介獨使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廄為一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珍貴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漢書息夫躬曰羽檄重積而狎至輶由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楊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輣閑閑字略作幢樓也音義曰輣兵車名也蒲萌切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漢書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立為太子權薨即尊號姦回肆虐景皇聿興尚書曰崇信姦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羽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綝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諡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南都賦曰朝無闕政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降及歸命之初吳志曰孫晧降晉晉賜號歸命侯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尚書

晉書作鍾離斐

晧字所命而仍不顯言

此謂晉之亡乃天命既盡非關晉師之強魏徵李密諸家伝吳王碑同旨

曰尙有典刑毛詩曰召彼故老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吳志曰孫晧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荆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晧遷爲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尙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諸大夫在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盡規已見上文而施績范愼以威重顯。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愼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纏緜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晧以爲太尉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亮即位爲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圖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吳志曰孫晧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爲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爲尙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爲三公卒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晧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吳志曰樓玄字承光沛郡人也孫晧用玄爲宮下鎭禁中侯主殿中事又曰賀邵字興伯會稽人也晧時爲中書令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元首雖病股肱猶存。尙書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是之時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助此之謂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也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曆命曆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也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

川無溝阜之勢（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墨子曰公輸班爲雲梯必取宋史記曰晉智伯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爲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浹祖牒切干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于石頭吳王孫晧面縛輿櫬降于濬）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襄陽記曰張悌字巨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涕曰今日是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爲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曩日謂昔日之曹劉也）戰守之道抑有前符（符猶法也）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廣雅曰貿易也說文曰詭變也詭與恑同）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交廣（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德毛萇詩傳曰奄覆也）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左氏傳曰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

晉書作劉翁此如桓譚補
彝曰王翁也

比干諸夏毛詩序曰亾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淮南子曰僞之生飾智以驚愚
范曄後漢書吳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
度弘遠矣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莊子許由曰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智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
子論語曰子曰見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延篤遷京兆尹卹民如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
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
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
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無古人之量邪便親以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卽以爲治中荊州諸軍
事一以咨之毛萇詩傳曰識用也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
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吳志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
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荊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斷其虛實今以實校之
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載糧具促辦卿與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眾多載資糧爲軍後援也卑宮菲食
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融曰菲

見虞翻傳

薄也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己問尋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卽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末時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爲左將軍燮遣子廞入質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吳志曰張昭爲軍師權每出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爲天下笑乎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諸葛瑾事未詳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吳志曰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爲太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爲之爾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于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屛氣跼局蹐者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淩統之孤論語曰屛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療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小瘳爲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淩統卒權爲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吳志曰權旣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

粗注 別本作粗

臣人也此猶言吏也吳志注作見

遺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不負子瑜也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又曰肆陳也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方言曰厭安也於豔切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論語曰子謂衞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苦簟如也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賈逵國語注曰謂告也言何以告天下也劉兆穀梁傳注曰慊不足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粗古粗字韋昭漢書注曰粗略也才古切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杜預左氏傳注曰齒列也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地方幾萬里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基近也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韋昭國語注曰沃肥善也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陳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曰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也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

彼被音也

長世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或曰吳蜀脣齒之國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蜀滅則吳亾。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亾。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淳曰相與友善爲與國黨與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減切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柂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蛇鬭以首尾救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昔蜀之初亾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戰國策曰公輸班爲攻宋機械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道其氣韋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通也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漢書鼂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

大邦亦晉也

强寇又晉也

俘晉人也

此句仍訓不久

曰荊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　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然此雲翔與戰國微異不以文害意也懸旆江介築壘遵渚毛詩曰鴻飛遵渚毛萇傳曰遵循也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東坑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坑上而當闡城之北其迹並存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於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八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馘杜預曰獻楚俘于廟俘即囚也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言少有虞度之事也陸公歿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倉頡篇曰駭驚也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吳志曰孫晧天紀二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襄曰向時皆謂曹劉之世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

此亦暗答歸命也

然與。詩大雅文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周易革卦之辭也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岐曰天時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周易坎卦之辭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願覆所參則惑矣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授圖于黎元也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

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蕲蕲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士衡亡國之痛

文選卷五十三終

文選卷五十四

五等論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陸士衡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愼。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愼之創制垂基思隆後葉。典引曰順命以創制論語比考讖曰以俟後聖垂基也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左氏傳楚芋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爲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損益三代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得失成敗備在典謨。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書序曰典謨訓誥是以其詳可得而言。

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揚雄長楊賦曰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卽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尙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疏之宜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使萬國相維

以成磬石之固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磬石之宗也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而獨斯畏也又有以見綴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欒武子曰季孫圖其身不忘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在乎利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旣利矣孤必與焉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周易兌卦之辭也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序曰憂深思遠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治之也九服之民知有定主周書曰乃辯九服之國也

萬邦思治則國安不思則不安古今一執其如彼不思者何哉

上之子愛於是乎生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下之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禮記曰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漢書宣帝曰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之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譬猶眾目營方則天綱自昶目綱目也以喻諸侯天綱以喻王室也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綱恢恢疏而不失呂氏春秋曰一引其綱萬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喻王室也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包氏曰三代夏商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廢興何如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昃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言法不可常愿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諭盛衰興廢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愨也娛萬切左氏傳潮辛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故世及之制弊於強禦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弊在於彊禦而難制也毛詩曰曾是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

故字當誤

折其本也侵弱之釁遘自三季言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遘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患周之敗以爲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亾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陵夷之禍終于七雄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尙書曰爾唯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甯王若勤哉孔安國傳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呂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以一之也小雅曰封畛界疆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二王謂夏殷也經世已見李蕭遠運命論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貴邃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晁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猶保名位

祚垂後嗣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序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
非置勢使之然與東京賦曰然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降及亾秦棄道任
術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懲周之失自矜其得言懲周以弱見奪自矜以
力滅周也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爲是故謂之昧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
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國慶獨饗其利主
憂莫與共害國語曰晉國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雎曰主憂臣辱雖速亾趨亂不必一道毛萇詩傳曰速召也顛沛
之釁實由孤立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亾秦孤立之敗也是蓋思五等之
小怨忘萬國之大德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知陵夷之可患闇士崩之爲痛
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左氏傳鄭石奠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國之令主十
有餘世左氏傳治區夫曰爲王之令主揚雄連珠曰古之令主所以統天者不遠爲爾雅曰令善也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論語子曰片言
可以折獄左氏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公羊傳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
何猶曰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左氏傳晉侯朝王王

黥　據引楚漢春秋改

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豈劉
項之能闚闘。勝廣之敢號澤哉。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爲屯長行至蘄西大
澤鄉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
在曩日。曩日謂土崩之禍也漢矯秦枉大啓侯王班固漢書表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東京賦曰規摹踰溢尙書曰舊典時式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漢書
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晁錯曰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是以諸侯阻其國
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阻恃也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
綱七子衝其漏網網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彊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
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綰亾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卽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
趙亦皆反也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
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史記曰荊王劉賈者不知何屬高祖立賈爲荊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荊
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兒而機以爲皇祖蓋別有所見杜預左氏傳注
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尙未足黥徒羣盜
所邪而反何也然黥當爲黥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爲太常使

吳吳王聞錯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錯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矯枉過其正已見上文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氏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邪齊代之彊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爲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僅及數世姦軌充斥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縱恣爲衡古橫字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卽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

史記文不同

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爲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頹叔桃子賓起也王命論曰閭于天位爾雅曰干求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鉦**征**鼙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傅玄西都賦曰巍巍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毛詩曰覃及鬼方毛萇曰覃延也**方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漢書難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子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階闥暫擾謂王莽也**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爲弘農王**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左氏傳薳啟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

哉豈世之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與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漢書曰燕齊之間方士瞋目而扼腕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漢書張敞傳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歜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晳將納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恭王有寵子國有奧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鴆殺弘農王文子曰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漢書曰莽聞翟義兵起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眞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一體也今或為今非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

案當行及字下屬朱珔說 珔釋[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注又非

用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長率連屬咸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謂之述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尚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故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民安己受其利故曰爲己郡縣之長爲利圖物物能利己乃始圖之故云爲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企及進取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修己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孔安國論語注曰希少也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銳猶疾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遲不若侵之以利己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進取名速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眾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說文曰嬰繞也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

並賢兩愚並兩皆謂封建郡縣也注誤

先師劉君亦信定命之說著文數篇俱謂歸之於命尚有忿悁若明其偶然斯無所歸咎今則牙絃摧絕惠墓荒涼縱有滯疑誰為剖析乎

肯堂剏肯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同立郡縣而修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旣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尙書傳曰蔽斷也

辯命論 并序

劉播梁典曰峻字孝標辯命論蓋以自喻云

劉孝標孝標植根淵有流寓魏庭冒履艱危僅至江左負材矜能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逡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佳浮識也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謹述天旨因**

仲任子長皆熱定命者也
此非王馬之言乃云命之說耳

言其致云爾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天旨謂天子意也臣覩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郭璞曰孫子荆
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實海內之名傑豈
日者卜祝之流乎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
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
史記曰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
公明而已哉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故性命
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烏葛紛綸莫知其辯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
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司馬
彪曰夭折閼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葳蕤鄭玄儀禮注曰辯別也仲任蔽其源子長闇其惑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
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
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闇閉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彰較著
也余甚惑焉至於鶡[illegible]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illegible]

子玫畧

蕭遠亦言定命同于王馬致命由己則詩書之舊說所謂隨命也

孝標言命歸之自然此又焉定命之説要一根蒂即古言富貴在天也然不如并以自然而亦謂之偶然也

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褐冠故曰鶡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失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譊譊讙咋異端斯起**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譊譊讙咋裴松之曰譊音奴交切讙音謝袁切咋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己之論言吉凶由己故曰語其流**嘗試言之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老子曰大道氾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之主王弼曰萬物皆得道而生管子曰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見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故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效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爲事典引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老子曰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呂相曰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言殺也**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墜之淵泉鱗屬也昇之霄漢羽族也言秉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游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蕩**

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莊子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
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
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一
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化而不易則謂之命也
者自天之命也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
變祖台之論命曰存亾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西征賦曰生有修短之命
位有道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
南傾與高辛爭爲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
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短則不可緩之於
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爲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
之期故欲增之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
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尚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
襄陵浩浩滔天史記天乙立是爲成湯呂氏春秋曰
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文公疐其尾宣尼絕其糧傅子曰周文王
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毛萇曰疐跲
也疐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諡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顏回敗其

此皆偶然耳

才行在內偶然在外焉可責其必合哉

叢蘭冉耕歎其芣苢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韓詩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崔琦七觴曰三王化行夷叔隱巳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修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傅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史記曰子胥自剄死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揚雄反離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纍也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傅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謂曰父老何自為郎君山鴻漸鎩殺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偏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靈臺上問譚曰吾以讖決之何如譚默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

此孝標自痛也

是上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貴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許愼淮南子注曰鎩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有俶儻之志明帝以爲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埳壈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許愼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

近世有沛國劉瓛桓**瓛弟璡**津**竝一時秀士也**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篤學博通五經爲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璡字子璥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璥音境

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爲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

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稟稟焉皜皜焉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岧岧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

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天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

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

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

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楚辭曰願微幸而有待兮泊莽與埜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

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
哉。檄蜀文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與殤子
尚書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列
僊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
云老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之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之夭猗頓之與黔婁陽
文之與敦洽猗頓已見過秦論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修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弔曰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
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以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而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
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麋推顙廣顏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盭殷辨見
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
義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然命體周流
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周易曰同
人先號咷而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來傳子曰昔人知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
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子虛賦曰交錯
糾紛鶡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玄賦曰北叟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寶貌不可
以一途驗箏琴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郎欲聞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慌文子

此皆偶然

曰道以無有爲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也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孔子墨墨翟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膺期特援而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彭彭越韓韓信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後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桓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爲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紱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半夜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然文跡出此蔽義則殊也請陳其梗槩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也夫靡顏膩理哆噅許爲顣子六頞烏割形之異也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矊些王逸曰靡緻也膩滑也淮南子曰哆噅蘧蒢戚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噅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魋顏蹙齃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曰朝生莫

相人符命无庸贅言

若謂四言言帝業之成不關功德之味則并梁武帝而亦指尺矣

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養生要曰龜鶴壽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聞言如響管輅叔麥神之辯也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趨出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辯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為癡者之候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鬪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朱建平相書曰頷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萇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籙劉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於羣望而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也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詩含神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周易曰渙汗其大號渙散也若謂驪龍虎奮尺劒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尚書武王

考正字作扐說文謂之埒

此引喻也

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貔執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辟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測窅冥之深呂氏春秋曰窅乎冥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爲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其門明日嫗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爲湖楚師屠漢卒睢息惟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辟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衆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厭死故相積於長平也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傳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萇詩傳曰蕭蒿也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夏子夏也伊伊尹也顏顏回也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曰考不平也類瑕也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當憲爲車騎將軍

辟騶爲掾察騶高第出爲長岑長騶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於家漢書曰相如拜爲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爲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苦合死霜露其爲詬呼豆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寔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漢書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爲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賀放於鄉里遂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詬恥也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藏宮曰將軍謂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敝四也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孫子荊陟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

此明肆罰非文德也

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尙書曰祖伊奔告於受孔安國曰受紂也
音相亂史記曰仲衍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莊子
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杜篤弔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崇忠諫之是謀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家語
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裒甫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鴟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曉晤西都賓曰接翼側足是使。
渾胡本敦徒本檮桃杌兀踵種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
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
天下之人謂之檮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法言曰谷口鄭子眞不詘其節耕於巖石之下橫去謂
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彼戎狄者人
面獸心宴安鴆毒戎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誅殺爲道
德以烝報爲仁義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爾雅曰上淫曰烝下淫曰
報雖[illegible]大風立於青丘之[illegible]鑿齒奮於[illegible]華野比於狼戾曷何足喻淮南子曰堯之時窫窳九
嬰大風封豨鑿齒修蛇皆爲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窫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爲

假使孝陵生于邵特受新之世惟有蹈東海而死耳

此皆偶然亦有人為非天命也

入諸者北狄之地有内水入風鷙鳥青止東方封豕大戟桑林湯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

白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閒電發。金行謂晉也干寶搜神記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歌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板板毛萇曰板板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袒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進房書啟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脣為沸脣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脣作亂閻協論曰電發荊南

遂。覆瀍洛傾五都東京賦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干寶晉紀愍帝詔曰羣胡作逆殄盪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徙中縣之人南方三郡**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韋昭漢書注曰甿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西京賦曰區宇乂寧

種落繁熾充仞神州。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書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也

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尚書湯誥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汩骨**之以人其徵六也。**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嬴孟秋始縮高誘曰嬴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汩亂也

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有死生夭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為命焉知其所由之也

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桓範世要論曰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

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卦**中庸在於所習。**舜禹二帝也淮

此下駁詩書之言非直駁傳記而已且説不回故孔孟皆言定命矣

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
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廣雅曰絓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論曰陳涉材能不
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爲善習惡爲惡 **是以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
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大戴禮曰與
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
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愼其所去就者也 **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 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爲賢士王隱晉書曰應
瞻爲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 **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 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
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潘崇太子師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
不能息其結纓 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衞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
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 **斯則邪正由於**
人吉凶在乎命也 元 **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 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故**
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君當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置於股肱可乎曰可
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爲國無民何以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
民是時熒惑乃退三舍延君命二十一年覩之信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 **殷帝**
自翦千里來雲 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
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

李標尚書悉孔孟子詩書言命之異餘慶餘殃偶沿舊說之駮文耳故釋文彌縫之以先帝之說

過

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因此而言則害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無徵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傳世又曰嚴延年還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若必為仁而無報何故修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肩吾問于連叔曰大有徑廷不近人情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此釋不同之所由也積善餘慶立教也鳳凰不至言命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翺云積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毛萇詩傳曰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也且荊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

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
則又何必更言天命建有乎無
羨亂世人哉

斯磬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毛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于叟穜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獱未甚東陵之酷勛華已見上文說文曰獱不可附也古猛切莊子曰伯夷叔齊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釋君子所以自彊也毛詩鄭風也鄭玄箋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尚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家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儛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粱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長楊賦曰惜閭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儛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弇蜩弔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

其悲過于馬董遠矣

不喜死而不慼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或非邪予惡乎知惡死之或是邪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尸子曰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士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士室編蓬已見非有先生論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慼慼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孛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文選卷五十四終

金陵書局倣汲古閣本刊

文選卷五十五

論五

尋茂灌餘臭在身而絕塵致
譽若非大力豈免寒人懸衫鼓
之求拒之於生前練裙之矜何
有於身後或謂溉季倫㭊成以
己怨物己既安軍牀而無累
人亦著葛帔而非貧以此覓
其宏旨之恕請是絕交之論
誠有別解非余所知矣

新刻漏銘一首并序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揚荊州誄一首并序

楊仲武誄一首并序

論下

廣絕交論劉璠梁典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巾帔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劉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此假言也為是為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慕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客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欲明交道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鄭

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雕虎已見思玄賦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辨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颮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曰吾以無爲爲善唯夫子知我也**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齒**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心和琴瑟則言香蘭茝道合膠漆則志順塤篪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合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漚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顏重少與義友鄉里爲之言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孌讀公塤篪已見鸚鵡賦**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聖賢以良朋之道啟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墨子曰琢之盤盂銘於鍾鼎傳於後世玉牒已見上**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

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効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昃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

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曆所不知。心計莫能測。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眾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僊賦曰騰煙霧之霏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曆不能得而況凡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

而朱益州汨彝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辯其惑。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彝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嚶嚶[illegible]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屛親昵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游莫救祇鷹鸇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爾雅曰媲妃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楊賦曰蒙切惑焉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

主人听(魚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溼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醨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亾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天時有燥溼絃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也使

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紛不可記也雜别父老蘊
曰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蜀都賦曰雲飛水宿

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教如龍蠖之驤屈從道之汙隆也春秋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雒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蠖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況詩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鄭玄曰汙猶殺也

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喪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汙隆平則明亹亹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棣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也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隨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王弼曰亹亹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爲雷激而爲電論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而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尙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

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其戚處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瑳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

據梁書及別本刪

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是明款誠終始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迹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爲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繫其音已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僞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閒隙也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颮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辰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摯虞集曰襲以毛羽之身載上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毛詩曰氓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爲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竇憲已見范曄宦者論雕刻百工鑪捶朱靡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雕刻鑪捶喻造物也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爲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其智皆在鑪捶之閒聲類曰爐火所居也李頤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illegible]

儒者安可如此

侯湛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讋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勢也燻灼四方震耀都鄙**隙不罣影星奔**[illegible]

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閞開流水接軫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游魚高門已見辨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

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流**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隳肝膽李陵詩曰焦肺枯肝抽腸裂膽鄒陽上書曰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鍾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裒貲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家為金穴連騎鳴鍾已見西京賦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閈

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沾玉斝之餘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過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為然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

青松白水之語原於微澤末光令人嗢噱

此中所作多矣

屢德潤身貫魚已見鮑照出自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嘗見鳧藻踴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颷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鴈鶩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啄君稻粱說文曰爵玉爵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時賜餘瀝

衒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詩曰衒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敘我心遺思致款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松竹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八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縉紳羨其登僊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爲大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遊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爲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論人不爲危言覈論東國洛陽也

加以頤頷羌錦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解嘲曰蔡澤頷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指強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爲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漢書曰衍以爲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縹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

敘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毛萇詩傳曰燠煖也佩與燠古字通也寒谷已見顏延年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猶急也張升反論語曰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以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

哉適言亨如是之好事從
然嶽戶見吾祖之能師過此已
往寧為西家愚夫不知鄭氏
南方時人頗難惠施耳而世
之擇師亦復趨勢有噓枯之
力雖至駘可以抗乎仲尼無
進士之能雖江公不能陵夫
如王氏者則心喪而施束脩
受可無慎乎

翁文果能皓首亦豈可非所惡
務終始參差耳故舉伍伯張
陳以為刺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邁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駔子朗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弱冠已見辨亡論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群在於綺襦紈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道好也應瑒釋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駔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馮遲太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相呴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驩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論語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詩谷風曰將恐將懼寘予于懷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普几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言宰嚭由伍員濯溉而榮顯嚭既貴而譖員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棄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溉說文曰

余謂此等皆不足憤憤而李
標獨深責之亦未免褊心之刺
也

濯浣也毛萇詩曰溉濯也在於貧賤類乎泥滓際之好爵同於濯溉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員
楚王誅員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得志以子胥爲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犂州犂之孫嚭亡奔吳
亦以嚭爲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
楚州犂孫楚平王誅州犂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爲大夫與之謀於
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嚭爲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許
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使賜子胥屬鏤之劍乃自到左氏傳曰哀公
會吳槖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
雖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攜手遯秦撫翼俱起
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爲馳騖
之所廢淮南子曰澆天下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
重也鄭衆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尙書注曰稱上曰衡尙書曰厥篚纖纊說文曰揣量也儀禮
曰屬纊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翼習鑿齒襄陽記曰舊
曰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曾參史魚也莊子曰何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
曰信陵之名蘭芬也鴻龔薦郝
彥文曰雪白冰振皦然曜世也
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
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
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黼之未刺錦
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
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
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沖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猶合司馬遷曰命危朝露
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

項羽曰歲饑人貧卒食半菽孟子曰楊子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若衡重錙銖纖微彯飄撇匹滅雖共工之蒐
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錙銖已見任彥升彈曹景宗文潘岳笙賦曰微風彯以令氣輕浮左
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不才子靖譖庸回伏讒蒐慝杜預曰謂共工也蒐隱慝惡也左氏傳季孫
行父曰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兜也南荊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荊有寡和
之歌韓子曰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蹻爲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
盱跋扈東陵盜跖也已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閒舋竊其睨皆爲匍匐逶迤
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婢亦導其誠說文曰逶迤衺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
前倨而後恭嫂委蛇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爲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
爲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
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緱王閭侯亦遺江都王
建犀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曰柔
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
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禮記曰苞苴簞笥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
葦或以茅張張安世霍霍光也答賓戲曰銳思毫芒之內凡斯五交義同賈古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
回喻之於甘醴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賣也鄭玄周禮注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
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
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爲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交々可懼職此之由

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笙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言貪利情同，譎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漢書：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饕餮已見上。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有梁之初

雙名而單字

澆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詭故敘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紹貞會其宜直言之首
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
令寄縑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稻也楚荊也夏與楔古今字
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莊多寄言沛沛得於象罔得珠旨哉言乎近世有
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漢書上以書敕責楊僕曰懷銀黃
垂三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
郎位六官之
長皆民譽也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
同鄭莊之好賢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遒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
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跱裴松之按跱或作特竊謂英特爲是辨亾
論曰武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
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爲大司農每朝
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
班固述曰莊之推賢於茲有德
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盱衡已見魏都賦扼腕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
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
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
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
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為
歲
坐客恆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西都
賓曰
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
歸輜軿比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軿車前衣車後爲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輜

東軸蘤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閫閾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隩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趍走丹墀者疊跡

戰國策蘇代說湻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大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俛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湔拔僕也湔拔翦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辯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跡

莫不締恩狎結

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爲語也楚辭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爲死友聞楚王賢往詩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幷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徽烈

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瞑目東粵楚辭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繐帳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漬酒日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動輪謂范式也已見上文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

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

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障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令言大海之南者益言流離之甚也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

此謂劉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亾未幾子侄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悠然不相存贍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飢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酬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嗚呼世路險巇

許宜

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

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辭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巇王逸曰險巇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大行也

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耿介之士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植應詔詩曰弭節長騖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詞曰吸精氣而吐氛濁兮說文曰雰亦氛字

隋志當有何承天注孝標之注亦組織成文

連珠傳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北史李先傳魏明元帝即位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導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也字書曰沖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賤金木相代而其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効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揚雄連珠：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此謂梁高也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錙銖之衡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丈之形用過其力[illegible]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爲稱稱雅曰稱舉也一曰[illegible]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衡負也 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言衡危鏡[illegible]人所以爲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効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之；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以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爲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爲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受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言末代闇主[illegible]棄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適之也（左傳莊公廿二年）陳敬仲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襃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

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而京有陵夷之運翰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矣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爲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廣雅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敘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言以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清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覯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善曰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麗許慎曰麗猶汎也

臣聞頓綱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眄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卽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語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傅說築於傅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貞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渭爲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爲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稱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宓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爲堯所讓也以爲汚乃

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除既以巢箕爲許由洗耳爲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爲樂不假鍾鼓之音爲禮不待玉帛之惠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美女之影不惑荒婬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冶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槃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爲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縈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實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縈曲之絃謂絃被縈曲而不申者也言縈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候明時以効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是弗聽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淩飇之羽不求反風燿夜之目不思倒日鳶鵲能飛不假風力鴟鴞夜見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顚巢折淩風而起淮南子曰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鴟鵂謂之老菟鵂音休蚤音爪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夫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爲書典散亾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

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 云觸車求請其首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而縣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言讒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喻明王蒙垢而掩輝善曰論衡曰日月猶人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爲常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尸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言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也善曰上林賦曰酷烈芳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効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爲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爲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曰善不出樽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

此孝標寄意也

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不公之日已存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閥乎婁敬一言漢因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illegible]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子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予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此至言也
史字最是別本作史乃大繆耳
文章亦由此矣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爲肅德以普濟爲弘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形榮人君不以貴賤異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仙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準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趣殊塗其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鑒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齍謂以明水滌粢盛黍稷烜音毀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荊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商歎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

稼野人謂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圉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恆存動神之化已滅〇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爲辭故其辨難繼是以唐虞遠而遺風流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爲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〇日月發輝暗尋虛而捕影欲藏形而託暗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善曰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日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覩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但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〇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盜〇因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鄢而王道治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爾雅曰穆穆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鄢將師也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爲美色以悅目爲歡是以眾聽所傾非假北里之

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敵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曰：揚雄答劉歆書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勖。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勛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答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檢謂定檢，不淵漫也。此言晷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藏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塞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賈誼所云先〻之民異得安其性命

學術興廢亦各有時惟君子能不徇俗耳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淩霄之節厲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思豐沛之瓢復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時雍桓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曰鯤化爲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爲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墉屋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遺文尙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爲宓子賤但子賤爲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珷玞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迺若時來則賢愚易興數逢澆季則愚與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袁公居位

而仲尼逐也善曰飛響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響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愼子曰離朱之明辯詩曰曚瞍奏功辟君曰無昧子曰曚珠子具而無見日暇大戴禮云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鄭注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玦類玉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傃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卽示近之義也以夏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按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不及氣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傃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惠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入形貌淸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鵩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爲萬殊

臣聞祝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疏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

洽必宣其通闔物恒審其會夫道上環中理貴持會布發而節樂者繫一柷之功也一契而御眾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疎遲也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言為政之道恕己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己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猶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亦在鷦鷯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閻沒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鼇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詞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鍊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楚詞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隧也言及遇隧風大波湍起楚詞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聾聵也洞疾貌也楚詞曰夏屋廣大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曰折大木飛大屋惟我也何則牽乎動則靜凝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疑止也自定之貌也係乎靜則動貞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曰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止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正也

猶言舟牽動者也無波則止屋係靜者也有風則動後文益飾合符自文合物靜凝又不得為動止不得為止之義動止又不得為靜

動貞動其貞也四足字成韻
卑其實上句只言靜下句只言
動舟本動而無波則止屋本靜
而有風則動李解互易其義
而說旋爲止甚非

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

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故水本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斯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爲水及風誤也悔當爲誨曾曾參史史魚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亾簪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慟誚輕薄之頹風善曰賈子曰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亾其踦屨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踦屨哉吾悲與之偕出而不與之偕返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日刈蓍薪而亾吾蓍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薪而亾蓍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亾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飇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商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及之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

此當以踧踧周道鞠爲茂草說之

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合身死國家爲墟故微子覩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與情侈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亾也或者以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文云盡爲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烏棲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朗笛疎而吐音。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汙隆用行其止取其濟物而已猶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鼖賁與鼖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疎通也

淫非也貪利者理全利生者勢
惜犯者道成義者權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劒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劒之痛以利輕於身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擇也已見桓溫薦譙元彥表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

雅曰賾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五絃琴也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言令人尋末而棄本也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疎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晷日景也愼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覩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强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曰大寒之與熯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論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論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

遠近二字疑應互易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金爲火所流海爲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雖善伺晨雞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晨風陵雨然後知夏屋帡幪李軌曰陵雨暴雨也帡莫經切幪莫公切

文選卷五十五終

此言陰陽之道無情則為天地有情則為男女故天地𡘋𡘋萬物則為牝牡也

而 別本

離 注爻 別本

文選卷五十六

箴

女史箴 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 在帝庖犧。肇經天人。周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 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曰王猷允塞猷與猶古字通 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時發也 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柔之翳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嫕深邃也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女正位乎內 施衿結褵。虔恭中饋。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誡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褘也褵與離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毛詩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儀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

義高而二主易心。列女傳曰楚王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衞姬者衞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衞姬爲不聽鄭衞之聲曹大家曰衞國作淫佚之音衞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玄能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鬬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好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好同輦載婕好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斷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周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面一旦不修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一不修善則邪惡入之人咸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家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槩者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周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徐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同衾爲遠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無恃爾貴

自美自以爲美也

隆隆者墜揚雄解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也比心螽斯則繁爾類毛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韋昭曰畏黷黷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衰而女弟繼幸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則反盈則損日月是也魯連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列子曰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冶容求好君子所讎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職汝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息靖恭自思榮顯所期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女史司箴敢告庶姬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

銘

封燕然山銘并序

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竇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爲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以爲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爲皇后竇憲稍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寅亮聖皇登翼王室尚書曰三孤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登翼謂登用輔翼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爲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三年而大習出曰訓兵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古訓並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范曄後漢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計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北竇太后從之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革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奮電鞭驂雷輜勒以八陣蒞以威神雜兵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玄甲耀日朱旗絳天漢書曰發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遂陵高闕下雞鹿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范曄後漢書曰竇憲與南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經磧

鑠王師已下當提行

鹵絕大漠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漢書曰衛青復將六將軍絕漠臣瓚曰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左傳智罃曰不以釁鼓也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范曄後漢書曰度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曰南單于上言北單于創刈南兵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漢書揚雄上疏曰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刊石削石謂立銘也

鑠王師兮征荒裔毛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勦凶虐兮截海外毛詩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敻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說文曰嵑立石也嵑與碣同熙帝載兮振萬世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座右銘

崔子玉 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爲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愼勿念。受施愼勿忘。戰國策唐睢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 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 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亾也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論語曰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鄭玄曰行行剛強貌 愼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周易曰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老子曰知足不辱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郭璞三蒼曰苟誠也

劍閣銘

張孟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爲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引土作王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揚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也 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尚書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尚書曰岷嶓既藝孔安國曰岷山嶓冢皆山名也 南通邛僰。蒲北 北達褒斜。漢書音義 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僰夷名也梁州記曰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狹過彭碣。高踰嵩華。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孔安國尚書注曰碣石海畔山也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酈元水經注曰小劍戍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也 窮地之險。極路之峻。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啟扉 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閉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之伐蜀雖在魏朝政出晉王故歸功於晉也 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 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陳琳爲曹洪與文帝書曰一人揮戟萬人不得進廣雅曰趑趄難行也 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饒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 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

人盡爲敵國武侯曰善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爲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爲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輿櫬自縛詣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圍許僖公面縛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迹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石闕銘 并序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少篤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人後仕至太常卿詔使爲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世賜以束帛朝野榮之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惎臣吏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仁之義爲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爲西伯武王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爲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粟函[illegible]賦曰天[illegible]

之心人甚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傳鄭子駟曰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

行怠棄三正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子高宗崩太子即位左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

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踣地無歸瞻烏靡託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

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五行尚書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眾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眾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是支

萬福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后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

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

風驅天行地止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己酉撥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楊修許昌宮賦曰晻曖低佪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

人祇響附命旅誓眾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于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尚書曰謀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兇雄響附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

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而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爲穿胸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肅服賄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趙充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倪離心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鼓未通凶渠泥首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秣馬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爲一通尚書曰殲厥渠魁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弘舸連軸巨檻接艫鐵馬千羣朱旗萬里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檻接艫鐵馬鐵甲之馬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屬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朱旗已見上文折簡而禽盧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黔底定魏略曰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廬廬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盧九之間流溺兵死者十而七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漢書曰震澤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六韜曰紂之卒

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禮過秦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革車近次師

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壼漿塞野簞食

盈塗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輅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爲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似夏民

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

賈尚書中候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襁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呂氏春秋曰桀爲無道湯立爲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八方入計四

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而尊嚴之度不譬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

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冤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

依改墨改

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於含德殿其夜以黃紬裹首縋而下尚書曰 **乃焚其綺席棄獨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彼寶衣歸琁臺之珠反諸侯之玉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席衣以綾紈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琁臺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于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 **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經鉤命決曰但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敘之圖**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靈之貺交錯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洛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綿狀龍沒圖在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出龍馬雒貢龜書 **類帝禋宗光有神器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曰禋于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升中于天而鳳凰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周易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袁淑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政何循東觀漢記段熲上疏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戮為下計

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三曰刑平國用中典也 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 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瑣雕題呂氏春秋曰善爲君者蠻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爲室兮旃爲牆杜篤論都賦曰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飲之國 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郭河西無警 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空開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爲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虜頡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圁洛之閒圁音銀謝承後漢書曰祝良爲梁州刺史歷年無警 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悆茲鹿駭息此狼顧 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柔遠能邇鹽鐵論曰以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 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 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 興建庠序啟設郊丘一介之才

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圜丘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書秦誓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準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乂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客主言曰晉王聖明方面制地長楊賦曰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歷代規謨前王典故莫不廷夷翦截允執厥中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謨弘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左氏傳曰司鐸火季桓子命藏書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周書曰文王至自商太姒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化為松柏北荒明月西極流精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其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

海岳黃金河庭紫貝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爲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蒼
龍玄武之製銅爵鐵鳳之工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
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凰令張兩翼舉頭敷尾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懸法李尤闕銘曰悉心聽省無乃窮
冤布治懸法已見上文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桓子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
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也晉氏浸弱宋曆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
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
補憲章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曰雅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宮閒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
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彧墓二闕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峰郎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沈
約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
焦列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尙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
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
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卻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又曰
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槷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槷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曰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
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嶢

梁書曰天監七年春正月壬戌作神龍仁虎闕于端門大司馬門外

闕於閶闔論語曰裨諶草創之西都賓曰樹中天之華闕封冠山之朱堂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蔟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愼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曰太蔟位在於寅正月也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趣以表敬觀而知法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縣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鑄石爲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物覩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西京賦曰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重作範。垂訓赫矣壯乎。鄭玄釋譏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胡本摽衍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啟岐梁此言建國立都不恒一所故洛涘岐梁咸爲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祝𩒠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文之德由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以化光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言帝祚南遷王綱弛紊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迴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淡日斂而藏之見下句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

委篋二字當别有故實

東京賦原文復作複

常興玆雙起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覘重疊上連翠微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曰重殿疊起交綺對幌蜀都賦曰鬱氛氳以翠微布教方顯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布教已見上文周禮曰正月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縣書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鬱崫魚物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甘泉賦曰洪臺崛其獨出西都賓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下何西京賦曰反宇業業何禎許都賦曰景福鬱攸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色法上圓製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上圓大也下矩地也繁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圓以穹隆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前賓四會卻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宮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卻返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卻背也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盤石鬱崫重軒穹隆色法上圓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新刻漏銘并序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敕員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爲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

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曆明時，盈縮之度無準。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爲昏，日出前漏三刻爲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嬴，孟秋始縮。高誘曰：嬴，長也；縮，短也。挈壺命氏，遠哉義用。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壺水以爲漏也。揆景測辰，儆叫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儆宮，謂儆巡其宮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刀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鄭玄曰：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而司曆亾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如湻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漢書：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爲孟陬。曆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曆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爲失方。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傳呼備火。司馬虎賁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也。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illegible]崑玉。陸機、孫綽皆有漏刻銘。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新序固桑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山。弘度[illegible]

有別本

旨。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曆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曆術合施行布在方冊無彰器用。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左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也譬彼春華同夫海棗。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公谷賓戲曰摛藻如春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赤水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捐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盍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且令之官漏出自會稽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宣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不造郎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積水違方導流乖則陸機刻漏賦曰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也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令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歲躔閹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歲在戊曰閹茂禮記曰季春之月律中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孟子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業類補天功均柱地列子曰昔女媧氏煉五色之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河海夷晏風雲律呂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海夷晏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閻浮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材而

請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坐朝宴罷每旦晨興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宴罷以告制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關四門來仁賢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集三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以爲星火謬中金水違用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賦曰寤蟾蜍之棲月識金水之相緣時乖啟閉箭異錙銖左氏傳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爲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爲兩也爰命日官草創新器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則于地四參以天一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以得一生水地以得四生金也建武遺蠹咸和餘舛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郎上魏丕所造也金筒方員之制飛流吐納之規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引水者而形員孫綽漏刻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詮累筒二階積水成川陸機漏刻銘曰口納胸吐水無滯咽變律改經一皆懲革蔡邕律曆志曰凡律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是談天紀綱也測表候陰謂土圭也不謬圭撮無乖黍累漢書曰夫推曆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一累十累一銖又可以校運算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漢書曰造漢太初曆

治曆者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曆也參四氣之盈虛課六曆之疎密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嬴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商周及魯曆漢興張蒼用顓頊曆比於六曆疏闊中最為微近又曰清于陵渠復太初曆晦朔弦望皆最密也永世。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且昭德記功載在銘典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七略曰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誡法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周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勳倍楹席事百巾机蔡邕銘論曰武王踐祚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曰黃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盛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蔡邕銘論曰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於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野西都賓序曰有陋洛邑之議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崔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毋碑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綴惡劉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煥矣不窮邈乎昭備乃詔小臣為其銘曰一暑一寒有明有晦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神道無跡天工罕代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迹其去無方尚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乃置挈壺是准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世道交喪

禮衛銷亾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曰齊宣公時禮義消亾遽遷水火爭倒衣裳水火已見上文毛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擊刁舛次聚木乖方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衞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擊持行夜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鄭玄曰謂擊欜兩木相敲行夜時也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毛詩曰惟彼四國爰究爰度方壺外亥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於漏鍾順卑高而爲級靈虯承注陰蟲吐噏孫綽漏刻銘曰靈虯吐注陰蟲承瀉儵往忽來鬼出神入呂氏春秋曰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淮南子曰此應無窮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繭之絲逝若垂天之電耳不輟音眼無蕾盼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爲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履薄非競臨深罔戰授受靡諐登降弗爽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衞宏漢舊儀曰夜漏起中黄門持五夜相傳授籍田賦曰挈壺掌升降之節惟精惟一可法可象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左氏傳北宮文子謂衞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月不知(遁)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周易曰日月往則月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合昏暮卷蓂莢晨生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葉晨舒而昏合也休子曰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曆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詩汜歷樞曰靈樂參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陸機漏刻賦曰來象神造爲鬼

別本作痛

之變配皇等極爲世作程 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爲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尚卑貴禮永世作程

誄上

王仲宣誄 并序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哲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 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誰謂不痛早世即冥 范曄後漢書桓帝詔曰遭家不造先帝早世 誰謂不傷華繁中零 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 存亡分流夭遂同期 莊子曰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 朝聞夕沒先民所思 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毛詩曰先民有作 何用誄德表之素旗 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曰爲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旍 何以贈終哀以送之 孝經曰哀以送之 遂作誄曰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 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 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

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都也魏滅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爲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辭曰伊伯庸之末胄也厥姓斯氏條分葉散

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漢書曰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赤炎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矇謂遭王莽之亂也說文曰矇不明也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世祖謂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尙書曰黎民於變時雍

三台樹位履道是鍾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合能同周易曰履道坦坦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于天下順帝時爲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爲司空魏志曰粲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毛詩曰旣見君子爲龍爲光毛萇曰龍寵也

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尙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又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魏志曰粲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張衡四愁詩序曰久處機密出臨朔岱庶績咸熙粲父猶傳其官未詳尙書曰庶績咸熙

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旣有令德材技廣宣彊記洽聞幽讚微言孔叢子臧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周物不窮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論語識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也文若春華思若涌泉春華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朱勃謂馬援曰辭如涌泉勢如轉圜發言可詠下筆

棊注

響孫志祖攷案當作嚮向之俗字也

成篇。魏志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棊局逞巧博奕惟賢魏志曰粲觀人圍棊局壞粲爲復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皇家不造京室隕顚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宰臣董卓也帝獻帝也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荊蠻魏志曰粲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注曰羈寄也旅客也崔瑗七蠲曰翻然鳳舉軒爾龍騰毛詩曰蠢爾蠻荊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誄云振冠南嶽濯纓清川集本清或謂消誤也潛處蓬室不干勢權。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也我公奮鉞耀威南楚我公魏太祖也荊人或違陳戎講武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魏志曰劉表卒粲勸表子琮令降太祖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傅幹後漢王命敘曰世祖攘亂復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斯言謂琮降也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售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鄀若稽顙漢北漢書南郡有編鄀縣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魏志曰太祖辟粲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勳則伊何勞謙靡已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憂世忘家殊略卓峙。史記穰苴曰將受命之日

則忘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乃署祭酒與軍行止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算無遺策畫無失理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傅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我王建國百司俊乂周禮曰維王建國尚書曰俊乂在官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帶魏志曰魏國建拜粲侍中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也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榮曜當世芳風晻藹漢書曰韋玄成繼父相位封侯榮當世焉禰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也嗟彼東夷東夷謂吳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事以清王塗也思榮懷附望彼來威言仲宣思念寵榮志在懷附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尊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也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尚書顧命曰病日臻既彌留翩翩孤嗣號慟崩摧蔡邕袁成碑曰呱呱孤嗣含哀長慟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悲怨彼青青泣如頹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丹青二色名言不渝也好和琴瑟分過友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

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域。此驩之人，孰先隕越。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於下。何痛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數，存亡有象。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列子：泰素者，質之始也。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西京賦曰：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輀迴軌，白驥悲鳴。說文曰：輀，喪車也。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梁商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莊子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楊荊州誄 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楊肇已見懷舊賦。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左氏傳：師

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也選賢與能政是以和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周賴尚

父殷憑太阿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矯矯楊侯晉之爪牙毛詩曰矯矯武

臣又曰予王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尚書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

不永玄首未華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准上疏曰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銜恨沒世命也奈何

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東海王彊上疏曰銜恨黃泉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法言曰有生者必有

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身沒名垂先哲所韙東征賦曰唯令德爲不朽兮身既沒而名猶存也行以號彰德以述

美周禮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敢託旒旗爰作斯誄旒旗已見上文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僑氏出楊侯漢書曰揚

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食菜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與周何別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奕世丕顯允迪大猷

尚書曰公稱丕顯德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天厭漢德龍戰未分左氏傳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周易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伊君

祖考方事之殷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韋之跗注者君子也杜預曰殷盛也鳥則擇木臣

亦簡君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

碑也奮躍淵塗跨騰風雲答賓戲曰振拔洿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潘岳楊肇碑序曰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娳之山公表注曰楊肇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構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弱冠已見上文桓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謨毛詩曰無競惟烈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尚書曰克諧以孝蒸蒸乂弗格姦怡怡已見上文多才豐藝彊記洽聞尚書周公曰不若旦多才多藝洽聞強記已見上文目睇毫末心算無垠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答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也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散璞發輝臨軹止作令肇碑曰嘉平初除軹令漢書河內郡有軹縣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肇碑曰肇遷治書侍御史惟此大理國之憲章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之任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尚書周公曰庶獄庶慎聽參皋呂稱侔于張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改授農政于彼野王肇碑曰除野王

典農中郎將魏略曰典農中郎將太祖置秩比二千石漢書河內郡野王縣倉盈庾億國富兵彊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彊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肇碑曰文后屢歎在躬爲恭軍尉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漢書華陰守丞嘉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赤朱其紱肇碑曰五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靑社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毛萇詩傳曰諸侯赤紱紱與韍古今字同魏氏順天聖皇受終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於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烈烈楊侯實統禁戎肇碑曰皇祖之始典戎武衛司管閶闔淸我帝宮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閶闔門漢書曰東牟侯興居先淸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案行淸靜殿中以虞非常苛慝不作穆如和風國語內史過曰神亦往焉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淸風謂督勳勞班命彌崇肇碑曰以淸宮勳勞進封東武伯說文曰督察也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滔滔江漢疆埸分流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也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官乃牧荊州肇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史漢書琅邪有東莞屬徐州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淸厲中正疾惡若讎示威示德以文以柔

師何焯說改然除景雲謂爲文覺是也

蹇字誤當作褰補從心也繼
寒謂無後繼部長蘅說當
作蹇義是而字非

主 別本

左氏傳蒼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吳夷凶侈僞師畏逼將乘讐釁席卷南極班固高紀述乘釁而運席卷三秦繼褰糧盡神謀不忒楊肇伐吳而敗已見辨亡論下君子。之過引咎推直

如彼日月有時則食左氏傳曰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負執其咎功

讓其力。毛詩曰誰敢執其咎亦既旋旆爲法受黜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退守丘堂杜

門不出漢書曰王陵杜門不朝請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毛詩曰采蘩祁祁封禪書

曰搢紳先生之略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靡事不咨無疑不質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漢書曰張竦居貧好事者從之質

疑問事也位貶。道行身窮志逸。毛詩曰我位孔貶毛萇傳曰貶墜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弗慮弗圖乃寢乃

疾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辭曰寢疾而日愁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

命有順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左氏傳曰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

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

朝達厥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襚誄德策勳考終定論。肇碑

曰肇薨天子愍焉遣謁者祠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曰列侯薨大行奏謚誄策應劭曰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含悴毛詩曰煢煢在疚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覆露子也韋昭曰露潤也仰追先考執友之心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深乎知己也承諱忉怛涕淚霑襟楚辭曰泣歔欷而沾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疚不省於亾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 并序

潘安仁

楊經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肅侯楊暨也戴侯楊肇也並已見上文東武康侯之子也康侯楊潭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袤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楊潭潭生仲武成侯或為元侯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乂夫家而免諸艱難尚書周公曰巫咸保乂王家

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曹子建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菲飲食馬融曰菲薄也若乃清才儁茂盛德日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往歲卒於德宮里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喪服周次綢繆累月者八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短命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鉤深探賾味道研幾周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匪直也人邦家之輝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子之遘閔曾未齔髫鄭玄周禮注曰齔毀齒也埤蒼曰髫髦也如彼危根當此

衡飇德之休明靡幽不喬（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弱冠流芳儁聲清劭部爾勇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愼終如始（老子曰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爾休爾戚如實在己（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爲晉國休戚不倍本也）視子猶父不得猶子（論語曰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尙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寢疾彌留守玆孝友（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臨命忽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諸侯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噭噭叫同生悽悽諸舅（莊子曰我噭噭隨而哭之）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荊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芳含而積耀遽毀璧而摧柯言早夭也太玄經曰破璧毀珪逢不幸也）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

造有寫或草或眞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張衡四愁詩曰側身西望涕沾巾龜筮既襲埏隧既開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埏墓隧也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毛詩曰燕燕于飛頡之頏之臨穴永訣撫櫬盡哀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杜預左氏傳注曰櫬棺也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

文選卷五十六終

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刊

文選卷五十七

誄下

哀上

哀下

碑文上

誄下

夏侯常侍誄 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爲太尉掾）賢良方正徵以爲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徵也）中書郎南陽相（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王柬武帝第二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家艱乞還（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頃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世祖武皇帝也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天子惠帝也）春秋四

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壽里第嗚呼哀哉乃
作誄曰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克明克聖光
啟夏政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偪陽光啟寡君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漢書曰夏侯嬰爲太僕常奉車從擊
項籍思弘儒業小大雙名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
曰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顯祖曜德牧兗及荊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荊兗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曜德不觀兵父守淮
岱治亦有聲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華
繁玉振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答賓戲曰摛藻如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淮南子曰隨侯
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如彼錦繢列素點絢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
忠信裏也徒謂吾生文勝則史論語子曰文勝質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莊子子綦曰其寐也魂交論語
子謂顏回曰唯我與爾有是夫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子之承親孝齊閔
參漢書成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爲孝乎

南文殷景仁舉此語作世疵文雅是俗乃避諱改也

子之友悌和如瑟琴。(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事君直道與朋信心。(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 又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雖賞唱高猶賞爾音。(宋玉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 曹植求自試表曰或有賞音而識道) 弱冠屬[illegible]
羽儀初昇 (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 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 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 公弓既招皇輿乃徵 (左氏傳陳敬仲
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范曄後漢書曰侯瑾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也) 內贊兩宮外宰黎蒸 (典引曰巡靖黎蒸) 忠節允著
淸風載興 (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淸風) 泱(央) 彼樂都龍子惟王 (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泱泱乎大風也哉 南都賦曰於顯樂都) 設
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 (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 孔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 毛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
舌) 惠訓不倦視民如傷 (左氏傳祁奚曰惠訓不倦叔向有焉 又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之如傷) 乃眷北顧辭祿延喜
(孟子注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 余亦偃息無事明時 (呂氏春秋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 疇昔之遊二紀于茲。
(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 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 班白攜手何歡如之。(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 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居
吾語汝衆實勝寡 (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 愼子曰衆之勝寡必也) 入惡異俗疵文雅 (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 大戴
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 執戟疲楊長沙投賈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 漢書曰賈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旣以讁去意不
自得) 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洸然變色易容 (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 慨

然歎曰道固不同論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仁由己匪我求蒙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楚辭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予獨正色居屈志申尚書曰正色率下雖不爾以猶致其身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讜言忠謀世祖是嘉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聲類曰讜善言也將僕儲皇奉轡承華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孫叔奉轡漢書儀有承華廄先朝末命望列顯加尚書曰道揚末命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左氏傳季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如何斯人而有斯疾論語伯牛有疾子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中年猶中身也尚書曰文王受命惟終身唯爾之存匪爵而貴孫卿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為盛門性頤豪侈甘食美服窮滋極珍臨終遺誓承錫爾類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臧榮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服漢書曰衣襌複為襲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

薄其塟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亾所不致及病且終曰吾欲臝塟淮南子曰節財薄塟簡服生焉淵哉若人縱心條暢班固

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周禮小喪供柩輅鄭玄曰柩輅載柩車也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爲行始也家語曰顓孫師有容體資質存亾永訣逝者不追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愊抑失聲迸涕交揮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蔡邕陳仲弓碑曰巖藪知名失聲揮涕非子。爲慟吾慟爲誰。嗚呼哀哉論語曰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日往月來暑退寒襲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適子。素館撫孤相泣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撫孤羊舌氏叔向也已見廣絕交論前思未弭後感仍集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并序

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爲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誄之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

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氐又肆逆焉傅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彭蕩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毛詩曰王旅嘽嘽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左氏傳臧文仲曰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況國乎俾百姓流亡頓於塗炭毛詩曰民卒流亡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建威喪元於好畤州伯宵遁乎大谿王隱晉書曰解系為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處忠烈欲遣討氐乃拜為建威將軍又曰周處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遁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左氏傳韓子曰彘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大將軍霍去病裨將侯者九人漢書谷永上書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齊使人說越曰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東觀漢記曰章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曰出東南隅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漢書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剖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為紫非秦隴之僭鞏更為魁鞏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羌什長鞏便然更蓋其種也尚書曰殲厥渠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眾據十雉之城十雉言小也羣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城中負戶而汲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

弔即勺字之假今通作釣弔而俗字作ろ

木石將盡樵蘇之蹊芻蕘罄絕○[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音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毛萇曰芻蕘薪采者也]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弔[的]以鐵鏁機關既縱○礧而又昇焉○[言以鐵鏁繫木爲機關既縱之以礧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礧石又曰高城深壍具藺石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礧千夫沈滯然礧與壘並同力對切]爨陳焦之麥○柿[孚廢]梠[呂]桷[角]之松○[說文曰柿削柿也梠楣也桷榱也]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傷起○歷馬長鳴○[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司馬彪莊子注曰皂歷也]凶醜駭而疑懼○乃闕[掘]地而攻○子命穴浚壍○窴壺鐳[雷]瓶甀[武]以偵[耻令]之○[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于城內掘井以薄城幕甖內井使聽耳者伏罌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然偵廉視也方言曰甀罌也]將穿嚮作○因焚穰[古猛]火薰之○潛氏殲焉○[崔寔四月令曰四月可糴穬注曰大麥之無皮毛者曰穬潛氏謂潛攻之氏也]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師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漢書音義曰衞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軍主長服赤幢東觀漢記曰段熲爲并州刺史曲蓋朱旗]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櫝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槄也楚荊也夏與櫝古今字通]大將軍屢

抗其疏干寶晉紀曰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以少禦眾載離寒暑莊子曰晉之善戰者牛丑以寡擊眾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効極推小疵周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効假授言請解禁効而假授之以官也說文曰効法有罪也詔書遠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亾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謚梁竦詔曰魂而有靈嘉斯寵榮然絜士之闇穢其庸致思乎言絜士之闇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登於豐山而歎曰於斯致思無不至矣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心害之為噤害也廣雅曰妬害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賢首之讐也言嫉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賢首之讐也戰國策甘茂謂楚王曰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賢首之讐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猶弗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昔乘丘之戰縣玄賁奔父甫御

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隊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鄭玄曰白肉股裏）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爲之誄（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劍而叱之何休曰手劍持拔劍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班固漢書贊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史記曰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尚書曰蠻夷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衆寡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婪婪羣狄豺虎競逐（左氏傳富辰諫王曰狄固貪婪王又啓之說文曰杜陵說上黨相詐驗爲婪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爲豺虎又曰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鞏更恣睢潛跱官寺（呂氏春秋曰在上無道倨傲荒恣恣睢自用也楚辭曰竄恣睢以指摘史記李斯曰獨行恣睢之心漢書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貸林蠻夷攻燔官寺）齊萬虓（呼交）闞（呼檻）震驚

台司（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又曰震驚徐方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台）聲勢沸騰種落煽（扇）熾（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詣張奐降聲勢猛烈毛詩曰百川沸騰風俗通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為邊害）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彤珠星流謂治鐵以灑敵司馬兵法曰火攻有五斯為一焉漢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流星矢如雨見上文）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爾雅曰惴惴懼也尚書曰號泣於旻天）爨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人悅之猶解倒懸）馬生爰發。在險彌亮（毛詩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精貫白日。猛烈秋霜（戰國策唐雎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中䟽曰人主怒如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憯乎鄰國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毛詩曰克壯其猷）霑恩撫循。寒士挾纊。（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蠢蠢犬羊。阻眾陵寡（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韓詩外傳曰彊不陵弱眾不暴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愜愜窮城。氣若無假（王逸楚辭注曰愜愜小息畏懼患禍者也魏明帝善哉行曰假氣游魂魚鳥為伍）昔命懸天。今也惟馬。（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惟此馬生。才博智贍（繁欽辭嘲曰雖其人之贍智哉字書曰贍足也）偵（恥命）以。瓶壺剭（靈結）以長塹（徐爰射雉賦注曰剭割也說文曰塹坑也七豔切）鍤未見鋒。火以起焰。薰戶滿窟。掊穴以斂。（廣雅曰掊捶也）

蒲溝切木石瞷竭其稈空虛瞷然。焉生傲若有餘。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瞷然授兵登陴杜預曰瞷然勁忿貌也瞷與瞷同下板切孔融薦禰衡表曰臨敵有餘罗的粱為礧柿廢松為芻守。不乏械歷有鳴駒袞袞建威身伏斧質鄭玄周禮注曰質木椹也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漢書公孫獲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亾。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謩模彌長。蔡邕述歷碑曰加以思謀深長達於從政孔安國尚書傳曰謩謀也咸使有勇致命知方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又子張曰士見危致命我雖。末學聞之前典莊子曰末學古之人有之東京賦曰所謂末學膚受十世有能表墓旌善左氏傳曰宣子因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尚書曰封比干之墓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思人愛樹甘棠勿翦剪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葢鮮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衆聽其入五刑之辭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猜哉部司其心反側斵善害能醜正惡直鄭玄毛詩箋曰惡直醜正牧人。逶迤自公退食國語里革曰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退食毛萇詩傳曰逶迤行可從跡也閒

機鷹揚曾不戢翼言閻機必須若鷹之揚舉不戢翼而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怠爾大勞猜

爾小利方言曰猜恨也苟莫開懷于何不至言人不開懷以相容則瑕釁于何而不至慨慨馬生硠硠高

致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也廣雅曰硠硠堅也發憤囹圄沒而猶眡。嗚呼哀哉左氏傳曰苟偃伐齊卒視不可含欒懷子曰主苟

終所不嗣事于齊有如河乃暝受含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

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燕軍夜大驚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

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騶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者出奇無窮張孟運籌危趙獲

安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與

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

策於帷幄之中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吝嫉謂有司貪吝嫉妬也論衡曰文吏搖筆考迹民

事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僕周禮有蠻隸夷隸鄭玄曰征蠻夷所

獲也頒賦也頒與班古字通剔子雙龜貫以三木爲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功存汧

城身死汧千猶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

七

戰國策曰辭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緍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機明明天子旌以殊恩毛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須爵亦兆後昆周禮曰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尚書曰垂裕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陽給事誄 幷序

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衆至方城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爲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爲之誄焉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瓚少禀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東郡圖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廪延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濟居陽壁誄曰將宏王略獯虜間釁劓學剝司兗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兖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幽并騎弩屯逼鞏洛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悍之士列營緣戍相望層潰關中詩曰列營基時層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攻潁川層之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瓚奮其

郡當作縣

猛銳志不遑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勍寇。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勍强也

士師奔擐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達彫身飛鏃毛詩曰佻佻公子毛萇傳曰獨行貌也

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

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

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恤遺孤以慰存亡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

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

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左氏傳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杜預曰本中軍帥易以爲左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穀梁

有字疑衍

陽州並不姓陽此文誤也何焯但云地名亦非

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左氏傳呂相絕秦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文衆仲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爲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何以邑氏**惟邑及氏自溫徂陽**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郤至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狐續既降晉族弗昌**言狐射姑續鞫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之子之生並續宋皇**毛詩曰之子于征**拳猛沈毅溫敏肅良**管子曰子之鄉有拳勇秀出者毛萇詩傳曰拳力也戰國策鞫武曰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慮沈**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孫子曰貞人在冬則松竹在火則玉瑛**如彼騑駟配服驂衡**服服馬也衡車衡也言翼贊宋朝如彼騑之爲駟乃配服而參衡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驂右曰騑四馬曰駟**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廣雅曰略法也**函陝堙阻瀍洛蕪蓁朔馬東騖胡風南埃**毌丘儉在幽州詩曰芒芒山逕悠悠但見胡地埃**路無歸轊**衛**野有委骸**漢書王恢曰轉車相望又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歸其縣應劭曰轊小棺也服虔曰轊與槥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曰死則委尸原野**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壘慄彼危臺在滑之坰周衛是交鄭翟是爭**交黨與也毛詩曰慄彼淮夷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

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犕請滑鄭文公不
聽襄王請而囚伯犕王怒與翟伐鄭不尅
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隳結鬭。負河
滎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金謂刁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刁斗
周廬擊木柝周禮曰大閽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范曄後漢
書章帝詔曰永平之末城門
書閉說文曰扃外閉之關
料敵厭難。時惟陽生。揚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
子曰將要於衝衛厭難決勝而已
凉
冬氣勁。塞外草衰。李陵答蘇武書云涼
秋九月塞外草衰
邊矣獯虜。乘障犯威。尚書王曰邊矣西
土之人漢書曰上
遣狄山乘障者
顏曰障小城也
鳴驥橫厲。霜鏑高翬。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又曰冒頓乃
作為鳴鏑音義曰鏑箭也西京賦曰游鶴高翬薛
綜曰翬
猶飛也
軼我河縣。俘我洛畿。左氏傳呂相曰迭我殽地入我
河縣俘我王官迭與軼古字通
攢鋒成林。投鞍為
闉。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
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也
翳翳窮壘。噭噭羣悲。師老變形。地
孤援闕。左氏傳晉軍吏
曰楚師老矣
卒無半菽。馬實拑巨秣。漢書項羽曰歲饑民貧卒食半菽公
炎羊傳曰楚莊王圍宋子反窺宋城見
華元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圍者拑
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銜其口
守未焚衝。攻已濡褐。左氏傳曰
公使齊攻
廩丘之郭主人焚衝
或濡馬褐以救之
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周易曰困
窮而通
勉慰痍傷。拊巡飢渴。左
氏
傳曰子反命軍吏察夷
傷杜預曰夷亦傷也
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
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義
立邊疆。身終鋒括。嗚呼哀哉。劉熙釋名曰
矢末曰括
貞父隕節。魯人是志。汧督効

貞晉策攸記（黄父衍書已見上文）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毛詩曰何以贈之路車乘黄）。疏爵紀庸，恤孤表嗣（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黥布上疏爵而貴之疏分也）。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 并序

顏延年（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出焉其中多璇玉說文曰璇亦璿字）；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春秋運斗樞曰椒桂連名士起宋均曰椒桂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搖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言物以希為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于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盇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盇君主無好士之意也何患無士乎）；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言人以眾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百世一聖若隨踵而生也此亦不以文而害意）。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弃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于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上洛熊耳山西禰衡書曰訓夷皓之風），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范曄後漢書曰郅惲謂鄭敬曰子從我為

注非也此及下文同意言物則藉而至人隨踵而立皆不足貴也

無足而至即承璿玉不爲田池隍桂椒不入園林而反言之

此四句承上開下

下云物尚孤生則無足而至者亦不足貴也

此即以巢高夷皓況淵明可謂推崇備至

此不能終隱即雷次宗亦不免斯譏
末景餘波亦承巢高夷皓言
淵明為名為字究難因此以定之
南岳灊霍也何云廬山繆
四字有誤或當作親耳

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乎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而緜世浸遠光靈不屬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騖過山陵浸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論語子曰作者七人而道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俠邪行曰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愷樂于茲同堂宴棲末景游豫躡餘蹤尚書曰餘波入於流沙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左氏傳郤芮對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改禮記曰有哀素之心鄭玄曰凡物無飾曰素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范曄後漢書曰黄香家貧內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列女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其夫曰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母老子幼就養勤匱禮記曰事親左右就養無方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宣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亦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為親屈也初辭

自祭文云月中無射輓歌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至遠郊然則淵明以九月沒也

伶依玫異改

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論語子曰從吾所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嵇康幽憤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曰翔區外以舒翼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閒居賦曰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公羊傳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織絇劬緯蕭以充糧粒之費穀梁傳曰甯喜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鄭玄儀禮注曰絇狀如刀衣履頭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司馬彪曰蕭蒿也織蒿爲薄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劉劭集有酒德頌簡棄煩促就成省曠張茂先荅何劭詩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張衡靈憲圖注曰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謚法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其辭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

賁

至自非敦難解或當言出於自然非由敦迫耳

言依世則尚同詭時則尚異二者皆有可議不可默置也注非

世霸下孝式

言既悟則忘言

漢書音義曰環曰介特也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葛龔遂初賦曰承豢龍之洪族睨高陽之休基史記曰賜爵一級說文曰級次第也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周禮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鄭玄曰睦親於九族然諾之信重於布言漢書曰季布楚人也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廉深簡絜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貢曰博而不舉是曾參之行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為人之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徇同詭違於時必譏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被譏論非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則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論語子曰信而好古世霸虛禮州壤推風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州郡聞德虛己備禮推風推揭其風也孝惟義養道必懷邦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論語比考讖曰文德以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綦毋邃曰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不恭謂侮歎畜人忍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長卿棄官稚賓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遊梁得與諸侯游士居又曰漸居之士太原則郇相字稚賓舉州郡茂材數病去官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歸來歸去來也

擬此是徵士只久痾亡故能為自祭文又作挽歌也

清A 別本

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適心亦適莊子曰知忘是非心之適也 汲流舊巘葺宇家林廣雅曰葺覆也 晨烟暮藹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原憲曰若憲貧也非病也 人否其憂子然其命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 隱約就閑遷延辭聘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懾懼登徒子好色賦曰因遷延而辭避 非直也明是惟道性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高誘淮南子注曰道性無欲 糾纆斡流冥漠報施鵩鳥賦曰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弔魏武文曰悼繐帳之冥漠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 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于明智此說明智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楚辭曰招賢良與明智 謂天蓋高胡諐斯義言天高聽卑而報施無爽何故爽於斯義而不與仁乎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史記子韋曰天高聽卑 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周易曰履信思乎順毛萇詩傳曰寘置也 年在中身疢維痁傷閻疾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曰齊侯疥遂痁杜預曰痁瘧疾也 視死如歸臨凶若吉呂氏春秋曰遺生行義視死如歸 藥劑弗嘗禱祀非恤魏都賦曰藥劑有司論語子曰丘之禱久矣 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傃向也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孫卿子曰死人之終也 敬述靖節式尊遺占漢書曰陳遵口占作書占謂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也 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

此延年勸陶

此問答

京賦作舒卷

禮記曰凡訃於其君云某臣死鄭玄曰訃或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謂賻喪家補助不足遺壞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河圖考鉤曰有壞者可穿禮記孔子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莊子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自爾介居。及我多暇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軍獨介居河北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毛萇詩傳曰憩息也念昔宴私舉觴相誨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孫卿子曰方則止圓則行哲人卷舒布在前載西征賦曰蘧瑗與國而卷舒西征賦曰多識前世之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毛詩曰殷鑒不遠爾實。愀然中言而發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違眾速尤迕風先蹶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闕違眾迕世淺為尤悔深作敦害韓詩外傳曰草木根荄未必撅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撅必先矣身才非實榮聲有歇。言身及才不足為實榮華聲名有時而滅恐己恃才以傲物憑寵以陵人故以相誡也叡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爾雅曰永遠也左氏傳魏絳曰百官箴王闕仁焉而終智焉而斃應劭風俗通曰傳云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黔婁既沒展禽亦逝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為諡妻曰以康為諡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膚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諡為康哉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為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為康不亦宜乎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為士

宋本作舒卷

殷淑儀乃劉休龍堂妹其事干犯人倫誅從能佳亦不宜取也

揆景猶撰日

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其在先生同塵往世同塵已見上文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康黔婁惠柳下惠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 并序

謝希逸 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薨追進為貴妃班亞皇后諡曰宣謝莊為誄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己吾縣者宋陳楚地故梁國寧陵植龍鄉也出鳴雞照車去魏聯城辭趙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皇帝痛掖殿之既閟悼泉途之已宮埤蒼曰閟靖也風俗通曰梓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也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上林賦曰步櫚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後宮則有蘭林蕙草楚辭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桓子新論曰董賢女弟儀居舍號曰椒風天龍方隆王姬下姻沈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二皇女周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毛詩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肅雍揆景陟屺爰臻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遘釁毛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國軫喪淑之傷家凝

賓庇之怨居公主言
起卽不莊可見方丈仙人出
測莊也
毓德素里禮䂓詩暮在深
閨矣
矣
莊後嘆以贊軌堯門之語得
禍見本傳

賓庇之怨穆天子傳曰天子爲盛姬謚曰哀淑人酈后秦氏從姊誄曰敢摛德於旂旒
家失慈親世喪母儀鄭玄禮記注曰庇覆也庇或爲妣非也
庶圖芳於鐘萬周易曰雜物撰德揚雄元后誄曰皆德太常注諸旂旒胄柚下太后誄曰
敢揚厚德表之旂旒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
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
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其辭曰玄
丘烟因煴瑤臺降芬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
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
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高唐渫雨巫山鬱雲高唐賦曰昔先王遊於高唐夢見一婦
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
雲暮爲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楊修𦫳爽述讚曰其德克明誕發初齡左九嬪武帝望月
行雨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如玉之瑩光啓已見上文
方娥瞻星比婺易歸藏曰昔嫦娥以不死之藥奔月漢書曰毓德素里棲景宸
北宮有婺女星古曰婺女爲既嫁之女也
軒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處麗絺綌出懋蘋蘩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是
梁季南碑曰栖景曜於衡門刈是濩爲絺爲綌又曰于以采
蘋南澗之濱又曰于修詩賁道稱圖照言廣雅曰賁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翼訓
以采蘩于沼于沚忠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姒幄贊軌堯門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
焉史記曰禹以姒爲姓漢書曰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妊身十四月乃
生上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鉤綢繆史館容與經闈史三史陳風緝藻臨象
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經六經
分微風國風游藝彈數撫律窮機藝六藝律六律疇嗜冬愛怊悵秋暉楚辭曰蹇
象易象淹留而躊

一三

邦之媛 邦字諷詞也

踏左氏傳曰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楚辭曰心怊悵以永思**展如之華蹇邦之**

媛毛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敬勤顯陽肅恭崇憲**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即位奉尊號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

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遠下延和臨朋達怨祚靈集祉慶禱迎祥毛詩

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玄禮記注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女簡狄吞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潘尼上巳日會天淵池詩曰外迎休祥內和天人**皇肩璿式**

帝女金相式法也言皇之肩嗣如玉之有法也沈約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帝女已見上文左氏傳祈招之詩云式如玉式如金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

相毛萇曰相質也**聯跗齊穎接萼均芳**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萼不當作跗萼足也**以蕃以牧燭代**

輝梁漢書曰文帝立武爲代王參爲梁王**視朔書氛觀臺告祲**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眡祲掌十煇之法鄭玄曰陰

陽氣相侵漸以成災也**八頌扃和六祈綴滲**周禮曰周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視吉凶鄭玄曰以八簭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簭簭之言頌者同於龜占

周禮曰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滲謂滲漉除祉禍也**衡總減容翬翟毀衽**包咸論語注曰衡軛也周

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鄭司農曰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車也周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鄭玄曰狄

當爲翟翟雉名也禕衣畫翬者也說文曰衽衣衿也**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宋孝武傷宣貴妃擬漢武李夫人賦曰閟瑤光

之密陛宮虛梁之餘陰又袁伯文美人賦曰居瑤光之巖奧御象席之瓊珍並以瑤光爲殿名蓋貴妃之所處也王者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爲紫禁**帷軒夕改**

誄詞變調不可為式

此言子雲死也

輅晨遷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孝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蒼頡篇曰軿衣車也離宮天邃別殿雲懸兩都賦曰徇以離宮別寢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寡婦賦曰睹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注曰襲重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帷垂楚組之連綱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巾巾箱也匣琴匣也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闌猶晚也庭樹驚兮中帷響金釭曖兮玉座寒夏侯湛有金釭燈賦曖不明也易是類謀曰假咸出座王脈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欒純孝共氣謂皇子也左氏傳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孝經曰擗踊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注曰毀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息毛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序曰凱風美孝子也茫昧與善寂寥餘慶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與善已見上文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喪過乎哀毀實滅性喪過見上文孝經曰毀不滅性世覆沖華國虛淵兮嗚呼哀哉李秀四言詩曰坤德尚沖毛詩曰秉心塞淵題湊既肅龜筮既辰呂氏春秋曰題湊之室棺槨數襲漢書音義章昭曰題頭也頭湊以頭內向所以為固也階撤兩奠庭引雙輴儀禮曰屬引撤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所以引柩車也在輴曰綁又禮記注曰輴殯車也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淑儀薨又曰大明六年子雲薨潘岳妹哀辭曰擬輀柩路引雙轜爾身爾子永與世辭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司馬彪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

而去城闉嗚呼哀哉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也又曰旌葬乘車所建也毛萇詩傳曰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誄其行而賜之也穀梁傳曰寰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說文曰闉城曲重門也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而逕渡河南郡境界簿曰洛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大路以右轉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閶闔門楚辭曰凌天池而徑渡旌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毛詩曰周道逶遲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霧鏘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喝嘶喝也邊簫簫聲遠也涉姑繇而還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盛姬匹天子乃殯盛姬於穀丘之廟葬於樂池之南天子乃周姑繇之木以環喪車郭璞曰繇音姚晨轀於昆解鳳曉蓋俄金楚詞故車解鳳飾蓋斜金爪也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轀輬車如淳曰轀輬車形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凰然羽飾則鳳凰也注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輬車以轀車為倅也臣瓚曰秦始皇崩祕其喪載以轀輬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轀車類也然轀車吉儀讚說是也桓譚新論曰乘輿鳳蓋飾以金玉蔡邕獨斷曰凡乘輿皆羽蓋金華爪鄭玄詩箋曰俄傾也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黃圖曰陵冢為山鄭玄周禮注曰隧墓道也重扃閟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哀永逝曰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潯許慎淮南子注曰潯涯也習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言思聞乘四氣而嚴駕其芳聲馭六風而彌遠嗚呼哀哉

別本校語善本作章惶

哀永逝文

潘安仁

啟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啟夕將啟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啟期告于賓宵興興緒肩緒也思玄賦曰王肆侈於浩庭卒銜卹而絕緒

俄龍輴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輁軸也天子畫之以龍說文曰輴喪車也

嫂姪兮慞惶，慈姑兮垂矜。爾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

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陳琳武軍賦曰啟明戒旦長庚告昏列子曰撫膺而恨

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眾兮歡樂尠。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毛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能去故作此詩也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反長逝之辭

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輴。祖及輴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宵設燎于門內之右鄭玄曰為哭者為明

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酹觴兮告永遷。禮記曰上衡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酹餟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曰酹

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

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

邁馬回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班倢伃自傷賦曰：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楚辭曰：雲霏霏兮承宇。）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迹兮未夷。（毛萇詩傳曰：夷，滅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隧已見上文。）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賈逵國語注曰：襲，還也。）中慕叫兮擗摽，之子降兮宅兆。（擗摽已見上文。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窈。（杜預左氏傳注曰：櫬，親身之棺。聲類曰：埏，墓隧也。）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葬。杜預注曰：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也。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殯宮。）是乎非乎何皇趣，一遇兮目中。（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鄭玄毛詩箋曰：皇之言暀也。又曰：暀，往也。東觀漢記世祖曰：虜在吾目中。）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周易曰：夫夫婦婦而

家道正

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文選卷五十七終

此文實不悟其佳處意
思詞枝總由無情耳

宋書作想

文選卷五十八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沈約宋書曰文帝元皇后諱齊媯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止

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丞嘉太守顏延年為哀策文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周書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反粤九月二十六日將遷座於長寧陵禮也龍輴丑纚離綍容翟結驂龍輴凶飾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遷徙於祖廟也軸輴軸也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輴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天子畫之以龍也桯餘征切韓詩曰纚繫也鄭玄儀禮注曰引棺在輤車曰綍甫勿切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曹植宣后誄表曰容車飾駕以合北辰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幨車也鄭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王逸楚辭注曰結連也連驂言將行也鄭玄詩箋曰驂兩騑皇塗昭烈神路幽嚴皇塗吉制故曰照烈神路凶飾故曰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才代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存載而后飾白虎通曰始載於庭輤車辭祖禰也飾遺儀於組旐泝徂音乎珩

有過猶之獎
此四言不過言同體天地耳
倫儷一意昭升一意意言帝
后配合耳

行

珮。毛詩曰素絲組之鄭玄曰以素絲爲縷縫之旌旗以爲文飾旌旗以銘功也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尚書大傳曰太師奏雞鳴后夫人鳴珮玉於房中告去毛詩雜佩以贈之毛萇詩傳曰珮有珩璜琚瑀琚音居瑀音禹

悲黼筵之移御痛翬褕以招之重晦。周禮曰大朝覲王設次席黼純又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鄭玄曰褘衣畫翬者也褕畫鷂者也褕與鷂並以招切

降輿客位撤奠殯階降輿謂祖載之時柩[illegible]於車也儀禮曰主人入祖乃載鄭玄曰舉柩卻下而載之禮記曰殯於客位祖於庭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柩車也禮記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乃命史臣累德述懷。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賜之命爲其辭也

其辭曰倫昭儷升有物有憑言天地未分之前已明倫匹之義又升伉儷之道皆有物象有所依憑毛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鄭玄曰有物象也左氏傳曰石言於晉魏榆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劇秦美新曰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

圓精初爍方祇始凝。言天地始分也呂氏春秋曰天道圜地道方何以說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郭璞方言注云爍言光明也淮南子曰清陽薄靡而爲天重濁凝滯而爲地

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祥發猶發祥也毛詩曰長發其祥慶膺猶膺慶也幽通賦曰王者膺慶於所感

祕儀景胄圖光玉繩祕其合儀而生景胄圖其容光而升玉繩廣雅曰圖度也沈約宋書曰宋有玉繩殿

昌暉在陰柔明將進尚書曰邦乃其昌孔安國曰昌盛也周易曰坤陰物也又曰坤妻道也又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

率禮蹈和稱詩納順南都賦曰率禮無違論語曰禮之用和爲貴史記曰陸賈時稱詩書毛詩曰于以采蘋又曰于以采藻鄭玄毛詩箋云蘋之言賓藻之言澡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禮記曰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也

爰自待年金聲夙振。左氏傳曰叔姬歸于紀杜預曰言是歸者

文帝始爲宜都王后初拜
宜都王妃故文如此

待年於父母國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論語曰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馬融曰絢文貌也象服是加言觀維則詩曰象服是宜又曰言觀其旂又曰柔嘉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毛詩曰覆俾我悖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惠問川流芳猷淵塞蔡邕袁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詩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方江泳漢動諧南國毛詩序曰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毛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萇曰方泭也伊昔不造鴻化中微謂少帝之時陸機詩曰伊昔有皇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東都賦曰鴻化惟神魯靈光殿賦曰遭漢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璣謂文帝即位也尚書曰用集大命又曰無墜天之降寶命天璣喻帝位也尚書考靈耀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爲此璣曹植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璣與機同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閒王室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魏明帝苦寒行曰修德乎紫闈八月自懷柔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尚書曰欽若昊天爾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尚書曰允迪厥德孝達寧親敬行宗祀毛詩曰歸寧父母毛萇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毛詩序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進思才淑傍綜圖史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思進賢才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班婕妤自傷賦曰陳女圖以鏡鑒顧女史而問詩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國語泠州鳩曰詠之以中音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成紀見下注壼政穆宣房樂韶理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壼禮記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以聽天下之內治方言曰穆信也儀禮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絃管周南召南之詩房中者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禮記曰韶繼也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也坤則順成

星軒潤飾。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周易曰坤順也漢書曰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也德之所屆惟深必測。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卞蘭太子頌表曰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下節震騰上清朓側。言后道得宜則地安靜而月合度也漢書李尋曰月者眾陰之長妃后之象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國語曰幽王二年三川皆震毛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尚書五行傳曰晦日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鄭玄曰朓猶條達也條達行疾貌側匿猶縮縮行遲貌有來斯雍無思不極。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服孔安國尚書傳曰極中也謂道輔仁司化莫晰。之逝切辛秀四言詩曰乾道輔仁坤道尚沖思玄賦曰死生錯而不齊雖司命其不晰說文曰昭晰明也象物方臻眡視祲告沴。靈細切周禮曰凡樂六變而致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周禮曰眡祲鄭玄曰祲陰陽氣相祲漸成祥也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臨莅不和意也太和既融收華委世。太和謂太平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李軌曰天下太和蔡邕釋誨曰皇道惟融帝猷不顯爾雅曰融朗也委世棄世也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漢武故事曰帝以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漢書音義曰皇后稱椒房椒塗室亦取溫暖除惡氣也戒涼在肂弋二杪秋即穸。國語單襄公曰火見而清風戒寒賈逵曰戒人為寒備也儀禮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說文曰肂瘞也楚辭曰靚杪秋之遙夜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左氏傳楚子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長夜謂葬埋也窀之倫切霜夜流唱。曉月升魄。流唱挽歌也升魄祖祓也禮記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八神警引五輅遷跡。甘泉賦曰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周禮曰巾車掌王后之五輅噭噭儲嗣哀哀列辟。噭噭已見上文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灑零玉墀雨泗丹掖。

此八字固纏綿悽惻而與上文不接盍斯言惟文帝自述可矣耳不可施於儲嗣列辟也

劉騊駼玄根賦曰致雍棘以爲屏撫存悼亾感今懷昔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袁粲既奏上白紙此八字以致其意焉潘岳祭庾新婦文曰伏膺飲淚感今惟昔南背國門北首山園楚辭曰出國門而軫懷兮廣雅曰首向也漢書曰徙從吏二千石之冢於諸陵非獨爲奉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轅楚辭曰僕夫憔悴散若流兮子虛賦曰按節未舒鄭玄毛詩箋曰服中央夾轅也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遥酸紫蓋眇泣素軒傅玄乘輿馬賦曰紫蓋灕游以運翩素軒猶素車也滅綵清都夷體壽原楚辭曰造旬始觀清都漢書曰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漢書音義曰天子未死呼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讙京邑朝野淪其明盛戎狄華夏悲以號讙廣雅曰藹藹盛也國語史蘇曰戎夏交捽也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齊敬皇后哀策文蕭子顯齊書明帝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也光祿大夫道弘女太祖高皇帝爲高宗納之武帝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爲敬皇后高宗崩改葬祔于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爲永泰其年七月帝崩東昏即位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祔于某陵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斂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亾因以爲名凡人呼棺亦爲宮也說文曰塋墓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至尊東昏侯寶卷鄭玄周禮注曰奠獻也饋奠明帝崩未謚故曰某乃使兼太

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司馬彪續漢書太尉公一人凡大喪則告謚南郊祖已見上文掔帝舒皇玄堂啟扉張協禊賦曰羣幕蜺連張衡司徒誄曰大此盛寓歸于幽堂玄室冥冥脩夜彌長俎徹三獻筵卷六衣。杜預左氏傳注曰徹去也禮祭必三獻周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哀子嗣皇帝懷蜃衛而延首想鸞輅而撫心周禮曰遂人大喪使帥其屬以蜃車之役鄭玄曰蜃車柩路柩輴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取名焉阮瑀正欲賦曰佇延首以極睨周禮曰安車雕面鷖總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痛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椒塗已見上文應劭漢官儀曰帝祖母為太皇太后其所居曰長信宮也身隔兩赴時無二展。爾雅曰赴至也禮記顏淵謂子路曰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鄭玄曰展省視也旋詔左言。光敷聖善。鄭玄禮記注曰旋便也漢書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干寶晉紀魏帝詔曰三后咸用光敷聖德毛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其辭曰。帝唐遠胄。御龍遙緒。班固漢書贊曰范宣子曰祖自虞已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在秦作劉。在漢開楚。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沈約宋書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肇惟淑聖。克柔克令。克柔已見上文毛詩曰令妻壽母清漢表靈。昌沙膺慶。韓詩曰漢有遊女薛君曰遊女謂漢神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表靈物莫賞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麓之虛即沙麓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所慶已見上文爰定厥祥。徽音允穆。毛詩曰文定厥祥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毛詩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又詩序曰

葛覃后妃之德也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敬始紘綖教先穜稑 列女傳敬姜曰皇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出穜稑之種而獻於王 睿問川流神襟蘭郁 川流已見上文揚雄書曰賢女聲芳於蘭茝 先德韜光君道方被 先德謂明帝也韜光謂封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韜藏也史志賀劭上疏曰陛下昔韜藏神光潛德東宮干寶晉紀文帝遺吳主書曰韜神光晦德久勞于外毛詩序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

于佐求賢所謁無詖 毛詩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顧史弘式陳詩展義 班婕妤自傷賦曰顧女史而問詩 厚下曰仁藏往伊智 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干寶晉紀總論曰仁以厚下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十亂斯俟四教罔忒 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馬融曰其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教廣雅曰忒差也 思媚諸姑貽我嬪則 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問我諸姑又曰貽我來牟孔安國傳曰嬪婦也毛詩序曰后妃化天下以婦道也 化自公宮遠被南國 公宮南國並已見上文 軒曜懷光素舒佇德 光德皆謂后也言軒曜思大明以擢曜素舒佇聖德而分彩也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也劉歆有曜曆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 閔予不祐慈訓早違 毛詩曰閔予小子周易曰天命不祐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荀氏懿顯宗詔曰朕少遭閔凶慈訓無稟廣雅曰違背也 方年沖藐懷袖靡依 尚書曰肆予沖人弗及知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鄭玄曰腹懷抱也 家臻寶業身嗣昌暉 周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元皇后哀策文曰昌輝在陰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鳴呼哀

鋟 據注文改 刻本誤

辰 注引東京賦典引改 辰

哉楚辭曰蹇將憺兮壽宮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帝遷明命民神胥悅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國語祭公謀父曰至於文武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又王孫圉曰又能上下悅于鬼神乾景外臨陰儀內缺周易曰乾爲君爲父禮記曰后治陰德也空悲

故劍徒嗟金穴漢書曰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字平君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婕妤是時公卿議更立皇后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況爲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家爲金穴璋瓚奚獻禕褕罔設嗚呼哀哉禮記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鄭玄曰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璋瓚夫人所執又周禮注曰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裸禕褕已見上文

馮相告祲宸居長往謂明帝崩也周禮曰馮相氏中士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東京賦曰馮相觀祲典引曰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也貽厥遠圖末命是獎謂顧命令胤也毛詩曰貽厥孫謀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尚書曰道揚末命方言曰秦晉之間相勸曰獎懷豐沛之綢繆兮胥神京之弘敞豐沛喻帝鄉也漢書曰高祖沛豐邑人也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風俗通曰秦政[illegible]吞六國苞宇宙之弘敞

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不從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鮒隅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鈒於松楸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閒安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蔡邕獨斷曰金鈒者馬冠也如玉華形在馬髦前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籍田賦曰清洛濁渠繼池籞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禮記曰飾棺君三池鄭玄曰[illegible]池於

此等語殊失體雖哀而不恭

籍 别本

此言先為侯夫人後追崇為皇號

中郎碑頌之文所選太少

菀之爪端若今承覈然又禮記曰飾棺君龍帷振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依柳毛詩曰造舟為梁迴塘寂其已莫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南都賦曰分背迴塘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說文曰澹水搖也靜閟宮之遠烈兮聞女之遐慶毛詩閟宮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祀而表命晉中興書策明穆皇后曰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義蔡邕論曰追達以纖祥協德采蘋采蘩已見上文漢書曰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命爵號也慕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鄉衛南宮皇太后因過按行閱視舊時衣物今以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枚衣一篋遺王可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絲繩係身毒寶鏡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宣帝崩後不知所在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郭有道碑文 幷序

蔡伯喈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辟橋玄府稍遷至郎中後董卓辟邕遷侍書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漢書太原郡有界休縣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亡虞必從之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

號叔王季之穆爲文王卿士將號是滅何愛於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胥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號韋昭曰咨謀也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

其後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國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何高誘戰國策注曰郭古文號字也先生誕應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

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黃石公記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若乃砥

節礪行直道正辭孔叢子曰魯人有僟公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仲長子昌言曰直道正辭貞亮之節貞固足以幹事

隱括足以矯時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于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蘧伯玉之行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將待隱括然後直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括猶量也蒼頡篇曰矯正也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六經五經及樂經也圖河圖也緯六緯及孝經皆有緯也周流華夏隨

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于

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禮記曰子事父母冠緌纓鄭玄曰緌纓飾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望形表而

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揚雄覈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景附莊子曰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也猶百川之歸巨

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東海管子曰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爾乃潛隱衡門收

朋勤誨毛萇詩傳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論語子曰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周易曰匪我求童蒙祛猶去也

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己問尋）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辟猶召也）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西京賦曰洪涯立而指麾 神僊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是洪涯先生 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之讓位於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也）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李陵書曰策名於天衢）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范曄後漢書曰建寧靈帝年號也）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毛詩曰終其永懷 毛萇詩傳曰寘置也）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僉以爲先民既没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毛詩曰先民有作 又曰德音不忘）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 毛詩曰顯顯令問）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言其明德而通於玄 廣雅曰玄道也）純懿淑靈受之自天（毛詩曰有命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海淵之爲大）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悅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匪惟摭華

乃尋厥根。法言或曰亦有疾乎曰摭我華而不食我實 宮牆重仞允得其門。論語子貢謂叔孫武叔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周易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洋洋搢紳言觀其高。音告公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 棲遲泌丘善誘能教。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赫赫三事幾行其招。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招猶召也 委辭召貢保此清妙。言有召貢者委棄而辭之范曄後漢書曰司徒黃瓊辟泰太常趙典舉泰有道並不應召或爲台 降年不永民斯悲悼。尚書祖乙曰降年有永有不永 爰勒茲銘摛其光耀。韋昭漢書注曰摛布也 嗟爾來世是則是效。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刑法志述曰五刑之作是則是效

陳太丘碑文 并序

蔡伯喈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范曄後漢書曰寔潁川許人漢書潁川郡有許縣魏志曰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爲許昌縣然蔡邕之時惟有許縣或曰許昌非也 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易通卦驗曰太皇之先與耀合元精論衡曰天稟元氣人受元精孟子謂充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當今之世舍我而誰 兼資九德總修百行。尚書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

誘善導仁而愛人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又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善誘已見上文論語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使夫少長咸安懷之 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 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孝經曰進退可度 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 論語子貢曰惡徼以爲智者惡訐以爲直者又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上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 論語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孝經子曰其教不肅而成 政以禮成化行有謐 左氏傳晉郤至謂子反曰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爾雅曰謐靜也 會遭黨事禁固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 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莊子曰澹然無極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毛詩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交不諂上愛不瀆下 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 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車傳子孫左氏傳曰晉韓獻子告老杜預曰告老致仕者也 四門備禮閑心靜居 尚書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 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 范曄後漢書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選入掌是欲特授以不次之位是謂使者 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爲黃帝侍中周時號曰常伯秦始復故三事已見上文

紆佩金紫光國垂動。漢書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金印紫綬 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

而已。皆遂不至列子林類曰吾老 無妻子死期將至 弘農。楊公東海陳公 范曄後漢書曰太尉楊 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

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 大位未登愧于先之也 每在衮職羣僚賀之 衮職謂三公也周禮 曰三公自衮冕而下 皆舉手曰潁川

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 方言曰 躋登也 慙於文仲竊位之負。論語曰臧文仲 其竊位者歟知

柳下惠之賢 而不與立也 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

范曄後漢書中 平靈帝年號也 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 孔安國尚書傳曰 臨終之命曰顧命

時服素棺椁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周易曰用 過乎儉 羣公。百僚莫不

咨嗟嚴數知名失聲揮涕 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曰公父文伯卒敬 姜曰無揮涕王肅曰揮涕涕流以手揮之也 大將軍

弔祠錫以嘉謚。范曄後漢書曰 謚何進遣使弔祭 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純

孝經援神契曰五岳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文鉤命決曰五岳 吐精宋均曰吐精生聖人也靈曜謂天也尚書緯有考靈曜 天不憖遺老俾屏我

王。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 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 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 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

梁木其 壞乎 搢紳儒林論德謀迹。謚 謚曰文範先生。漢書有 儒林傳 傳曰。郁郁乎文哉。

史 何焯改

緦麻設位當連府丞已下爲句

論語文也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儒表。範爲士
則存誨没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
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信命世之才含光醇
德。爲士作程。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毛萇詩傳曰程法也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謀父曰犬戎奉舊
德而守終純固奉禮終没。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
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拜爲司空又曰韓融字元長獻帝
初官至太僕緦麻設位。哀以送之。喪服傳曰緦麻十五升布鄭玄曰謂之緦者縷細如絲也音思孝經曰哀以送之遠近會葬
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謝承後漢書曰劉翊潁川人河南尹种拂嘗來臨郡翊爲主簿迎之到官深敬待之然种府君即拂也
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直用部大掾以成時銘
斯可謂存榮没哀。死而不朽者也。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朽已見上文乃作銘曰。峩
峩崇嶽。吐符降神。上林賦曰南山峩峩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
既喪斯文。論語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微言圯絶。來者曷聞。微言已見上文幽通

淵儉同為宋壻同作齊臣語關廢興胥無赧作異己者論其文詞堪大手筆也

賦曰將圯絕而罔階論語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交交黃鳥爰集于棘毛詩國風文喻仕於亂時也命不可贖哀何有極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褚淵碑文 幷序

王仲寶 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琅邪人幼專心篤學手不釋卷為中書監薨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毛詩曰人之云亡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蔡邕郭林宗碑曰先生既沒魏志太祖曰孤到此州嘉其餘風也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史記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武王崩成王幼武庚作亂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國於宋微子以故而仁賢及代武庚故殷餘民甚欣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杜預曰段其公子子石也褚師官也命氏已見上文爰逮兩漢儒雅繼及漢書曰褚大通五經為博士謝承後漢書曰褚譆字叔齊陳留尉氏人博聞廣見聰明智達也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

此又予山句調所本

從何焯刪

穆公魏代帝氏末閒晉中興書曰褚裒字季野侍中衞將軍兆贈太傅元穆侯德合當時行比州壤魏書曰陳寔德冠當時莊子曰行比一鄉
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王命論曰淵然深識毛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論語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毛詩序曰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亮采王室每懷沖虛之道尚書曰亮采惠疇老子曰大滿若沖孝林曰沖猶虛也可謂婉而成
章志而晦者矣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
軒冕相襲尚書曰建官惟賢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劉歆移太常博士曰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
璋而挺曜川嶽之靈已見上文禮記曰珪璋特達廣雅曰挺出也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神茂
初學業隆弱冠弱冠已見上文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張協白鳩頌曰經仁緯義王隱晉書曰氾勝之
穆敦九族蔡邕何休碑曰孝友盡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金聲玉振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振猶動也東京賦曰區宇乂盈孝敬
渟深率由斯至毛詩序曰成孝敬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渟深愼嘿尚書曰率由典常盡歡朝夕人無閒言禮記孔子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逍遙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
劇秦美新曰逍遙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音徽即徽音也毛詩曰大姒嗣
徽音韻宇弘深喜慍莫見其際晉中興書曰衞玠終身不見其慍喜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

五臣無人字有言字

丞文作由己

人言必猶於己王命論曰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用己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宏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袁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郎臧榮緒晉書曰呂安才氣高奇又曰荀顗綜覈名實風俗澄一范曄後漢書左朱謇曰范滂精裁猶以利刃斷腐朽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昧鶡冠子曰[illegible]者靡不在君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班固成帝贊曰臨朝淵默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蕭子顯齊書曰淵少有世譽復尚公主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三輔決錄曰平陵竇叔高以經術稱摯虞曰叔高名玄以明經爲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高儀狀絕眾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出朝同輩嘲笑焉叔高時以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妻與決未發而詔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尚武帝姊常山公主毛萇詩傳曰蔑無也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晉中興書曰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陸機謝內史表曰官成兩宮尚書曰所寶惟賢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出參太宰軍事入爲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晉令曰祕書郎掌三閣經書晉三輔故

事曰天祿閣在大殿北以藏祕書光昭諸侯風流籍甚韓詩外傳曰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名昭諸侯天下願焉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以父憂去職蕭子顯齊書曰淵父湛之驃騎將軍喪過乎哀幾將毀滅周易曰喪過乎哀孝經曰毀不滅性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服闋除中書侍郎鄭玄禮記注曰闋終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習效惟穆左氏傳曰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莊子曰智效一官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沈約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子鸞兼司徒進號撫軍將軍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國語叔季文子曰吾以德榮爲國華韋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爲國之光華也出爲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韋昭漢書注曰銓稱錘聲類曰銓所以稱物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詔曰選曹銓管人材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臧榮緒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爲尚書郎吏部郎缺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以楷爲吏部郎泰始之初入爲侍中裴子野宋略曰壽寂之前刃少帝延湘東王升御坐立爲明帝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天步初夷謂弒少帝也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作亂蕭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屯鵲尾洲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勳階毛詩曰天步艱難蔡邕劉寬碑曰

統戎三軍以清王塗若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元戎啟行衣冠未緝。元戎啟行謂建安出征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衣冠謂朝士也范曄後

漢書崔譔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𤕤雅曰緝和也緝與輯同內贊謀謨外康流品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李重集曰為選部尚書

其箴曰銓管人流品藻清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實不。

失勞舉無失德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君舉不失德賞不失勞績簡帝心聲敷物聽。崔駰武賦曰假皇天乎簡帝心尚書

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事盛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

之功膺庸祇之秩帷幄已見上文尚書曰惟乃文考庸庸祇祇威威顯民孔安國曰用可用敬可敬封雩都縣開國伯

食邑五百戶漢書有豫章郡雩都縣既秉。辭梁之分又懷寢丘之志。國語曰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辭曰

梁險而在遠懼子孫之有貳者縱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歿懼子孫之以梁之臣之祀也乃與魯陽賈逵曰惠王楚昭王子梁楚北境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列子曰孫叔敖

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越人禨之可長有者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辭而不

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所受田邑不盈百井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漢書曰井方一里久之重為侍中

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後賞善

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又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又曰方叔涖

楊何焯改

彦回仲寶同媿斯言

止其車三千丹陽京輔遠近攸則漢書曰右内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都尉更名右扶風是爲三輔又百官表有京輔都尉
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玄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吳興衿帶實惟股肱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爲河
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頻作二守並加蟬冕蕭子顯齊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爲吳興太守常侍如故蔡邕獨斷曰侍中
中常侍加貂附蟬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左氏傳郤至之辭已見上文明皇不豫儲后幼沖沈約宋書曰太宗明
皇帝諱彧又曰後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泰始七年立爲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尚書曰武王有疾弗豫謝承後漢書曰孝靈帝崩皇太子即位主上幼沖貽厥之寄
允屬時望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徵爲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
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内直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韓詩外傳曰外寬内直蘧伯玉之行也弘二八之
高謨宣由庚而垂詠二八八元八愷也毛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太宗即世遺命以公爲散
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太宗明帝也左氏傳荀息謂晉獻公曰公家之利知
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詩小雅文也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左氏傳曰隨武子曰蔿敖爲太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
談孔融張儉碑曰惜乎不登太階以尹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

此乃有微詞

賞於士伯者也。孟軻曰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曰其爲人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克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羊舌職悅之以爲當也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遭庶母郭氏喪毀瘠舉起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毛詩曰因心則友朝議以有爲爲之魯侯垂式。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魯伯禽有爲爲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存公忘私方進明準。漢書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爲丞相及母既終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己弘化。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敦勉也嵇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尚書曰三孤貳公弘化屬値三季在辰戚蕃內侮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也宜哉韋昭曰三季桀紂幽王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稱兵內侮桂陽失圖窺窬神器。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爲桂陽王後爲江州刺史及太宗晏駕主幼時屯遂舉兵反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中軍將軍褚淵入衞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等直入朱雀門休範雖死不相知聞墨蠡至杜姥宅宮省恇擾於是城內分遣諸軍東西奮擊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等劉琨勸進表曰狡寇窺窬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窬與覦同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湛方生詩曰鼓棹行遊吳都賦曰振蕩汪流曹子建責躬詩曰建旗東嶽子虛賦曰岑崟參差日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曹植任城王誄曰矯矯元戎雷動雲徂楚辭曰雷動電發鳴控弦於宗稷

依攷異改

流鋒鏃於豪魏。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宗宗社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立宗社曰泰社稷宗社之稷周禮曰太宰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五等論曰鋒鏑流乎絳闕

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英宰謂齊王也元渠謂休範也晉中興書穆帝詔曰實賴英宰淵謀尚書曰殲厥渠魁而餘[illegible]

寔繁宮廟憂逼。餘孽謂杜黑蠡也公乃總熊羆之士。率不貳心之臣。尚書曰先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戮力盡規。克盪禍亂。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力幷力也盡規已見上文康國祚於綴旒。

拯王維於已墜。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

翼佐。太祖齊王也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左氏傳曰楚子救鄭軍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

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杜預曰器猶用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爲侯。兼授尙書令中軍將軍。給班

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老子曰功成而弗居周易曰无不利撝謙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晉起居注安帝

詔曰灑落成勳固秉謙挹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蕭子顯齊書曰淵後嫡母吳郡

公主薨毀瘠如初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莊子曰桑雩謂孔子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與林回曰彼

以利合此以天屬者也司馬彪曰假國名也屬連也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禮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

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鄭玄曰顏丁魯人也居喪合禮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天厭宋德。水運告謝

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水運宋也射雉賦曰青陽告謝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嗣主荒怠於天位**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明帝長子諱昱即位淫亂尚書。曰商王受荒怠弗敬又伊尹曰天位艱哉**彊臣憑陵於荊楚**沈約宋書曰荊州刺史沈攸之便有異志左氏傳鄭王子伯駢曰今楚憑陵我城郭[illegible]**繼統之功龕亂鹽民之德**廢皆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統謂立順帝也蕭子顯齊書曰蒼梧暴虐稍甚及廢羣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漏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筆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檄太常曰繼統揚業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崔寔正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鹽民也**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算**。潘岳賈充誄曰使夫疑廟定於神算**雖無受脤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左氏傳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莊子仲尼謂楚王曰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慎子注曰甘寢安寢也**乃作司空山川攸序**。禮記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也**兼授衛軍戎政輯睦**。羣秀皇甫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以閑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卒乘輯睦事不奸矣**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沈約宋書曰順帝諱准字仲謀明帝第三子廢帝殞奉迎入居朝堂即位後四年禪位于齊帝遜位于東邸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弼諧允正徽猷弘遠**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詩曰君子徽猷小人與屬**樹之風聲著之話言**。左氏傳君子曰古之王者首並建聖哲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魏志曰太祖封荀攸亭侯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臧榮緒晉書曰裴秀字秀彥河東人也當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遷尚書僕射及世祖受禪進左光祿大

夫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國語藍尹亹謂子西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歎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孰

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左氏傳曰楚屈建語康王曰晉范會之德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五君宋文明孝齊高武然此武猶未立蓋終言之寅亮已見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大啟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固辭邦教蕭子顯齊書曰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司徒毛詩曰大啟爾宇毛萇曰宇居也東京賦曰廣啟土宇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

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蕭子顯齊書曰淵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周禮曰乃立天官冢宰而掌邦治鄭玄曰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

雖秩輕於袞司而任隆於百辟○袞司三公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韙遂沖旨改

授朝端晉起居注曰帝詔曰若不少順沖旨降損盛制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劉琨勸進表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節八刑而罕用○蕭子顯齊書曰三年重申前命爲司徒周禮曰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鄭玄曰禮謂典禮五吉凶軍賓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節略也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義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婣音因

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虓郊祀賦曰伊皇毋以延慈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出陪

鑾蹕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寶○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晉書庾峻

一作玫異改
命　也　作玫異改

曰知足如疎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東野未詳又曰維書天進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然野當爲杼古序字也以是圖緯故曰餐餐美也**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禮記曰君日出觀朝退適路寢聽政王廙思逸民賦曰左披文以遘話講六藝之宏數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參以酒德閒以琴心**晉書劉伶有酒德頌列仙傳曰涓子作琴心三篇**暧有餘暉遙然留想**暧溫貌莊子曰暧然似春遙然留想所慮者深也**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言君垂恩有如冬日而臣戒懼常若秋霜鄧析子曰爲君者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荀悅申鑒曰主怒如秋霜**肅肅焉穆穆焉**爾雅曰穆穆肅肅敬也**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見之令子爲上卿辭曰臣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矣**太祖升遐綢繆遺寄**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崩遺詔以淵錄尚書事禮記曰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西征賦曰武皇忽其升遐**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稟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尚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又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左氏傳隨武子曰蔿敖爲太宰擇楚國之令典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左氏傳太史克曰舜舉八元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又展禽曰桓公糾合諸侯實昭舊職**增給班劒三十人**晉公卿禮秩曰諸公給虎賁三十人持劒焉**物有其容徽章斯允**左氏傳膳宰屠蒯曰事有其物物有其容禮記曰殊徽號鄭玄曰徽旌旗之名也又曰以爲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幟也**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

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侚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晉起居注安帝詔曰今權順所請以申超世之美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蕭子顯齊書曰淵寢疾上相是運有變淵憂之表遜位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昊命不永大漸彌留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昊命有傾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又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于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晏子曰齊景公遊於菑晏子死公撃馹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駃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詩外傳曰趨車馳馬也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恇匡慟動於下鄭玄禮記注曰恇恐也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言萬國同戚豈如柳莊晏嬰事止一國一主而已哉李蕭遠運命論曰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為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眞莊子曰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虛己以遊當世不能攖其度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能怒人虛己以遊於世其孰能害之也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

形容儀形體也鄭玄春秋緯注曰遞去也怊悵餘徽鏘洋遺烈楚辭曰心怊悵以永思久而彌新用而不竭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

文選卷五十八終

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晉起居注安帝詔曰今權順所請以申超世之美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蕭子顯齊書曰淵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旻命不永大漸彌留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又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于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晏子曰齊景公遊於菑晏子死公擊騶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詩外傳曰趨車馳馬也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恇匡慟勑於下鄭玄禮記注曰恇恐也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言萬國同戚豈如柳莊晏嬰事止一國一主而已哉李蕭遠運命論曰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劒為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莊子曰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虛己以遊當世不能擾其度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能怒人虛己以遊於世其孰能害之也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

形容儀形體也鄭玄春秋緯注曰逝去也怊悵餘徽鏘洋遺烈楚辭曰心怊悵以永思久而彌新用而不竭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

文選卷五十八終

文選卷五十九

凡用釋典字及理意皆以記之非敢施棘勒也

巾一作中見說文叢傳恐不足據

依原文刪

謝惠連祭古塚文一首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碑文下

頭陁寺碑文 天竺言頭陁此言斗藪斗藪煩惱故曰頭陁

王簡栖 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栖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爲頭陁寺碑文詞巧麗爲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郢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巾製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 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斟也漢書枚乘上書諫吳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桓子新論子貢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斟勾愚切 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 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韓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 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亾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 僧肇涅槃論曰視聽之所不曁四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存若亾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竺道生曰心行心所行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 是以掩室摩竭用啟息言之津

所謂不有不無

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法華經曰寂滅無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水之處**杜口毗邪以通**[illegible]**之路**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滅以息言杜口毗邪現默然而得意維摩經曰佛在毗邪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嘿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淨名杜口於毗邪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然語**。

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尚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不知彝倫攸敘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爻之文也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是故三才既辨識**

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此題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背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明之不可止者其在此乎左氏傳叔向謂鬷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然爻繫所筌窮於此域**爻六爻也繫繫辭也因爻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爻繫之所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筌捕魚之笱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度論曰二乘以生死為此岸**則稱**去聲**謂所絕**

形乎彼岸矣。至如涅槃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絕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涅槃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為彼岸也**彼**

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

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釋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弘時務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爲禪也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法離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無形象豈隨迎之可見維摩經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形象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盤之蘊也妙法蓮華經曰昔住學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盤勝鬘經曰意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衆皆如舍利佛盡思其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奧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周易曰入于幽谷不明也尚書大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爲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鍾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齊秀相風賦曰故無來而不應兮何適莫之足與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圓對謂有感斯對而無不周也勝鬘經曰涅盤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僧肇維摩經序曰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一音稱物宮商潛運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脫周易曰稱物平施漢書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宮如來佛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爲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者謂如與如冥無復有如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

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都夫人曰妙　**憑五衍之軾**
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周易曰利見大人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
拯溺逝川僧肇論曰騁六通之神驥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天竺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
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爲憑四衛之軾蓋梁代諱衍故改爲左
氏傳曰楚子王使鬭勃請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
而觀之說文曰出溺爲拯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維摩經曰
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論曰啟八正之平路坦衆聖之夷塗大品經說八
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爾雅曰庇蔭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
世與道交相喪也　**於是玄關幽揵感而遂通**玄關幽揵喻法藏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玄關難啟善揵易闢戴逵棲林賦曰幽關忽其
離揵玄風暖以雲頹字林曰揵門距周易曰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遙源濬波酌而不竭**遙源濬波喻法海也文子
曰取焉而不滿酌焉而
不竭莫知其所由也　**行不捨之檀而施**去聲**洽羣有**夫心愛衆生而行捨捨則增愛非爲實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
之捨者及於衆生斯爲不捨以慈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蜜僧肇論
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美不爲之爲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
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僧肇　**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夫行慈者以衆生爲緣衆生爲
維摩經注曰鏡羣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
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雖於衆相離相行慈名爲無緣無緣生慈是爲眞實以斯而唱則物
無不周涅槃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經曰
無緣者不住法相及衆生相釋道安曰解　**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夫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而勿
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
照之明猶無得之得無得而得斯爲眞得故勿照之明斯爲眞明矣演眞明而廣照何止鑒窮沙
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眞照理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

三

宋文魏氏作曹氏

如是盡爲多不**導亾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所以機心應之物有機心則結累斯起故誘以無機之智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厌心滅智內無機照之勤辨亾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復盡末爲塵一塵爲一劫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時義**○**遠矣能事畢矣**○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盤經曰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拔提河邊娑羅雙樹閒爾時世尊臨涅盤史記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拔河一名金沙河也**惟怳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老子曰道之爲物惟怳惟惚王弼曰怳惚無形不繫之貌也又曰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言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兮其無繫汜汜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維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遥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荅賓戲曰聖哲治之棲遑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爲一世界千三界爲小千世界千小世界爲中千世界至千中千世界爲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瑞應經曰恬虛心樂靜無爲無欲僧肇維摩經注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涅盤經曰佛以千疊纏裹其身積衆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盤經說世尊向熙連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閒般涅盤於天冠塔邊闍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常住故盡法華經曰方便見涅盤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也**正法既沒象教陵夷**曇無羅讖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論語曰文王既沒陵夷已見上文**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孔安國論語注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製論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

已謝宣遠贈靈運詩曰遵方往有務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云得一者鍾會曰一亦道也 順非辯僞者比微言於目論 禮記曰言僞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衆言中微妙第一僧肇論曰采微言於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說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 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 摩訶摩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歲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燃正法炬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王弼曰幽深贊明也 竝振頹綱俱維絕紐 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頹綱既振謝莊爲沈慶之荅劉義宣書曰皇綱絕而復紐屢夏墜而更維說文曰紐系也 蔭法雲於眞際則火宅晨涼 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劉虯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則殊形竝現順機不偏此則彌布徧覆之義也維摩經曰周眞際等法性不可量僧肇曰眞際實際也法華經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所燒我皆拔濟之 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 法華經曰慧日大聖尊久乃說是法劉虯曰菩薩圓淨照均明兩故曰慧日又曰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露坐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得開解 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言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爲宴坐僧肇曰諸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生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樽俎之師已見上文 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 邪黨分崩無藩籬以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言無大亦言勝大能勝九十六種論議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 華嚴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國尙書傳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 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竝

今黃鶴山下臨江一小寺榜曰古頭陀寺非其地也元和志頭陀寺在鄂州江夏縣東南二里

原賦膠作漻

勒丹青之飾。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子莊王陀立十三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爲同時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卽行七步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朝臣傳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丹青 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太史公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孔安國尚書傳曰三山言相望也 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人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光遂王彼至萇子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遁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至京師王濛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苻不後還吳人劉王義之遂與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惠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苻不後還吳入襄陽南遊荊州欲往羅浮屆尋陽見廬峰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爲左西方爲右 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爲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訓勤行趣涅盤也 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漻濤浩汗又曰灌泋濩渭蕩雲沃日 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而四

方蜀都賦曰陽烏迴翼於高標揚雄反離騷曰恐日薄於西山西眺城邑。百雉紆餘。左氏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鍾會懷土賦曰望東城之紆餘

東望平皋。千里超忽。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

潔珪璧。擁錫來遊。毛詩曰有匪君子如圭如璧東觀漢記馮衍說鮑叔永曰衍圭璧其行求修其心錫錫杖也大智論曰菩薩常用錫杖避傅佛像莊子曰神農

擁杖而起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言身從緣生緣亦斯廢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緣生見俗聲曰身從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

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滅緊釋在摩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

作諸法。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惑煩惱也言苟法雖處解惑則起相受生解者身心寂滅涅槃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竺道生維摩經注曰戀生

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復存身也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鷙。禮記

曰古者謂年爲齡齒亦齡也范曄後漢田巴報馮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臣瓚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李尤七歎

曰猛鷙陸嬉龍鸞水處班荊蔭松者久之。左氏傳曰伍舉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宋大

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

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爲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蔭也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覬

沈約宋書曰孔覬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覬音冀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

復 注及別本

室周禮曰薙氏下士二人鄭玄曰薙翦草也法華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
君諱興宗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爲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復爲崇基表剎立禪誦之
堂焉維摩經曰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利起七寶塔表剎莊嚴而供養也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
首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衆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
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者也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曹植擬九詠曰從勤
躬兮苦心論語子曰求仁而得仁莊子曰養志者忘形也纂修堂宇未就而沒國語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高軌難追
藏舟易遠魏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汎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僧
徒閔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周易曰闃其戶闃其無人高誘淮南子注曰椽榱也榱棟也可爲長太息矣
漢書賈誼曰可長太息者此也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受宋禪史記
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尚書曰丕顯文
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格天光表之功弘啟興復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東觀漢記博士議曰除殘去賊興復祖宗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左

今齋善諱暄

氏傳伍員曰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一步中雅頌驟合韶護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養耳鄭玄曰韶舜樂護湯樂也炎區九譯沙場一候十洲記曰炎洲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於周公尚書曰西被于流沙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粵在於建武焉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即位改為建武乃詔西中郞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西中郞將郢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方城謂楚龜蒙謂齊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又隨武子曰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而咨於故實也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盜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諠蕭子顯齊書劉諠字士穆為江夏王郢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代之以行州府事故稱行事也智刃所遊日新月故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論語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也道勝之韻虛往實歸瑞應經曰迦葉一弟問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荅曰言佛道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因

百姓之有餘閒天下之無事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長養不失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庀匹耳徒揆日各有司存左氏傳宋災使華閱討右官庀其司杜預注曰庀具也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爲楚室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隱晉書荀勖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亘丘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主得賢臣頌曰離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上陵青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西都賦曰修除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逶移王逸曰逶移而長移與迤音義同楚辭曰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雘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萍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鵲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崖谷共清風泉相渙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金姿寶相永籍閑安金光明經曰如來之身金色微妙其明照耀如金山王又曰光明巍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閒安息心了義終焉遊集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是故世尊依於了義一向說記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所遊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理懷淵遠今屆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鼎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

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御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公鍾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言**

時稱伐承樹碑於宗廟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于碑也

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卲者孔子之徒與小雅曰劭美也提行

敢寓言於形象庶彰乎眾妙法言曰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其辭曰質判玄黃氣分清濁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列子曰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

涉器千名含靈萬族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謂品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春秋元命苞曰蚑行喙息蠕動蜎蜚根生浮著含靈盛弗陸機鑑賦曰總美惡而融融播萬族乎一區

涓源上派澆風下黷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澆淳散朴淮南子以澆為澆黷音義同說文曰派水別流也字林曰黷將垢也杜木切

愛流成海情塵爲岳瑞應經曰感傷世間沒於愛欲之海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沈於愛河則妻子財帛也言積之多如海情塵之積為岳為善曰積亦見多為惡曰積亦多也

皇矣能仁撫期命世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轉法經作方菩薩曰能仁如來與此二道之教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劉虬曰能仁哀此忍土俯來拯拔故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

乃睠中土聿來迦衛毛詩曰乃睠西顧又曰聿來胥宇迦衛已見上文

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眾生

殷鑒四門幽求六歲毛詩曰殷鑒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啟王出游始出城東門天帝化

作病人卽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丁壯不久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惟是惟快卽迴車還念道淸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旣歷深山到幽閑處菩薩卽拾藁草以布地正身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六年

亦旣成德妙盡無爲勝鬘經曰唯有如來化就一切功德無爲已見上文

帝獻方石天開滌池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卽頻那山上取四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屛處食已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卽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爲指地池

祥河輟水寶樹低枝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流甚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羅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澡浴畢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修好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

通莊九折安步三危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方朔誡子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尙書曰竄三苗於三危

川靜波澄龍翔雲起頭陀經曰令身調善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息波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耆山廣運給園多士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萬二千人俱尙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衞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金粟來儀文殊戾止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尙書曰鳳凰來儀文殊已見上文毛詩曰魯侯戾止

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春秋元命苞曰乾動川靜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人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法本不然今則無滅維摩經曰法本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僧肇曰小乘以三界熾然故滅之以求無爲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眞寂滅

象正雖闕希夷未缺象法正法已見上文史記曰酒闌漢書音義文

據此是在山半又城在其西而寺南面始見大川疑寺在今曾祠近旁也
○曾祠自新室國之始亦改爲學校

穎曰闡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於昭有齊式揚漢烈**毛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班固漢書述曰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揚雄解嘲曰不足以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枻**僧叡十二法門序曰泰希普於宇宙濟溺喪於玄津漢書音義韋昭曰枻檝也音裔翊泄切叶韻**惟此名區禪慧攸託**禪慧禪定智慧也即六度之二行也**倚據崇巖○臨睨通谿○**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說文曰睨邪視也**溝池湘漢堆阜衡霍**言崇巖之前通谿之大故以湘漢爲溝池衡霍爲堆阜也史記曰屈完曰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池**廡廡**武**亭皋○幽幽林薄○**毛詩曰周原廡廡堇荼如飴上林賦曰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鄭玄周禮注曰竹木曰林高誘淮南子注曰深草曰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毛詩曰媚茲一人**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維摩經曰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盡爲三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眷言靈宇載懷興葺**毛詩曰眷言顧之楚辭曰葺之兮荷蓋王逸注曰葺蓋屋也**丹刻翬飛輪奐離立**左氏傳曰丹桓宮楹又曰刻桓宮桷杜預曰刻鏤也毛詩曰如翬斯飛君子攸躋鄭玄曰翬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鳳凰殿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爲鳳劉劭魏文帝誄曰鳳凰立翥**象設既闢晬容已安**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信根於心色晬然見於面趙岐曰晬潤澤之貌**桂深○冬燠松疎夏寒○**楚辭曰何所冬燠何所夏寒爾雅曰燠煖也**神足游息靈心往還**瑞應經曰佛已神足適鬱單曰界**勝幡西振貞石南刊**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禰衡顏子碑曰乃刊玄石而旌之

依漢書目改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分東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人稷卨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王命論曰覽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合膺籙次相代尚書璇璣鈐孔子曰五帝出受籙圖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盭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僅克安民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也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尚書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毛詩曰崧高惟岳峻極于天祖宣皇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材大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讖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也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氣蘊

風雲身負日月。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閒太公往弔之曰子其意者修身以明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曰揭擔也立行可模置言成範。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模者師傅之德也曹植學官頌曰言爲世範行爲時矩英華外發清明內昭。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毛詩曰因心則友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毛詩曰泳之游之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傅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含孳曰九卿法河海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六幽允洽一德無爽。典引曰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尚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周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涖事之年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蒞事惟能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麾旌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略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水德謂宋

也左氏傳王孫滿曰今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侯時作鎮淮泗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周
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遂擁朱旄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
迴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曰腸一日而九迴龕世拯亂之情獨用
懷抱。廣雅曰龕取也深圖。密慮眾莫能窺。漢書劉向上疏曰智不可不深圖也公陪奉朝夕從容左
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周書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
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疆爲侍中年十五也起予聖懷發言
中旨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導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掌綸誥蕭子顯齊書曰爲宋邵陵王文學
中書郎遊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遊梁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蘭桂有芬清暉自遠魏都賦曰信陵之名
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羅以顛覆王逸注曰言已見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帝出。于震日衣青光言齊之興
也周易曰帝出于震震東方也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爲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宋表曰
爲日精所羽翼故以爲名木神以其方色衣之方執茅社俾侯安陸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封安陸侯漢書曰江夏郡有安陸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東
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毛詩曰俾侯于魯受瑞析珪遂荒雲夢。周禮曰典瑞掌玉瑞鄭玄曰人

執曰瑞瑞猶符信也楊子雲解嘲曰析人之珪僭人之爵遂荒已見上文雲野雲夢之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尚書禹曰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堯帝亦以知人爲難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蕭子顯齊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協隆三善仰敷四德晉中興書烈宗詔曰恒沖協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曰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漢書曰武帝戾太子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獻替帷扆實掌喉脣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帷扆帝座也禮記曰天子負斧扆孔融張儉碑曰聖皇克亮命作喉脣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言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如絲已見上文前暉後光非止恒授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侍中越絕書曰吳王嘗閭廬始得子胥以爲上賢無異乎聖人也出納惟允劍璽增華尚書帝曰龍命女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佩璽把劍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戟納言是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檮戭大臨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仲熊叔豹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蕭子顯齊書曰世祖即位緬遷

五兵尚書淮南子曰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也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班固漢書引詩而爲此瘼爾雅曰瘼病也姑蘇輿壤任切關河輿壤猶輿區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緝揚皇基所託此蕍關河之重泱泱大邦都會殷負提封百萬史記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物殷阜薛綜注曰殷盛阜大也今爲此負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臣瓚案舊說云提最凡言大舉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爲內也韋昭曰積土爲封限全趙之袨服叢臺方此爲劣鄒陽上書曰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也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途人肩相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爲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太公鴻飛兖豫劉琨勸進表曰奄有舊吳[illegible]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命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康曰舊名吳爲東楚也弘義讓以勖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論語讖曰伯夷叔齊義讓龍舉干寶晉紀曰丁固父覽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勖哉夫子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尚書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撫同上德綏用中典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裲訟兩讓而同歸漢書曰張湯以倪寬爲獄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東觀漢記曰魯恭爲中牟令裲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甿庶不能尚也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爲相號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故墟以自爲都也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之以德可以

宋本惡作慝

大敗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爲吳郡太守吳人饑死攸到表賑貸簿不時報攸乃輒出倉米一郡蒙濟不受祿俸唯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夏首寔任

重推轂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曰夏首水口也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衿帶中流地

殷江漢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衿帶咽喉尚書曰九江孔殷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衡巫二山名吳都賦曰徑路絕風雲

通西通鄾鄧水陸之塗三七左氏傳曰鄧南鄾人杜預曰鄾今鄧鄉縣南江水之北也鄧今潁州鄧陵縣西南有鄧城蜀都賦曰水陸所湊

是惟形勝閫外莫先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閫外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閫門限也建麾作牧明德攸在

蕭子顯齊書曰緬轉郢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藩國又曰八命作牧尚書王曰文王克明德慎罰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孟子曰江漢以

濯之秋陽以暴之綦母邃曰周之秋於夏爲盛陽也左氏傳曰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杜預曰夏日可畏澤無不漸螻蟻

之穴靡遺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溪亦滿之螻蟻之穴亦滿之明無不察容光之微

必照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趙岐曰容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史記皋陶曰邇可遠在茲鄭玄

曰此政由近可以及遠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聖主得賢臣頌曰恩從祥風翔淮南子曰天有八風典引曰仁風翔于海

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阮嗣宗勸晉王牋曰遠無不服邇無不肅邑居○不閒夜

吠之犬牧人不覿晨飮之羊○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祖榮遷會稽太守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若耶山中有五六老

公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其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佗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値聖化聞當棄去故勠力來送寵謝之爲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爲一錢其淸如是家語曰孔子爲大司寇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飮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飮其羊也

譽表六條功最萬里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冤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賊爲民之害及大姦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修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書曰倪寬爲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楊雄爲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之中總萬里之統者也

還居近侍兼纘戎秩蕭子顯齊書曰緬還爲侍中領驍騎將軍

候府寄隆儲端任顯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候之官也漢書曰詹事秦官掌皇太子家

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晉諸公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卽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琰字瑗度安少子也爲輔國將軍距氏進號征虜左僕射領詹事

升降二宮令績斯俟蕭子顯齊書曰緬還中領軍太子詹事

禁旅尊嚴主器彌固蔡邕袁逢碑曰乃撫京邑總齊禁旅周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

禹穴神皋地埒分陝漢書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皋袁煥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

江左以來常遞斯任東渚距海南望秦稽子虛賦曰齊東渚距海南有瑯邪孔皋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吏更名茅山曰會稽

淵藪胥萃萑蒲攸在尚書曰今商王受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左氏傳曰

子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人於萑蒲之澤貨殖之民千金比屋漢書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幷也郛壥之內雲屋萬家徐幹陳情詩曰踟躕雲屋下嘯歌倚楹屋或爲甍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漢書曰王遵爲高陵令會南川羣盜傰宗數百人爲吏民害於是王鳳薦遵徵諫議大夫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肅清蘇林曰傰音朋渤海亂繩方斯易理。漢書曰上以龔遂爲渤海太守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卿欲何以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蕭子顯齊書曰漸出爲會稽太守漢書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陰修敷化二郡威敎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興謝承後漢書曰咸令神行征茇朔士誠恕既孚鉤距靡用杜預左氏傳注曰孚大信也漢書曰趙廣漢守京兆尹廣漢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及馬使對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自知以閉其術爲距也不待赭汗之權而姦渠必翦漢書曰張敞守京兆尹召見諸偷酋長數人因貫其罪犯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賊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假置酒小偷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吏坐里閭閱出者有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行法罰尙書曰殲厥渠魁孔安國曰渠大也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歌錄曰鴈門太守行曰外無猛政內懷慈仁文武備具課民不貪移惡子姓偏著里端被以哀矜孚以信順哀矜已見上文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也遷南陽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爲土老蒲爲葦願無怪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穎川時雨。無

以豐其澤。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爲潁川化如時雨擊虜曰伋字細侯光武拜潁川太守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范曄後漢
書曰范滂爲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典五郡也感達民祇非待期月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
成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論語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孫卿子曰夫暴
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漢書刑法志曰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麾旆每反行悲道泣
攀車臥轍之戀爭塗忘遠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爲開陽城門候後拜潁川太守老弱攀車啼號塡道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吏
始元年遣謁者侯盛齎璽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臥皆曰願復留霸期年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漢書曰何武爲兗州刺史徙京
兆尹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爲河內太守徵入爲金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方
城漢池南顧莫重左氏傳屈完曰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崤二崤也雍州圖經
曰潼水華陰縣界伏滔正淮論曰壽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西接嶢武關路實不盈千漢書音義應劭曰嶢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
北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王隱晉書虞翼表曰襄陽北去河洛不盈千里蠻陬夷徼重山萬里魏都賦曰蠻陬夷落張揖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柵水爲
夷狄界也魏都賦曰由重山之東阸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漢書鼂錯上兵事曰胡虜小入則小
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驅略畜產史記曰流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方言曰略強取也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

鼓相望歲時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史記曰攻剽椎埋掘冢皆爲財用耳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也慠法侮吏之人會莫禁禦累瀋咸受貢弊歷政所不能[illegible]注曰裁制也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朱鳳晉書曰前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羯胡劉琨勸進表曰狡寇窺窬伺國瑕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魏志臧洪答陳琳書曰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李陵與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生曰八君恐蔽豐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早閉晚開也永明八載疆埸大駭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匈奴寇朐山左氏傳沈尹戌曰吳新有疆埸之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揚雄集上書曰候騎至甘泉京師大駭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司馬遷書曰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揚旆漢南非公莫可蕭子顯齊書曰緬爲雍州刺史籍田賦曰允旗揚旆呂氏春秋曰漢南之國聞湯之德歸之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于彼原隰孫子兵法曰卷甲趨利日夜不處曹植誄曰指日遄征威令首塗仁風載路李尤武功歌曰因恩布洽威令行首塗猶首路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淑戎車首路續晉陽秋曰謝安賞[illegible]宏爲機對辯速宏爲東郡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毛詩曰厥聲載路軌躅清晏車徒不擾漢書音義曰躅迹也牛酒日至壺漿塞陌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不如案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失義犬羊其來久矣漢書名臣奏曰太尉掾應劭等議以爲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爲羣徵賦嚴切唯利是求左氏傳曾

呂相告秦曰秦雖與晉出入秦唯利是視又曰唯好是求首鼠疆界災蠹彌廣漢書田蚡謂韓安國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音義曰首鼠一前一卻也說文曰蠹木中蟲也

以驗殘賊公扇以廉風字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東觀漢記曰龐參字

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杯置屏前自抱孫兒伏於

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

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

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謝曰辛

苦諸兒小兒復送至郭門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日告之行部還入

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卽止一亭須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金如粟而弗

覩馬如羊而靡入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燉煌人也遷安定屬國都尉羌戎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

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雛雉必懷豚魚不爽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

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

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且蟲不犯境此

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言安周易曰信及豚魚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廣雅曰落謂村居也左氏傳曰

衞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也椎髻首目拜門闕漢書曰尉佗魋髻箕踞淮南子曰三苗髽首卉服滿塗夷歌成

章尚書曰島夷卉服蜀都賦曰夷歌成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首刺史朱輔上疏曰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也禮義既敷威刑具舉

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毛萇詩傳曰具俱也疆民獷俗反志遷情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劉騊駼與李子堅書曰吏民獷獷比屋為賊獷古

勢　梁章鉅說是也後漢書耿秉傳所謂梨面杜甫詩花門剺面請雪恥正本此文

猛切

風塵不起，囹圄寂寞。東觀漢記曰蔡彤爲遼東太守野無風塵魏都賦曰囹圄寂寞 富商野次，宿秉停菑。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韋藩以過於朝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陵人除溫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又曰于彼菑畝毛萇曰田一歲曰菑 螟蝗弗起，豺虎遠迹。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諜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諜賊反間爲國賊者范曄後漢書曰鮮卑寇遼東蔡彤擊之虜大破不敢復闚塞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過秦論曰振長策而御宇內又曰有席卷天下之意 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翱翔兮周章傅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漂以連翩 而遘疾彌留，欻焉大漸。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 耕夫釋耒，桑婦下機。曹植荀侯誄曰機女投杼農夫輟耕也 參請門衛，竝走羣望。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 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霣。颯然吹木葉落貌 男女老幼，大臨街衢。潘勖荀彧碑曰男女老幼里號巷哭 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臧榮緒晉書曰羊祜薨於是街衢塗巷傳哭接音邑里相達 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郛邑。竝求入奉靈櫬，藩司抑而弗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

攷異寠作寠

依考異添

市之慕。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桓校尉病卒官吏民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跳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晉諸公讚曰羊祜薨贈太傅南州以市日聞喪即號哭罷市對而爲言遠有懃德尚書曰惟有懃德神駕東還號送踰境蕭子顯齊書曰緬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奉觴奠以靈仰蒼天而自訴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峴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韓詩曰萬人顒顒仰天告訴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周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聚蚊成雷江淹與荀仲茂牋曰舉國顒顒歎慕盈塗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楚囊之請惟幾而彌固左傳曰楚子囊伐吳還將死而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衞社稷可不謂忠乎尚書曰疾大漸惟幾孔安國曰幾危殆衞魚之心身亾而意結韓詩外傳昔衞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衞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衞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安國曰麓錄也堯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尚書曰若時登庸允副朝端兼掌屯衞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爲右僕射加領衞尉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漢書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遘沈痾縣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世祖武帝臧榮緒晉書賀循牋曰日夜憂懷悚慨發憤寬譬見下文勉膳禁哭中使相望東觀漢記曰樊

修至孝母終上遷中黃門朝暮餐食琅志曰求然寢疾孫權夜為不寢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 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泣涕霑衣毛萇詩傳曰殷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縯謂諸將曰上與眾會飲食笑語如平常竊與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寬解上意 若此移年癯瘠改貌爾雅曰臞瘠也臞與癯同渠俱切 天倫之愛振古莫儔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後天之倫次也毛詩曰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 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蕭子顯齊書明紀曰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爾雅曰纂繼也漢書司馬遷曰惟漢接三代絕業 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尚書曰分命羲叔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能牧見上文 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改贈司徒因謚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鞶帨之麗篆籀之則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李軌曰鞶帶帨巾也喻今之文字煩多非獨華藻也巾帶皆文之加繡也漢書史籀音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 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體六技韋昭曰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皷廣恩河澤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周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

納 注及刻本

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周易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辨亡論曰接上盡盛德之容吳志魯肅曰不失下曹從事交遊士林虛懷博納幽關洞開鄒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下開幽關已見上文西征賦曰胸中豁其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世說曰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于寶晉紀武帝詔曰蓋德冠生民必饗不泯之榮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為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敬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舒堂堂寶人之領袖也曾不憗留梁摧奄及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憗遺一老禮記曰孔子早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豈唯僑終蹇謝興謠輟相而已哉僑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潘岳賈充誄曰秦亡蹇叔舂者不相杵史記趙良曰五羖大夫死舂者不相杵史記以為五羖而云蹇叔未詳深沈之旨凡我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鄧析子曰天於人無厚也何足以言之天不能令夭折之人更生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落棠高誘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思所以克播遺塵敝之穹壤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曹植露盤頌曰敝之天壤以顯元功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天命玄鳥降而生

商毛詩商頌文也是開金運祚始玉筐金謂殷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卵而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鸝降卵於有娀氏女吞之生契三仁去國五曜入房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亦白其馬侯服周王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本枝派別因菜命氏微子之後食邑於蕭因氏焉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吳都賦曰百川派別漢書曰楊雄之先初食菜於晉之楊因氏焉左氏傳羽父曰胙之土而命之氏涉徐而東義均梁徙謂徙蘭陵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縣班固高紀贊劉向曰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頌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自玆以降懷青拖紫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崇基巖巖長瀾瀰瀰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又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載鼎載革有除有布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穎曰孛星多爲除舊布新改易君上也高皇赫矣仰膺乾顧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景皇蒸哉實啟洪祚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芊夫人誄策文曰光啟洪祚慶流萬國喬嶽峻峙命世興賢毛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鄭玄曰福祚興於子孫命世已見上文應期誕德絕後光前應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文帝誄表曰階青雲而誕德晉起居注安帝詔曰元功盛德超前絕後幾以成務覺在

濬 注及別本

民先周易曰夫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位非大寶爵乃上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爰始濯纓清猷濬發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夏侯稚景福殿賦曰乃涉平文陛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惠露沾吳仁風扇越陸機謝成都王牋曰慶雲惠露止於落葉涉夏踰漢政成期月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涉夏水名也尚書曰逾于漢期月已見上文用簡必從日新為盛周易曰簡則易從又曰日新之謂盛德在上哀矜臨下莊敬哀矜已見上文論語曰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草木不夭昆蟲得性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我有芳蘭民胥攸詠芳蘭卽上芳若椒蘭也羣夷蠢蠢巖別嶂分爾雅曰蠢動也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挈妻荷子負載成羣莊子曰鄒人謂鄒王曰挈吾妻子以從王乎又曰石戶之農夫負妻戴子入海也迴首請吏爵何足云封禪書曰昆蟲闓澤迴首面內漢書曰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昔聞天道仁罔不遂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子曰仁者壽莊子曰聖也者遂於命者也彼蒼如何興山止簣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止簣已見上文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頓轡喻死也楚辭曰貫鴻濛以東朅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注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爲日行幸得延年壽也頓猶舍也斯民曷

仰邦國殄瘁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齊殯晏平行哭致禮晏子曰齊景公遊於淄晏子死公擊騶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子姓誰復告我惡邪趙徂昌國列邦揮涕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王卒燕惠王疑毅毅降趙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碑曰趙喪望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以手揮之也況我君斯皇之介弟左氏傳伯州犁謂皇頡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哀感徒庶慟興雲陛。左思七略曰闓甲第之虡衆建雲陛之崇峩階毀雷攢川汎歸軸禮記曰君殯用輴攢至于上鄭玄曰攢猶叢也殯君椁以龍輴叢不題湊象椁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輁軸也競羞野奠爭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哭毛詩曰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喪至河南車駕臨之望哭哀慟無絕終古。惟蘭與菊。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塗由帝渚朱軒靡駕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東首塋園即宮長夜廣雅曰首向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逝川無待。黃金難化。逝川已見上文史記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為黃金黃金成可為飲食器則益壽鐘石徒刊。芳猷永謝。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以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墓誌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瓛取王氏女瓛卒天監元年下詔為瓛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瓛取王法

施女也

任彥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爲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者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德行甚修鴻納之共遯逃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傭保之中妻每進食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復有令德一與之齊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禮記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實佐君子簪蒿杖藜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書曰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欣欣負載在冀之畤音摘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左氏傳曰臼季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居室有行亟聞義讓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讓故曰亟也列女傳鮑蘇妻曰如不教我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子有行左氏傳趙衰曰臣亟聞其言矣稟訓丹陽弘風丞相蕭子顯齊書曰臧晉丹陽尹恢六葉孫也然其妻王氏丞相導之後也籍甚二門風流遠尚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卿間名聲藉甚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肇允才淑閫德斯諒毛詩曰肇允彼桃蟲又曰窈窕淑女禮記曰內言不出於閫鄭玄曰閫門限也毛萇詩傳曰諒信也兼洨鄭鄉寂寥楊家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國相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楊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楊家參差孔樹毫

寥 别本

木成拱。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
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五味欃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
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羊傳曰秦伯暫啟荒埏長扃幽隴。蕭子顯齊書曰王氏被出
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冢上之木拱矣今云合葬盖櫬卒之後王
氏宗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喪服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
合之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文選卷五十九終

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

任彥昇三字當在題下祖父當各占一行中字據何焯增

文選卷六十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鄰幾庶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傅季友修張良廟教曰道亞黃中照鄰殆庶孝始人倫忠爲令德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曰忠爲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天才博贍學綜該明郭子曰孫子荊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潘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樂分龍趙詩析齊韓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

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漢書注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后倉作齊詩也**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與**謝承後漢書曰劉靚方策所載靡不必綜**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獻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楊雄前代史岑比之**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漢書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萁在竈下然豆居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荊州刺史順帝即位攸之帥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然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盱跋扈尚書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臧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荊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陝之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子燮字仲綏封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盆城又曰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世祖昆贊兩藩而任總西伐**沈約宋書曰齊王太子奉晉熙王燮鎮尋陽之盆城**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

軍、署法曹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爲參軍事府版則爲行參軍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六韜曰雲火萬炬以防夜四子講德論曰風融雨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謀出股肱任切書記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既允棼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允僉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爲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丞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爲記室參軍雅相敬重敕子毘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除邵陵王友又爲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東夏會稽也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此蓋關河之重複泱泱大邦選眾而舉敦悅斯在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皐陶不仁者遠矣左氏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賢漢書韋玄成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也漢書文帝詔曰右賢左戚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

景注及別本

句有誤

此句有誤

創鉅
痛沈二字意乙下據注

千戶文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漢書曰倪寬爲農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竟昭曰最連得第一也越人之巫覡正風而化俗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安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范曄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邪叟忘其西戾龍丘祓其東皋范曄後漢書曰劉寵拜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棄故自扶奉送潘安仁楊經誄曰日戾景西望子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之后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子皋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禮記曾子謂子思伋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竟哀不忘也嵇康幽憤詩曰心焉內疚爾雅曰疚疾也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子之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情由權奪也而茹戚肌膚沈痛瘵三年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故

知鐘鼓非樂云之末縗纚非隆殺之要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
而已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寢苫枕草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
爲隆緦小功以爲殺鄭玄禮記注曰有降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
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哭泣縗絰隆殺之服哀之末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三內
屬三輔黃圖曰宣帝爲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曰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政非一軌俗備五方漢書曰秦地五
方雜錯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范曄後漢書馮衍說鮑永曰幸逢寬明之日將値危言之時臧榮緒晉書曰吳隱之爲晉陵太守布政簡惠神
臯載穆轂下以清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漢書谷永上疏曰辟宜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
漢書曰楊渾爲零陵太守郡境以清武皇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加千戶復授使持節、
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鎭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還使持節、侍中
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
接壤素漸河潤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伋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幷蒙福也未
及下車仁聲先洽漢書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玉關靖柝北門寢扃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周
禮曰凡軍事聚㰏鄭玄曰擊㰏兩木相敲行夜時也㰏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駰曰齊之北門說文曰扃外閉門之關朝旨以

董司岳牧敷興邦教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乖方過寔引罰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方任雖重比此爲輕山濤啟事曰方任雖重比此爲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教闡玄闈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玄謂道也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數詩曰一往縱神懷矯迹步玄闈范曄後漢書曰桓榮爲五更贊曰侍問應若鳴鐘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司徒故曰中教奪金恥訟蹊田自嘿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之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不彫其朴用晦其明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實行其情不彫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聲化之有倫繄公是賴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庠序肇興儀刑國冑師氏之選允歸人範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刑文王袁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刑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周禮曰師氏中大夫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啟以公補尚書令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郎

六卿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古爲八座尚書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於百揆百揆時敘王隱晉書詔曰今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夫國家之道互爲公私君親之義遞爲隱犯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國語欒共子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編戶殷阜萌俗滋繁漢書呂后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楚辭曰家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禮曰言行君子之樞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武皇晏駕寄深負圖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稽謂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爲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機如今崩殞則爲晏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擬天倫踊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

之憂。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摯心爵躅鄭玄曰爵躅足不絕地也聖主嗣興地居旦奭蕭子顯齊

書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

以觀德。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地尊禮絕親賢莫貳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

賢莫貳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親賢賢褒功表德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蕭傅

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豨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

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緤與傳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眞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輔禮秩曰

汝南王亮秦王柬吳王晏梁王彤皆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

餘悉如故。並奏疏察上身沒讓存王隱晉書曰武帝臨羊祜詔曰身沒讓存遺言益厲天不慭遺梁

岳穨峻。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穨乎梁木其壞乎某年某月日薨春

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斂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

護喪事朝夕奠祭大官供給禮也。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溫明秘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端漆畫懸鏡其中

道尸上斂幷蓋之周禮曰三公曰衮冕而下又曰上公九命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魯相所上檄下牀伏

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掖門亭發喪豈徒春人不相傾壚罷肆而已哉史記曰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劉緝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巷商賈哭於市農夫號于野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沿情之所隆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相沿也鄭玄注曰沿猶因述也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毛詩曰民具爾瞻肇自弱齡孝友光備毛詩曰張仲孝友爰及贊契協升景業變和台曜五教克宣台曜及五教並已見上文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尚書曰敷奏以言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尚書曰百揆時敍寄重先顧任均負圖先顧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負圖已見上文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方憑保祐永翼雍熙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天不憖遺奄見薨落憖遺已見上文方言曰奄遽也尚書曰帝乃殂落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尚書曰謀及卜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卜三龜一習吉襲與習通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可追崇假黃鉞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

别本亦作旒據此注則當作游

詔贈止此

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麗綬、具九錫服命之禮、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綟綬九錫已見潘勗九錫文

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甘泉鹵簿曰游車九乘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黃屋左纛道、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轀輬車文穎曰如今喪轜車

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音保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張晏曰羽葆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焉

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薨謚曰獻詔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

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如千頃之陂魯連子曰東山有松千仞無枝非為正直無枉自然

僕妾不覩其喜慍、近侍莫見其傾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慍喜王隱晉書曰王邵為丹陽尹善禮儀操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

他人之善、若己有之、尚書穆公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民之不臧、公實貽恥、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己有過虞氏之盛德也

誘接恂恂、降以顏色、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之貌

方於事上、好下規己、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接己此一反也

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左傳叔向曰齊桓施舍不倦求善不厭

帝予儲季、令行禁止、文子曰夫抱順効誠者令行禁止

國綱天憲、賞諸掌握、范曄後漢書劉陶曰今權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淮南子曰執節於掌握之間賞致也

未嘗鞠人於

刑錮人於重議東觀漢記曰袁安爲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贓罪鞫人常歎曰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爲也人有

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爲理屈管中興書曰衞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任天

下之重體生民之俊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東觀漢記鄧禹曰天生俊士以爲民也華袞與縕緒張呂

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袞猶朱其紱韓詩外傳子路曰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棁包咸曰節者栭

刻鏤爲山棁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主得賢臣頌曰長於蓬茨之下艮田廣宅符仲長之言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少好學博

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艮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息四體之役邙山洛水協應叟之

志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爲宅因茂林以爲蔭丘園東國錙銖軒冕以東國若丘園輕軒冕猶錙銖

者鄭玄曰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猨與壺人爭旦緹幌與

素瀨交輝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明月照緹幕楚辭曰戲疾瀨之素水遺之虛室人野何辨莊子曰虛室生白孟子曰舜之

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殷仲文人剡詩曰野人雖云隔超悟必有比高人何點躡屩於鐘

阿徵士劉虯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子

晳廬江人也隱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

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屩

士刻本

藏作臧依考異改

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虯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虯爲別駕遺書禮請虯修牋荅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虯荅書後以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屛風素憑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干寶晉紀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居以好事之風申其趨王之意戰國策曰先生王叔造門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迎入王叔曰叔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叔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宣王曰先生徐入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乃知大春屈己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范曄後漢書井丹字大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恁字君大鴈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恁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懋字雲喬世祖子昭業卽皇帝位追尊爲文皇帝山濤啟事曰保傅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己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上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爰造九言實該百行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言賢言親言生言靜言昭言眞言節言義孔藏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遵衿褵於未萌申烱戒於茲日衿褵施衿結褵也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離婦人之禕也幽通賦曰既訊爾以吉象又申之以烱戒非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

（善過之也）命。公注解（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竟陵王集云衛將軍王儉爲九言序贊）

宇。初構逍然獨往（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世）顧而言曰

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國語曰趙文子與叔向觀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徊想前良俾若神對（思玄賦曰尚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劉琨曰神爽忽然若己之有對也）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傷思才

淑（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

好德愚竊惑焉（論語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卽命刊削投杖不暇。（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曾子怒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公以爲出言自口驥騄不追（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

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易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所造箴銘

積成卷軸門階戶席萬物垂訓。（李尤集序尤好爲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先是

震于外寢（左氏傳曰震夷伯廟罪之）匠者以爲不祥（弔屈原曰逢時不祥）將加治黃。公曰此天譴也

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忘。（左氏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從諫如

順流虛己若不足（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己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

弔文　刻本有此一行

若味滋言左氏傳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信必由中貌無外悅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貴而好禮怡寄典墳論語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雖章以物役孜孜無怠孫卿子曰是謂以己爲物役矣尚書曰禹曰予思日孜孜又曰無怠無荒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淨住序云遷敎經云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叉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叉滅則我法滅是故衆僧於望晦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絜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爲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菩提善根如是修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立勤成一家懸諸日月漢書曰大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藝成一家言楊雄方言曰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者張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引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佛佛生天竺迦維羅衛國大漸彌留話言盈耳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論語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黜殯之請至誠懇惻黜殯已見演連珠注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弔屈原文 并序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韋昭曰：謫，譴也。字林曰：丈厄切。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琴操，伍子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兮。側聞屈原兮，自沈汨覓羅。韋昭曰：皆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焉。列子曰：吾側聞之。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言至湘水，託流而弔。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罔極，言無中正。周書文王曰：惟世罔極，汝尚助予。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胡廣曰：闒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翱翔之用，而反尊顯，為諂諛得志於世也。字林曰：闒茸，不肖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胡廣曰：逆曳，不得順道而行也。倒植者，賢不肖顛倒易位也。植，史記作值。世謂隨夷為溷胡困兮，服虔曰：殷之賢士卞隨也。韋昭曰：夷，伯夷也。溷，濁也。史記隨字作伯。謂跖蹻為廉。李奇曰：跖，魯之盜跖；蹻，楚之莊蹻。莫邪為鈍兮，吳越春秋曰：干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鉛刀為銛。漢書音義曰：銛，謂利也。息鹽切。

故即辜也　生即先生也先生或有稱先或有稱生

以喻賢者在下也

若　漢書及祭屈原文顏延年注引

騏驥楚辭作騏驥

故亦辜也史記作辜　揚子雲反離騷意即本此

賈生弔屈子時又殊矣

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毛詩曰吁嗟鳩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如淳曰斡轉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甈李巡曰大瓠瓢也甈上列切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戰國策汗明曰大驥服鹽車上太行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冠當加首而以薦屨倒上爲下故漸不可久也儀禮曰士冠章甫殷道也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屈原遇此難也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張晏曰訊離騷下竟亂辭也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史記音漂匹遙切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音義曰襲覆也猶言察也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張晏曰沕潛藏也鄧展曰音昧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應劭曰蟂獺水蟲害魚者偭背也蘇林曰偭音面服虔曰蟂音梟韋昭曰蝦蝦蟆蛭水蟲食人者也螾丘螾也偭然自絕於蟂獺況從蝦與蛭螾也蝦音遐蛭之一切螾音引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莊子曰宣尼見娥丘之將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郭象曰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般久也紛亂也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構讒意也犍爲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不逝之故罹此咎善曰言般桓不去離此怨尤亦夫子自爲之故不可尤人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鳳皇

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遥曾擊而去之如淳曰鳳皇曾擊九千里絶雲氣逍遥也曾高高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擊之擊李奇曰遥遠也曾紐也史記擊字作翺文子曰鳳皇飛千仞莫之能致也禮記曰德輝動乎内險徵謂輕爲徵祥也

彼尋常之汙烏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善曰莊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也横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横鱣鯨於洿瀆必爲螻蟻所見制以況小朝主闇不容受忠迕之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鱣或作鱏史記鱏張連切鱏音尋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

弔魏武帝文 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毛詩曰嘯歌傷懷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生死者性命之區域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閒寄也寄者同歸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絶哭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

此已有曹孟德在其言內矣

玄曰宿草謂陳根也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蓍之日，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爲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穢。尚書曰高明柔克高明謂日月也居長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山爲麓沙山名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左悺唐衡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搆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盪民呂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淮南子注曰魏闕王之闕也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也光于四表者，翳乎蕞徂外爾之士。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蕞爾之國杜預曰蕞爾小貌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算計謀也迹功業也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積岸乎。觀其所以顛命家論

依改異改

汝等指子等然陸以望其田
屬之妓人故文士亦沿用

謀四子。顧命已見上文。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故曰冢子，謂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謀。經國之略既遠，隆
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
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蒼頡篇曰：讜，善言也。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
以累汝。因泣下。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以下四王也。太祖崩，文帝受禪，封母弟彰為中牟王，植為雍丘王，庶弟彪為白馬王，文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亂不言，難以定其名位矣。
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
子託人。自任已見上文。列子，相室謂東門吾曰：公之愛子也。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言人命盡而神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
則幾乎密與？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孌董公。力婉切。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緜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又曰：吾婕妤妓
人，皆著銅爵臺。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
朝晡上脯糒之屬。漢書東方朔曰：乾肉為脯。方武切。說文曰：糒，乾飯也。蒲秘切。月朝十五，輒向帳作
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
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舍中，謂眾妾。既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之。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組，連以珠。吾

令止分之句

愛謂生惡謂死注不了

前識謂前世之識者非老子之所謂前識

然則弔文之發不自傷情明矣

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令衣裘別爲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爲吝而虧㩀，違爲貪而害義，故曰兩傷。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穢，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用其愛，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也無擇。今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愼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白虎通曰：天子崩，臣子哀痛憤懣。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答賓戲曰：王塗蕪穢，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塗壞，八極弛。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楊雄釋愁曰：懿神龍之淵潛，竢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祭公謀父奕世載德。載猶行也。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勍，強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若拾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

大造謂數之大成

僚玫異玫

焉而後綴。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也 蘊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三才已見前頭陀寺碑文 范曄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周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 舉修綱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老子曰大音希聲 許愼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 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雲物喻群凶也 左氏傳曰分至啟閉必書雲物 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來歸歸之於己也 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禮記曰天無私覆 淮南子曰爲帝者體道而德覆天下 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 宏普也 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史記太史公曰惟祖一元功輔臣股肱 毛詩曰奄有九有 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厭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乎西也 杜預注曰造成也 將覆簣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墜也 司馬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 又曰研喻思慮也 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梁木已見上文 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大命謂天命也 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史記李斯曰富今可謂富貴極矣 吾未知所稅駕也 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 李軌曰稅舍也 惟降神之縣邈，眇千載而遠期。降神謂生聖智也 千載一出 故曰遠期也 毛詩曰惟嶽降神 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 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者也 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茲此也 此太祖也 論語曰子畏於匡

魏都賦造文昌之廣殿

非王心之所怡言志希九鼎不以王位爲足也

原文蠹作動

慮噤閉而無端故須爲合也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方茲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感雖龍飛於文昌非

王心之所怡。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漢書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憤西夏以鞠旅泝秦

川而舉旗。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祜行曰出身

秦川見居伊陽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

災。毛詩曰宅是鎬京答賓戲曰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公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詠歸塗以

反旆登崤澠而揭來。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迴復漢書曰王莽策命王尋曰崤澠之險東向鄭衛新序大臣曰洛陽西

有崤澠思玄賦曰迴志揭來從玄謀入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尚書曰東至於洛汭

大漸已見上文尚書曰帝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威先天而蓋世。

力盪海而拔山。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用也與馮衍書曰欲搖太山而盪北海厄奚險而

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雜錄父老曰迴邇一體中外禔福說

文曰禔安也時移切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噤巨蔭切委軀命以待難。

痛沒世而永言。鶡冠子曰從祀委命鵩鳥賦曰縱軀委命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

何云文昌臨鄴所謂吾其爲周文王邪注非

水經注魏武封於鄴爲北宮宮有文昌殿

吝 與注文謬負謂里中持法是吝謂小忽大夫不當致即在我不臧也 本何焯

而頹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楚辭曰我營魄而登遐 老子曰抱一能無離乎 鍾會曰經護爲營形氣爲魄 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孟子曰嚬蹙而言 嚬蹙謂人嚬眉蹙頞憂貌也 漼泣涕垂貌 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汍瀾。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 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 孟嘗君涕淚承睫 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萑蘭 臣瓚曰萑蘭涕泣闌干也 萑與汍古今字同 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毛詩曰率土之濱 古詩曰潛寐黃泉下 毛萇詩傳曰戢聚也 彌天喻志高遠也 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 淮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土 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穀梁傳曰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 援貞吝以惎悔。渠記 雖在我而不臧。言爲履組及分香令藏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故爲可悔之行也 周易曰自邑告命貞吝 毛詩曰何用不臧 惜內顧之纏緜。恨末命之微詳。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 張堅與任彥昇書曰纏緜惠好 庶躡高蹤 尚書曰道揚末命也 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毛詩曰窈窕淑女 漢書郊祀歌曰神之出排玉房 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禮記曰孔子謂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 說文曰倡樂也 謂作伎人也 矯感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家語曰子貢問居父母之喪 子曰感容稱其服 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 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言服玩雖微而必存 儀形雖善而必逝 言物在而人亡也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引像渺作縹眇

繐帳年陶徵士誄注引帳作帷 貯 据注義改

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而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縹眇以響像孫卿子曰下和上譬之應聲影之像形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聲咸已翳沒影響故亦必藏也鶡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也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毛詩曰宅殷土茫茫登爵臺而羣悲。眝美目其何望。字林曰眝長眙也廣雅曰眝視也眝與眝同毛詩曰美目盼兮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禮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宋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曰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空遺塵謗而及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聖亦不能忘故可嗟也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 并序

謝惠連 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也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得古冢上

無封域、不用塼甓。(毛萇詩傳曰甓瓴甋也今謂之塼) 以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illegible]。(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高誘曰棺題曰和) 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 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說文曰棖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爲棖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 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 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爾雅曰瓠棲瓣說文曰瓣瓜中實也门莧切一作瓣字音練瓣與練字通) 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爲塹、聚壤成基。一槨既啓、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鍤漣而。(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挶杜預曰畚簣籠也畚音本挶居局切爾雅曰斛謂之鍤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傳注曰而語助也) 芻靈已毀、塗車既摧。(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 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

李。蓋或醯醢。爾雅曰盇謂之䤈文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海說文曰醯酸也醯呼蹊切燕傳餘節。瓜表遺犀。犀已見上

文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寡婦賦曰潛靈邈其不反為壽為夭。

寍顯寍晦。銘誌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

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毛詩曰百堵皆興塼不可轉。壍不可迴。黃腸既

毀。便房已頹。循題興念。撫俑增哀。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

向故曰題湊如淳曰便房冢壙中室也埤蒼曰俑木送人葬也餘腫切俑或謂偶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苟切射聲垂仁。廣漢流渥。范曄後漢書曰曹褒

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褒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

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敕縣葬埋由是即絕也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

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曰骨枯曰骼仰羨古風。為君改卜。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輪移北隍。窀穸東

麓。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子曰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窆葬下棺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壙即新營。棺

仍舊木。鄭玄周禮注曰壙謂冢中也棺或為隧非也合葬非古。周公所存。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也敬遵

昔義。還祔雙魂。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云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

歆我犧牲，嗚呼哀哉。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illegible]康髑髏賦曰幽魂髣髴忽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也許宜切

祭屈原文

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為始平太守之郡道經汨羅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顏延年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也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旟鄭玄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忽見之蔵又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楚辭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驤漢書曰烏江亭長艤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蘭薰而摧，玉縝則折。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芬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縝密以栗智也鄭玄曰縝緻也物忌堅芳，人諱明潔。堅芳即玉及蘭劉熙孟子注曰白玉之性堅蔡邕度尚碑曰明潔鮮白珠曰若先生，逢辰之缺。賈誼弔屈原文曰嗟若先生獨離此咎楚詞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匡攘溫風怠時，飛霜急節。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溫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衰怠桓鱗七說曰飛霜厲其末飈風激其崖嬴芋遘紛，昭懷不端。嬴秦姓芋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

藉用昭忠皆代祭品也六朝好用代語而自顏鮑益多其用字上非故訓下異方言大抵當自撰之類須以意揆索之也

端受業不敢此屬太保之任也謀折儀尚貞蔑椒蘭。史記曰楚懷王既絀屈平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問子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逐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楚辭曰椒專佞以謾諂兮極又欲充夫佩幃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身絕郢闕迹徧湘干。郢楚都也毛萇詩傳曰干崖也比物荃蓀連類龍鸞。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苦以爲虛而無用荃蓀香草也王逸楚辭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虬龍鸞鳳以託君子聲溢金石志華日月。金石樂也金曰鐘石曰磬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屈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毛詩曰實發實秀實穎實栗望汨心欷瞻羅思越。吳質荅東阿王書曰精散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周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曰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 顏光祿即顏延年也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也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惟君之懿早歲飛聲。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義窮幾象文蔽班楊。幾象謂周易班班固楊楊雄也

郭璞三倉解詁曰楊音爲協韻性婞剛潔志度淵英楚辭曰體婞直以亾身兮婞猶直也登朝光國賁采之華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太丘碑曰紆珮金紫光國垂勳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爲國華韋昭曰爲國光華才通漢魏譽流龜沙漢書曰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向曰被下流沙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渡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言服爵雖依帝命而棲志實在雲阿言高遠也曾丁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勵志詩曰棲志浮雲清交素友比景共波共波猶連波以喻多氣高叔夜嚴方仲舉叔夜嵇康字也司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出爲豫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逸翮獨翔孤風絕侶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廣雅曰風翮也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漢書班伯曰式號式呼大雅所流連劉伶有酒德頌毛詩曰嘯歌傷懷琴緒緒引緒也遊顧移年契闊宴處何敬祖雜詩曰惆悵出遊顧毛詩曰死生契闊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明發晨駕瞻廬望路毛詩曰明發不寐心悽目泫情條雲互李陵詩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姮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爲月精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衾袵長塵絲竹罷調孽悲蘭宇屑涕松嶠楚詞曰涕漸漸其如屑古來共盡牛山有淚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公收淚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靈公有之吾君安得此位而爲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非獨昊天殲

我明懿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以此忍哀敬陳奠饋蒼頡篇曰饋祭名也申酌長懷顧望歔欷。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喟爾長懷中篇而歎

文選卷六十終

黃季剛先生遺書　黃侃撰

出版者：石門圖書公司
發行者：石門圖書公司
台北市郵政五一六〇號信箱
郵政劃撥帳戶一〇六四二二號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三五一號
精裝十四冊
基本定價：肆萬元整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二月初版

印刷廠：盛昌印製廠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新莊鎮建國路116號
電　話：九〇一〇〇〇八

書開臣門
事斯可安

